

西湖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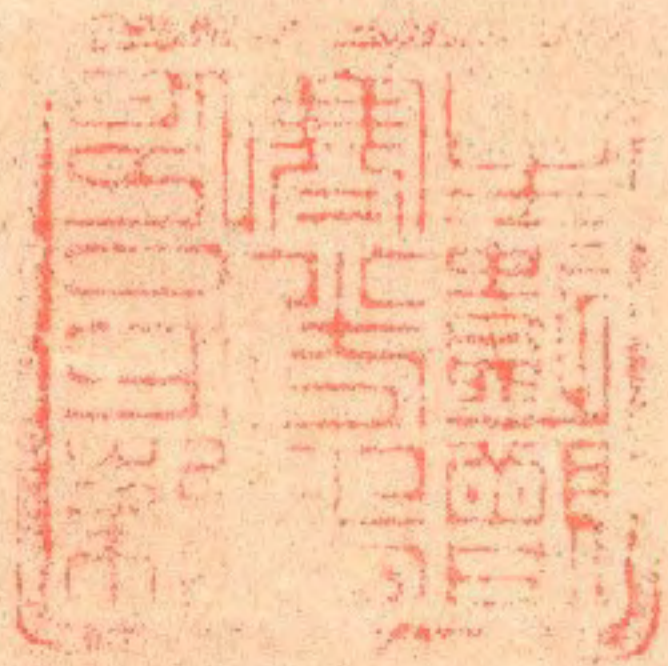


04017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西湖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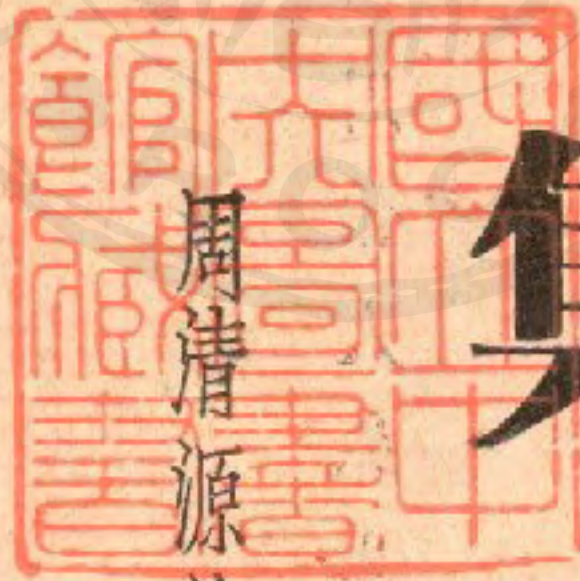
下冊

周清源著

第一輯
第三十四種



據原刊本排印
貝葉山房張氏藏版



本書封面題簽：周作人先生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三

救金鯉海龍王報德

長憶西湖湖水上。盡日凭闌樓上望。三三兩兩釣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飛起。別來閑想整綸竿。思入水雲寒。

這是潘逍遙憶西湖虞美人詞。話說西湖之妙。更不必言。還有希奇古怪之事。以資聽聞。且說張生煮海一事。做個頭回。話說當先有個張羽字伯騰。潮州人氏。在海邊石佛寺中讀書。夜靜月明。無以消遣。將七絃琴撫弄一回。那時適值東海龍王第三個女兒。名瓊蓮小姐。同梅香翠荷到海邊遊玩。聽得寺中彈琴之聲。甚是悠揚好聽。感動了瓊蓮小姐一片懷春之念。緩步而來。到於書窗之下。細看那張羽一表非俗。強似那水晶宮張牙舞爪披鱗帶角之輩。便有心來親近。要與張羽結爲夫妻。遂輕輕扣門三下。張羽出來開門。見了這們一個絕世美人。輕盈嫵娜。貌若飛仙。先已魂消七分。急急叩問姓氏。只見那女子破朱唇一點。慢慢答道。妾身龍氏三娘。小字瓊蓮。見秀才彈琴。因聽琴至此。敢問秀才高姓尊名。那張羽喜之不勝。樂之有餘。

799968

89042289

一口氣的讀將出來。便道。小生無妻。瓊蓮小姐與翠荷都微微的笑將起來。張羽見他兩個笑。便道。此是小生真實之話。休得取笑。敢問小娘子有夫無。若是無夫。不棄寒微。嫁了小生何如。瓊蓮道。奴家父母在堂。怎生自做得主。若是秀才不棄之時。須到親庭問婚于父母。奴家有冰蠶織就鮫鮓帕一方。權爲信物。秀才執此爲信。到八月中秋之日。到龍宮來。招你爲婿。說罷。將鮫鮓手帕投與張羽。便撇然而去。張羽走到書房外細覓。並無踪跡。但見手帕其白如雪。異香撲鼻。知非世間之物。却又想道。他在龍宮。怎生飛的去。適纔心慌撩亂。不曾問得個細的。俺與他有塵凡之隔。水陸之分。畢竟怎麼緣故。方纔渡得到龍宮。與他相會。就如當日柳毅傳書到洞庭去。要尋大橘樹叩三下。方纔進得洞庭宮殿。俺不曾問得瓊蓮小姐進龍宮之方。怎生是好。難道俺承他這般美意。與了信物。好撇了這頭親事不成。走到海邊。小姐既許了俺爲妻。一定有個方兒。教俺進去。遂一直的跟尋到沙門島。也不管是中秋。不是中秋。預先思量通個信息。怎知走到海邊。但見波濤滾滾。白浪滔滔。並無小姐踪跡。連翠荷也不見個影兒。你道那張羽好傻。終日在海邊叫天叫地的道。瓊蓮小姐。你與俺鮫鮓手帕。許俺爲妻。叫俺中秋來成親。怎生不見影兒。小姐。你休得失信。叫完又拜。拜完又叫。不則一日。這分明是癡想妄想。豈想怎知心鑿石穿。虔誠拜禱之極。果然感動了一位神仙。這神仙是蓬島芝仙。正赴瑤池大會。打從

半空中過。只聽得海岸邊有個傻秀才在那裏叫拜連天。哀哀怨怨。數數說說。蓬島芝仙哀其癡情。按下雲頭。與他三般法寶。

銀鍋一隻。

金錢一文。

鐵杓一把。

蓬島芝仙分付張羽道。可將鐵杓取海水。舀在鍋兒裏。放金錢在水內。煎一分。此海水去十丈。煎二分。去二十丈。若煎乾了鍋兒。海水見底。龍王慌張。必然招你爲婿也。道罷。駕祥雲而去。張羽望空磕頭禮拜。有詩爲證。

任他東海滾波濤。

取水將來鍋內熬。

此是神仙真妙法。

姻緣有分見多嬌。

話說張羽得了蓬島芝仙這三般法寶。使用三角石頭。把鍋兒支起。將鐵杓舀取海水。放下金錢。下面燒起火來。只見火氣十分旺相。那海水滾拂起來。海水漸漸減少。把個水晶宮。就煎得像香水混堂一般熱。滿宮中口鼻生烟。慌得那鰕兵蟹將。鮫怪魚精。只叫乾燥難過。連那西遊記內的奔波兒灑灑波兒奔。身上都燒起燎漿大泡。海龍王慌張。不知是什麼緣故。差巡海夜叉四圍探視。只見這個秀才在那裏滋滋的作用。巡海夜叉急忙問道。你這秀才。俺龍宮與你沒甚冤仇。你怎生煎俺龍宮。張羽道。你宮中瓊蓮小姐來石佛寺聽琴。把鮫鮪手帕贈俺。

許俺中秋夜成親。你快些稟知龍王。招俺爲婿便罷。若道半個不字。俺便煮乾這海。叫你一窩兒都是死。巡海夜叉道。你那里得這幾件物事。在此興妖作怪。張羽道。俺蒙蓬島芝仙付與三件法寶。教俺如此作用。巡海夜叉慌張。急忙奔入水晶宮。稟知此事。龍王龍婆逼問瓊蓮小姐。小姐不敢做聲。梅香翠荷在旁。一一說了備細。龍王只得遣鰲相公魚夫人爲媒。迎接張羽做女婿。張羽遂收拾起這三般法寶。海水如舊。同入水晶宮。紅遮翠擁。高結綵樓。洞房花燭。成其夫妻之樂。遂有兩句口號流傳道。

石佛寺龍女聽琴。沙門島張生煮海。

話說元朝第一個才子。姓楊。諱維禎。字廉夫。號鐵崖。又號鐵笛道人。是浙江紹興諸暨縣人。父親楊宏。母李氏。曾夢見月中一個金銀閃閃有光。墮懷而生。楊廉夫長大。胸中曾讀數千卷書。詩詞歌賦。落筆驚人。以此名聞天下。四方之士。慕名求見者。不計其數。得他片紙隻字。便以爲寶。若到江東。不見得楊廉夫一面。卽以爲缺典。就是王公貴人。也沒這般貴重。姑蘇一個姓蔣的人家。敬重楊廉夫的才名。其兒子只得八歲。便以千金來聘楊廉夫去做先生。教兒子讀書。旁人都道。你兒子只得八歲。如何要這個好先生來教書。若用了三五十兩銀子。請一個先生訓誨。未必無益。怎生要費千金。請個天大的先生在家。不過是務名而已。從來有才之人。

有名無實。那裏肯真真實實的訓誨。那姓蔣的人道。兄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家兒子初讀書起。就如小孩子初生出來。吃開口乳一般。吃了這娘母的乳。便一生像這娘母光景。所以開口乳第一要吃得好。若開口乳吃得好時。畢竟到底無差。若以千金教子。異日兒子好時。豈止千金值錢。若是兒子不好。千金之費。不過縱兒子數月嫖賭之用。千金不爲過也。衆人方以爲是。姓蔣的人來請楊廉夫。楊廉夫道。但能依我三事便來。若不依這三事。決不來也。卽說三事道。

一不拘日課。

二資行樂之費。

三須十別墅以貯家人。

楊廉夫說了這三事。蔣主人一一都依從。遂請楊廉夫到于吳淞書房居住。楊廉夫生性豪奢。不比窮秀才行徑。跟了數十個家人而去。主人恭敬楊廉夫如恭敬父母相似。凡有所欲。無不如意。若有四方之士來求見的。蔣主人卽以美酒嘉餚款待。並無厭倦之心。凡是名勝之處。俱以名妓陪待。飲酒作樂。縱楊廉夫嬉遊頑耍。楊廉夫教學生。亦不拘常格。只教他讀古書。並不教他習一毫括帖之學。如此三年。主人幾費萬金。楊廉夫選刻詩集。那些慕名之士。俱要捱身進來。求選一首在集內。以爲光榮。都以金帛投贈。甚至跪而求選。楊廉夫亦斷然不肯徇情。以此人人大恨。楊廉夫一日出遊市上。見漁翁網一尾金色鯉魚。有三尺多長。不住潑潑刺刺的。

跳。遂以三百文錢贖而放之湖中。那金色鯉魚徘徊顧望久之。方纔鱗豎鬣張而去。有詩爲證。

物命須當惜。金魚更可憐。

勸人宜買放。時有老龍焉。

話說那金色鯉魚之中。時有神龍變化。就如那孫思邈。因救了金色鯉魚。後來遂證神仙之位。又有一個書生。因井中打水。打上一尾金色魚。遂殺魚做羹醒酒。是夜忽天上降下一尊金甲神。立于庭中道。上帝以子擅殺龍王。功名富貴壽算尅滅已盡。書生因此遂死。楊廉夫救了這金色鯉魚。也不在話下。後自有應。泰定年間。楊廉夫以春秋登進士第。做赤城知縣。後轉錢清海鹽知縣。做到江西等處儒學提舉。但生性一味剛直。不肯苟且求合于人。兼之素有才子之名。一發人多忌刻。以此不得直伸其志。適值元末。紅巾賊起。四方都有干戈。楊廉夫嘆息道。天下亂矣。做官何爲。遂棄官而歸。那時只得四十歲。遂遍遊天下名山勝景。登天目。雪溪。九龍山。涉洞庭。縹緲七十二峰。東抵于海。登小金山。遍窮山水之趣。嘗說道。天地間的山水。此是從來第一部活書。人不讀這部活書。却去讀那幾句紙上的死書。怎生有益。素愛西湖山水之美。挈妻子住于吳山之鐵崖嶺。遂就爲鐵崖。人都稱爲楊鐵崖先生。種綠萼梅數百株于其上。建層樓積書數萬卷。日日在西湖遊玩。無春無冬。無日無夜。不窮西湖之趣。竟似西湖水仙一

般因賦西湖竹枝詞道。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爐。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
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得鴛鴦一處飛。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無柱是儂心。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州衙口問來婆。
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箜篌調。不遣狂夫橫渡河。
勸郎莫上南高峰。勸儂莫上北高峰。南高峰雲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山萬重。不辭妾作望夫石。望郎或似飛來峰。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浙江潮信有時失。臂上守宮無日消。
楊廉夫這竹枝詞傳播出去。一時文人才士倡和的。共數百家之多。還有錢塘女士曹妙清張
妙淨。吳郡薛蘭英惠英姐妹二人。都賦竹枝詞奉和。詩詞傾動天下。抄寫傳誦的紛紛。遂刻板
成集。西湖因此紙價頓貴。楊廉夫極有聲色之癖。常娶三妾。一名柳枝。一名桃花。一名杏花。這
三個妾都有姿色。他那姓蔣的門生。也中了甲科。成其名士。因先生有聲色之癖。常要買個絕

世美人。以備洒掃。恰好廣陵人。攜一個美人來。姿色無比。兼且長于詩詞。妙于歌舞。索價千金。那門人道。此閨閣中之鍾子期也。不買與先生。却買與誰。遂以千金買之。送與楊廉夫爲妾。楊廉夫一看。與這三妾果自不同。但見

目如秋水。色似明霞。兩鬢烏雲。染成雙靨。桃花生就口中。含兩行白璧。唇上襯一點瓊瑛。春笋纖纖。無情參玉版。金蓮窄窄。有意踏香塵。若耶人遇若耶人。西湖子憐西

湖子。

楊廉夫看這美人出色。因賦西湖竹枝詞。就取名爲竹枝娘。這竹枝娘伏事楊廉夫。極其勤敏。與這三個柳枝桃花杏花。甚是相得。又絕無一點專寵之念。因此這三個愛他如姐妹相似。竹枝詩詞之餘。又好做那奇巧女工。在手指上結成方錦。五色炫爛。衆人都以爲奇。竹枝道。這何足爲奇。若是龍宮錦綉。用冰蠶絲織成。水火不能壞也。衆人道。世上有此。亦爲奇矣。况龍宮乎。楊廉夫精於音律。曾遊洞庭山中。緱氏掘地得一塊古莫耶之鐵鑄爲笛。長一尺九寸。上鑄九竅。其聲非常清越。緱氏遂將此笛獻與楊廉夫。楊廉夫甚喜。因改號爲鐵笛道人。每每夜靜月明。吹將起來。真有穿雲裂石之聲。楊廉夫嘗對竹枝道。爾亦能吹此笛否。竹枝道。妾雖能。然不敢吹。楊廉夫道。怎生不敢吹。竹枝道。妾聞笛有君山古弄。海可養蛟龍。可呼不可輕易奏也。廉

夫道。你既知君山古弄。必能奏此曲。試爲我一奏何如。廉夫再三強之。竹枝只微笑而不言。從此載了這四個美姬。到處遨遊。廉夫吹笛。四姬應聲而舞。風流之名。徹於都下。他一個相好朋友。葉居仲寄首詩道。

聞道西湖載酒還。飛瓊弱翠擁歸鞍。

可無私夢登金馬。剩有春聲到玉鑾。

異國頓消鄉井念。小堂新作畫圖看。

野人未納彭宣履。獨向清溪把釣竿。

只因楊廉夫負了冠世的才名。看人不在眼裏。凡是做那張打油詩句的人。楊廉夫都把他做奴僕一般看待。遂人人懷忿恨之心。個個起嫉妬之意。因他縱情聲酒。故意做首口號取笑他道。

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

可憐一代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

楊廉夫聞之。也全不在心上道。此等人亦何足與語。只當驢鳴犬吠而已。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竹枝伏侍楊廉夫已經十四年。異常聰明。異常小心。一旦無疾而終。死之日。有白氣一道。

從頂門而出。貫于碧空之間。久而方散。衆人都以爲異。方知不是尋常之人。廉夫不勝嘆息。遂葬于西湖之上。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話說竹枝死後已經三年。楊廉夫八月中秋。因荷豔桂香。月光如洗。水天一色。遂倚闌吹笛而歌道。

小江清。大江清。美人不來生怨愁。吹笛水西流。又歌道。

東飛鳥。西飛鳥。美人手弄雙明珠。九見鳥生雛。楊廉夫歌畢。心中甚是不樂。想起竹枝死經三年。竟無知音之人。不覺悶上心來。忽然見一個青衣童子走上船來。稟道。恩主有請。楊廉夫並不相識。問道。怎生稱爲恩主。汝主還是何人。童子道。請恩主前行。便知端的。童子在頭引路。廉夫隨步而行。行至一處。竟如王者宮殿。門首都錦衣花帽之人。童子先入宮門去。稟。霎時間。鼓樂喧天。開門迎接。走出二位龍王來迎。怎生打扮。

頭戴通天之冠。身穿袞龍之袍。腰繫碧玉之帶。足踐步雲之履。

話說這二位龍王鞠躬迎楊廉夫而入口。口聲聲稱大恩人有請。楊廉夫不知所謂。走至正殿。擡起頭來一看。却是水晶宮三字。二位龍王再拜謝道。暫屈恩人至此。欲伸陳謝。謝畢。遂

遜楊廉夫坐于上席。二位龍王自分賓主而坐。那賓是東海龍王。主是西湖龍王。先是東海龍王作謝道。吾乃東海龍王是也。二十年前三小女變成金色鯉魚出遊。不意誤遭漁人之網。幾死非命。幸蒙恩人贖放。凡今日之餘生。皆恩人之所賜也。一家感德。無以爲報。特遣小婢。假作人間女子。伏侍十四年。少報萬一之德。以盡吾父子之情。本欲多侍數年。奈冥數已盡。只得取之而歸。今三小女年長。遂締婚於西湖龍王。爲其子婦。今當于歸之期。是兩家兒女骨肉至情。皆出恩人垂救之餘。特屈恩人至此。少伸報謝之意。老夫于數年前。曾將恩人垂救之德。并一生宦蹟。剛直不阿之志。具表奏聞昊天金闕玄穹高上帝。卽口誦表文道。

伏以德莫大于好生。行莫先于直氣。臣女魚服。誤入余且之網。自分必死。無可回生。臣舉家號慟。率屬悲憐。幸有好生君子。不忍高人。楊維禎解錢而贖命。釋死而就生。雖蠅虱微忱。不敢上塵天聽。而寸草銜結。思報洪恩。况維禎生當亂離之際。勁同百鍊之剛。貞似千秋之柏。一生宦蹟可嘉。到處行藏不愧。伏乞特旨隆祐。以章下界好德之風。臣不勝惶恐之至。

東海龍王誦完表文。西湖龍王便道。西湖自白樂天歸海山院。蘇東坡爲上界奎星之後。這西湖便十分減色。今幸恩人稱揚贊嘆。備極表章。作竹枝詞。聳動天下。使西湖氣色爲之一新。老

夫管轄西湖。頗受榮施。山水有功。自當報德。卽會同敝親具表奏聞。也口誦表文一通道。

伏以開濬泉源。利澤最溥。表章山水。功德彌長。臣管轄西湖。歷有年載。白樂天返海山之駕。而湖水無光。迨坡妯登奎宿之躔。而山靈削色。茲有楊維禎者。錦心繡口。在其筆端。山色湖光。儲其胸次。竹枝甫倡。四海摛同調之歌。桂楫輕搖。千里把偕遊之侶。雖復舞裙歌扇。無點聖明。乃至玉骨冰肌。倍增眉目。扶開鮫室寶。處處生光。採取驪龍珠。顆顆欲舞。臣受恩非淺。感德彌深。特叩龍樓。仰祈鳳詔。

一處表文奏上玉帝。玉帝覽表。卽命太白星官頒下詔書道。

覽表具省。下界楊維禎秉剛直之心。懷好生之德。表章西湖山水。厥功懋焉。勅所有六丁侍衛。無染干戈。康強福履。以成高士。命終之日。勅署蓬萊都水。監以代陶弘景之職。欽哉。

二龍王誦完。卽忙起賀。楊廉夫不勝感激稱謝。二龍王卽命龍子龍女出來拜謝。鼓樂喧天。笙歌鼎沸。楊廉夫不肯受拜。二龍王命左右攙扶住了。定要受拜。楊廉夫無可奈何。只得受拜。却見那龍子龍女果是一對少年夫妻。光豔無比。龍女命侍女取出自己織的鮫綃二疋爲贈。楊廉夫不肯受。東海龍王道。此係小女自織之錦。聊表孝順之情。然是至寶。水火不能壞也。廉夫

方纔肯受龍子龍女謝了。自入宮而去。一壁廂命排筵席。陸珍海錯。非常華盛。女樂交作。有龍宮宴詩爲證。

龍宮之宴不尋常。水晶宮殿玳瑁梁。
明珠異寶錦綺張。黃金屋瓦白玉堂。
珊瑚之株七尺長。虹流霞繞光氣颺。
金爐馥郁焚異香。錦瑟鸞笙歌鳳凰。
陳尊列俎氣芬芳。云劈麟脯封紅羊。
東海奇珍西海薑。瓊扈玉液羅酒漿。
長鯨巨鮫忙兩廂。左右嬪御盛明璫。
驚龍游鴻舞飛翔。中有一人美趨踰。
細看却是竹枝娘。

楊廉夫細看舞女中一人。宛似竹枝狀貌。却不敢則聲。東海龍王道。恩人識此人否。此卽竹枝也。奈冥數當終。只得取之而歸。非老夫有吝也。卽命竹枝捧碧玉杯爲壽。楊廉夫道。汝死經三年。吾日夕憶念。今却在此。汝亦憶念否。竹枝道。彼此俱然。但冥數有不可耳。楊廉夫道。汝旣已

死。如何又得在此。竹枝道。妾乃龍女也。龍能變化。前日脫身而來。非死也。明日開棺而看。便知端的。說罷。觥籌交錯。筵宴已畢。二龍王仍命童子捧此鮫綃二疋。鼓樂鼎沸。送出宮殿拜別。楊廉夫到得船上。失足墜于水中。欠伸而醒。恍惚是南柯一夢。見鮫綃二疋。在于桌上。腹中甚是飽脹。酒氣衝人。耳中隱隱聞得音樂之聲。二龍王言語光景。歷歷如在目前。知是身遊水府。與夢寐不同。細看鮫綃上面。隱起龍鳳之形。試以水洒之。雲氣氤氳。以火試之。並不焦灼。方知真是神物。始信前日竹枝之言。一字非虛。遂寶而藏之。後開竹枝棺木來看。果是一具空棺而已。後來楊廉夫身體康強。肌膚光潤。並無一日之疾。八十餘歲。強健如少年之人。天下都稱之爲神仙。所到之處。豪門巨室。無不邀請。後張士誠占了浙西地方。慕楊廉夫才名。以厚幣來聘。使者催逼甚急。楊廉夫無可奈何。只得勉強上路。行到姑蘇。張士誠一見。待以上賓之禮。適值元朝賜張士誠以龍衣御酒。楊廉夫因飲御酒作首詩道。

江南歲歲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來。

如此烽烟并御酒。老夫懷抱幾時開。

楊廉夫吟完此詩。張士誠嘿然。遂不强留。後我洪武爺削平了羣雄。一統天下。徵聘楊廉夫。廉夫戴了一頂四四方方之巾來見。洪武問是何巾。楊廉夫對道。這是四方平定巾。洪武爺大悅。

遂命士庶悉依其製。因欲賜之以官爵。楊廉夫以自己係元朝臣子。不肯臣仕。遂作老婦吟以見志。人說楊廉夫倔强。勸洪武爺何不殺之。洪武爺道。老蠻子正欲吾成其名耳。遂不殺而遣之。一時頗高其事。人因稱之爲高士。學者稱之爲鐵崖先生。整整活至八十九歲。恍惚之間。見天使來召。并二龍王而來。遂無疾而終。合家俱聞天樂之聲。從近而漸遠。死後那鮫綃二疋。忽然失之。楊廉夫生平與劉伯溫宋景濂二人最好。他一生著述。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鏡。春秋透天關。禮經約。歷代史鉞補。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皇帝書。勸忠詞。平鳴瓊臺。洞庭雲間雅吟。傳于世。後來才子聶大年有詩贊道。

文章五色鳳凰雛。

酒債詩豪膽氣粗。

白髮草玄楊子宅。

紅粧檀板謝家湖。

金鈎夢遠星辰墜。

鐵笛風寒海月孤。

知爾有靈應不死。

滄桑更變問麻姑。

西湖二集卷之二十三終

四湖二集



四四二

西湖一集

卷之二十四

認回祿東嶽帝種鬚

德可通天地。誠能格鬼神。

但知行好事。何必問終身。

從古來只有陰騭之報。一毫不差。果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不過在遲早之間。若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冥冥之中。少不得定然還報。決無一筆抹殺之理。若是人命。更爲不同。從來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何況救荒救亂。救千萬人之性命乎。世上人只算小處。不算大處。豈不好笑。在下不免說一個故事。引入正回。話說楚霸王烏江自刎之後。士人憐其英雄。遂立廟於江邊。甚是靈應。凡舟船往來。都要燒紙祭獻。方保平安。若不祭獻。便有覆溺之患。有一狂士過此。不信其說。不肯燒紙。未及半里。風波大作。檣櫓傾摧。狂士大怒。返舟登廟。大書一詩於壁道。

君不君兮臣不臣。緣何立廟在江濱。

平分天下曾嫌少。一陌黃錢值幾文。

題畢而行。竟無他故。祭獻之例。從此而息。至今往來者利焉。近有一個會戲謔之人。因做一段笑話以續此事。說楚霸王見此詩亦怒也。答詩一首道。

楚不楚兮漢不漢。古今立廟在江畔。

平分天下曾嫌少。我偏是大處不算小處算。

這段笑話。極說得妙。世人只顧目下。不顧終身。不肯行陰隲方便之事。枉自折了福德。折了官位。豈不是大處不算小處算乎。在下要說一回陰德格天的故事。且說兩件事。做個頭回。話說唐朝丞相賈耽是個希奇古怪之人。他原是神仙轉世。精通天文地理。鬼魅神奇之事。凡事未卜先知。所做的事。真有鬼神不測之妙。曾爲滑州節度使。一日間。忽然叫左右去召守東門的兵卒來分付道。明日午時。若有希奇古怪之人要進城門。斷然不可放他進城。定要着實打得他頭破血出。就是打死無妨。若放他進城。就中爲禍不小。賈丞相分付已畢。衆兵卒喏喏連聲而去。一路上商量道。說甚麼希奇古怪之人。難道是三頭六臂的不成。一個兵卒道。世上那裏得有三頭六臂之人。不過是相貌希奇古怪。或是言語衣服。與尋常人不同便是。又一個兵卒道。只是午時來的。有些希奇古怪便是。除出午時。使不相干涉了。衆人道。只看午時。次日衆兵

卒謹守東門。漸近午牌時分。衆兵卒目不轉睛。瞧着來往行人。只見遠遠的百步之外。兩個少年尼姑從東而來。指手畫脚。衆兵卒有些疑心。一眼瞧着。兩個尼姑漸漸走近。臉上搽朱敷粉。舉目輕盈。笑容可掬。就如娼婦之狀。身上外邊穿着一領緇色道袍。內裏却穿襯裏紅衣。連下裙子也是紅色。衆兵卒一齊都道。怎生世上有這樣兩個魑魍尼姑。這是個希奇古怪之人了。衆兵卒團團圍攏。把這兩個尼姑打得鮮血直冒。尼姑叫苦連天。衆兵卒只是不放。直打得一個腦破。一個脚折。鮮血滿地。衆兵卒見他哀哀求告。只道是人。方纔放手。那兩個尼姑求得衆兵卒住了手。走出圈子。一個掩着打破的頭。一個拖着一條腿。癩脚跛手。高高低低。亂踏步而逃。走得數十步。到一株樹邊。兩個尼姑鑽入草叢之中。忽然不見。衆兵卒大驚。急急趕到樹邊草裏。細細搜索。並不見影。急忙報知賈丞相。賈丞相道。俺分付你打死無妨。你怎生放了他去。衆兵卒都道。小的們只道他是個人。因見他帶重傷。一時放去。怎知他是兩個妖怪。若早知是個妖怪時。小的們自然打死了。賈丞相道。你們都不知道。這是火妖。若一頓打死便無後患。今雖帶重傷而去。畢竟火災不免。霎時間東市失火。延燒百千餘家。衆人方知賈丞相之奇。這是一個火的故事。還有一個火的故事。建康江寧縣廨之後。有個開酒店的王公。一生平直。再無一點欺心之事。若該一斗。准准與人一斗酒。若該一升。准准與人一升酒。並不手裏作法短少。

人的。又再不用那大斗小秤。人都稱他爲王老實。癸卯二月十五黃昏之夜。店小二正要關門閉戶。忽見朱衣僕頭將軍數人。帶領一羣人馬。走到門首下馬。大聲喝道。可速開門。俺要在此歇馬。店小二急忙走進。對王老實說知此事。王老實出來迎接。那數個將軍已走進來矣。王老實甚是恭敬。就具酒食奉請。又將些酒食犒勞馬下。頃刻間。一羣從人手裏拿了一大捆繩索。長千萬丈。又有幾十個人。手裏擎着木釘簽子數百枚。走到朱衣將軍面前稟道。請布圍。朱衣將軍點頭應允。這些從人喏喏而出。都將木簽子釘在地下。又將繩索縛在上面。四圍繫轉。凡街前街後。巷裏巷外坊曲人家。并窩窩凹凹之處。盡數經了繩索。這些從人經完了。走來稟道。繩索俱已經完。此店亦在圍中。朱衣將軍數人議論道。這王老實一生無欺心之事。上帝所知。今又待俺們甚是恭敬。此一店可以單單饒恕。衆將軍道。若俺們不饒恕這一店。便不見天理公道之事了。可將此店移出在圍外。從人應允。急忙拔起木簽。解去繩索。將此店移出在圍外。朱衣將軍對王老實道。以此相報。說罷。都上馬如飛而去。王老實并店小二卽時看那四圍釘的木簽。并繩索都已不見。甚是驚駭。恰值夜巡官兒走來。看見酒店門開疑心。遂細細審問其故。王老實一一說知。夜巡官將此事稟與上官。上官說他妖言惑衆。遂將王老實監禁獄中。方纔過得二日。建康大火。自朱雀橋西至鳳臺山。凡前日繩索經繫之處。盡數焚燒。單單留得王

老實一個酒店。遂將王老實釋放。這又是一個火的故事了。可見火起焚燒。真有鬼神在下爲何先說這兩個故事起。只因世上的人。無非一片私心。個個懷着損人利己之念。若是有些利的。便挺身上前。勉強承當。若着那虱大的干繫。他便退步。巴不得一肩推在別人身上。誰肯捨了自己前程萬里。認個罪犯。豈不是把別人的棺木擡在自己家裏哭。那一時那個不說他是癡呆漢子。懵懂郎君。誰知道上天自有眼睛。把那癡呆漢子偏弄做了智慧漢子。懵懂郎君偏變作個福壽郎君。奉勸世人。便學癡呆懵懂些也不妨。這正是

人算不如天算巧。天若加恩人不愚。

說話杭州多火。從來如此。只因民居稠密。磚墻最少。壁竹最多。所以杭州多火。共有五樣。民居稠密。竈突連綿。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幢幡飄引。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亂拋。婦女嬌惰。箒籠失簡。

話說宋朝臨安建都以來。城中大火共二十一次。其最利害者五次。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大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大火。被災者五萬四千二百家。綿亙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那時術者說嘉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也。又都民市語。多舉紅藕二字。藕有二十

八絲紅者火也。讖語之驗如此。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大火。被災者七十餘家。二晝夜乃滅。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年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不說杭州大火。且說宋高宗末年。有一位賢宰相。姓周。雙諱必大。字子充。廬陵人。後封益公。與唐朝宰相裴度一樣。看官。你道他怎生與裴度一樣。只因一件。救人功德上積福。儼似香山還帶之意。遂立地登天。直做到宰相地位。巍巍相業。不減裴度。後來出鎮長沙。享清閑之福。十有五年。自號平園老叟。又活像裴度。綠野堂行樂之事。看官。你好生聽着。話說周必大的相貌。長身瘦面。臉上只得幾根光骨頭。嘴上並無一根髭鬚。身上又伶伶仃仃。就如一隻高脚鷺鷥一般。當時人人稱他爲周鷺鷥。有四句口號。嘲笑道。

周鷺鷥。嘴無髭。瘦臉鬼。長腳腿。

那周必大常自己照着鏡子。也知不是十分富貴之相。高宗紹興丙子年間。周必大舉進士。做臨安府和劑局門官。纔做得一年。他那時的年紀將近五十歲。初生一子。尋個姚乳娘。乳這個兒子。不意姚乳娘患起一場感寒症來。兒子沒得乳吃。晝夜啼哭。周必大甚是心焦。巴不得姚乳娘一時病好。特占一卦。那繇詞說得古怪道。

藥不蠲痼。財傷官磨。

因於六月。盍祈安和。

周必大占得這一爻。心中甚是不樂。已知姚乳娘是個不起之症。過得數日。姚乳娘果然嗚呼哀哉了。周必大見繇詞靈應。恐六月深有可憂之事。心中不住志忑志忑。擔着一把干繫。日日謹慎。直守到六月三十日。周必大對同僚官道。我前日占得繇詞。有因於六月盍祈安和之句。心中甚是不甯。嘗恐有意外之變。如今已守到六月三十日。眼見得今日已過。災星退度。過了今晚。明日便是七月。准准不妨事矣。同僚官道。你志忑志忑了這一個月。真是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一般好生隄防。今日災星退度。俺們具一杯酒與你慶賀。說罷。同僚官各出分金一封。置酒到周必大宅子中。開懷暢飲。不說這壁廂飲酒作樂。且說周必大住居在樣沙坑。與間壁運屬王氏。恰好是同梁合柱之居。那王家的妻子馬氏。馬氏的弟弟是馬舜韶。新陞御史。其威勢非常之重。王家有了這個御史的舅舅。連王家的光景也與舊日不同起來了。從來道。

貧時垂首喪氣。貴來捧屁呵臀。

這王家倚託御史之勢。凡事張而大之。況且新陞御史。正是諸親百眷撥臀捧屁之時。何況嫡嫡親親舅爺。王家怎敢怠慢了他。少不得接那舅爺來家。肆筵設席。鼓瑟吹笙。親親熱熱。恭恭敬敬。奉奉承承。以盡姐丈之情。惹得前前後後。左左右右之人。都來探頭探腦。東張西望。不免

迂鄰舍之迂。闊鄰舍之闊。這都是世情如此。不則一家。恰好六月三十之日。那王家舅爺馬舜韶。扯起烏臺旗號。穿着開口獬豸綉服。烏紗帽。皂朝靴。馬前一對對擺着那嚇人的頭踏。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來到王家。探望姐姐與姐夫。姐夫因而設席款待。直飲到黃昏而散。周必大與同僚官知間壁王家有貴客。怎敢聲張。只得低聲而飲。直待馬舜韶去了。方纔能勾暢飲。飲到三更天氣。同僚各官散去。怎知王家的丫環。因日間伏事舅爺茶茶水水。酒酒飯飯。忙了一日。辛苦睡着。把燈插在壁上。那丫環放倒頭。一覺睡去。兩個鼻子孔朝天。就象鐵匠扯風箱之聲。再也不醒。那燈火延在板壁之上。首先燒着周必大的宅子。一時間便延燒起來。刮刮雜雜。好生利害。

夫火者。稟南方丙丁之精。木生於火。禍發必尅。燧人以之利物。火德將此持權。神名回祿。祝融。宋無忌。部下有焱火使者。持火鈴將軍。捧火葫蘆童子。騎火龍。火馬。神官。天火非凡。火不燎。始初逼逼剝剝。繼則焮焮烘烘。骨都都烟迷宇宙。刮刺刺焰震乾坤。果然勢如燎毛之輕。誠哉烈若紅鑪之鑄。可想周郎赤壁。宛似項羽咸陽。

這一場火起。延燒數百家。周必大從睡夢裏醒來。急急救得家眷人口。衣服家伙之類。燒得個罄盡。那臨安帥韓仲通。明知這火從王家燒起。因王家舅爺有御史之尊。誰敢惹他。俗語道。欺

軟怕硬。不敢捏石塊。只去捏豆腐。便拏住周必大并隣比五十餘人。單單除出王家諸人。盡數下在獄中。奏行三省官勘會。周必大在獄中。問獄吏道。失火延燒。據律詳問什麼罪。獄吏道。該問徒罪。周必大道。我將一身承當。以免五十隣比之罪。我還該何等罪。獄吏道。不過除籍爲民耳。周必大嘆息道。人果可救。我何惜一官。况捨我一頂紗帽。以救五十餘人之罪。我亦情願。那繇詞上道。財傷官磨。數已前定矣。怎生逃避。獄吏道。你這官人甚是好笑。世上只有推罪犯在別人身上的。那裏有自己去冒認罪犯的。如今世上那裏還有你這等一個古君子。便是點了火把也沒處尋你這般一個人。怎生肯捨自己前程萬里。捉生替死。與他人頂缸受罪。說罷。大笑不止。周必大認定主意。不肯變更。直至勘會之時。他自己一力承當。只說家中起火。並不干隣比諸人之事。三省官都有出脫周必大之意。要坐在隣比諸人身上。因見周必大自己一力承當。三省官無可奈何。只得將文案申奏朝廷。倒下旨意。削了周必大官爵。釋放五十餘人出獄。那五十餘人。磕頭禮拜。謝天謝地。只叫救命王菩薩。願你福壽齊天。官居極品。位列三台。七子八婿。周必大也付之不理。臨安府諸人。也有道周必大是千古罕見之人。怎生肯捨了自己前程。救人性命。却不是佛菩薩轉世。日後斷然定有好處。也有道周必大是個呆鳥。怎生替人頂缸。做這樣獸事。也有道周必大是個極姦詐之人。借此沽名邀譽。總之人心不同。有如其面。

不可以一律而論。有詩爲證。

捨却烏紗救別人。

傍人相見未爲真。

救人一念無虛假。

必大何曾問細民。

話說周必大救了五十餘人之命。只因火起貼隣。燒得寸草俱無。周必大只領得骨肉數口而出。又因削了官爵。安身無地。將就在臨安捱了五六個月。沒及奈何。只得思量寄居於丈人王彥光之處。他夫人王氏也是個賢惠之人。大抵婦人家並無遠大之識。只論目下。他夫人見丈夫冒認罪名。削去了官爵。也全不怨悵着丈夫。並無一言說丈夫做了這場獸事。反寬慰丈夫。遂同丈夫到父親家居住去。不說周必大同夫人要到王家去住。且說那王彥光住在廣德。始初聞得女婿因救了隣比五十餘人。冒認罪名。削去了官爵。好生怨悵道。半生辛苦。方纔博得一個進士。怎生有這個獸子。世上的人。利則自受害。則推人。却比別人顛倒轉來做了。豈不好笑殺人。好端端的一個官。正是前程萬里。不知要做到什麼地位。方纔休歇。就是他休歇。我還兀自不肯休歇。不知何故自己作孽拋去了。明日清清冷冷。却帶累我女兒受苦。世上只有要官做的人。再沒有有官自去削的人。可不是從古來第一個癡子麼。明日見這癡子時。好生奚落他一場。那王彥光忿忿不已。不則一日。到於冬天。一日大雪。王彥光夜間得其一夢。

夢見門前有許多黃巾力士。在門前掃雪。王彥光問道。怎生在我門前掃雪。那些黃巾力士道。明日丞相到此。掃雪奉迎。說罷而醒。王彥光大驚異道。不知明日有什麼人來。來的便是宰相也。次日午時。恰好是女兒女婿來到。王彥光暗暗的吃個驚道。難道這丞相。就是這個癡子不成。世上可有癡子做丞相之理。況且除籍爲民。俗語道。家無讀書子。官從何處來。難道可有天上吊下來的現成丞相。大抵不是他。或是別人亦未可知。這日到晚。並無一人。王彥光暗暗的道。今日並無一人。只得這個癡子。這個夢有些古怪。准准要應在周必大身上了。我本要奚落他一場。今既如此。不好奚落得。只得翻轉臉來。且奉承他一番。不要他明日做了丞相之時。笑我做蘇秦的哥嫂。我如今不免做個三叔公。再作理會。果然翻轉臉來。歡容笑面。一味慰安。並無奚落之念。實有奉承之心。怎知王彥光的兒子王真通。是個極勢利的小人。見姐夫削了官爵。好生輕薄。又見父親一味恭敬姐夫。便如眼中之釘一般。便道。一個罷官之人。與庶民百姓一樣。直恁地恭敬。却是爲何。將我家的錢糧。去養着這個呆鳥做恁。若是父親與周必大酒食吃。他便在傍努嘴努舌。斜眼撇角。冷言冷語。指指搨搨的道。可是奉承這位尊官哩。正是

只有錦上添花。那會雪中送炭。

說話王真通輕薄。自不必說。那周必大在丈人家。轉眼間已過了數個年頭。那時已五十

餘歲。高宗詔下開博學弘詞科。王彥光因夢中之事。勉強要周必大赴博學弘詞科。周必大道。豈有已舉進士。失了進士。又欲奔赴博學弘詞科者乎。况此事久不料理。怎好冒冒失失而去。王彥光再三催促起身。周必大只得勉強前至臨安。一日。夢到東嶽天齊聖帝之處。左右判官小鬼。牛頭馬面。列於兩傍。鬼使拏的罪人。披伽帶鎖者。不計其數。東嶽帝君冕旒。端坐上面。拷鬼號叫之聲。所不忍聞。

東嶽天齊聖帝者。乃天帝之孫。羣靈之祖。巍巍功德。職掌四大部洲。浩浩崇階。轄管三天。率屬天道。地道。人道。鬼道。莫不繇其變通。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一切憑其鼓鑄。試看兩廊棚。扒吊拷。無非是惡官惡吏。貪殘酷虐之小人。細察殿前。剉磨燒春。那些個爲孝爲忠。仁慈樸實之君子。變驢的。變馬的。變豬的。變犬的。世上衆生。都受罪犯。耿耿化鶯的。化燕的。化蜂的。化蝶的。花間四友。難逃業報。昭昭稱髮。竿絲。忽無差。炤膽鏡。毫釐不爽。光明正大者。盡從金銀橋化生。黑暗狡猾的。咸向惡水河墮落。重重地獄。都是人生。渺渺天堂。皆由心造。

話說周必大到了東嶽天齊聖帝之處。看見變牛變馬之人無數。但是十分之中。倒有六七分是和尙。因吃了十方錢糧。不守戒律故也。又見牛頭鬼使勾到一人。却是周必大同榜進

士趙正卿其人廣有錢財。遂好交結天下名士。原係一竅不通文理乖謬之人。假粧體面。爛刻詩文。欺世盜名。花嘴利舌。後來僥倖中了進士。一味貪酷害民。欺壓善良。損人利己。周必大見是趙正卿。遂用心看視。只見東嶽帝君大聲震怒道。趙正卿汝在世上。並無陰德。及於一民一物。妄尊自大。刻剝姦險。一味瞞心昧己。欺世盜名。假刻詩文。哄騙天下之人。障天下之眼目。不過藉這幾千萬臭錢。驅騙世人。那世上無眼目之人。被汝騙過。汝還能騙得我否。遂叫數個鬼使將趙正卿綁於柱上。將雙眼一齊彊出。又將趙正卿劈破其腹。滾湯洗滌其腸。趙正卿號叫之聲。甚是悽慘。東嶽帝君喝罵道。汝一肚皮姦詐害人。人受汝之荼毒。苦不可言。亦知今日自己疼痛否。姦淫室女。破敗寡婦。罪大惡極。而不可赦。欺世盜名。天下之人。皆爲汝巧言利舌所騙。所不能騙者。獨鬼神耳。盜取朝廷名器。恣汝胡爲。以濟其不仁不義之念。朝廷官職。豈爲汝貪酷地耶。欺壓善良。損人利己。無惡不作。汝又假以崇信佛法爲名。實於佛法。一字不通。不過借佛門以爲逃罪之計。還要去欺那佛菩薩。使人不信三寶。皆汝之故。其罪與誹謗三寶尤甚。命押入無間地獄受罪。兼追其三子。斬絕後嗣。道罷。數個鬼使囚執而去。果是千年鐵樹花開。易一入酆都出世難。

欺世盜名瞞鬼魅。假依佛法念菩提。

難逃東嶽天齊聖。地獄無邊始慘悽。

東嶽帝君判斷趙正卿已畢。開口道。周必大陰德通天。當爲人間太平宰相。惜骨格窮酸。難登顯位。卽分付小鬼判官道。可速與周必大種帝王鬚一部。兩個判官小鬼。卽取一絡鬚過來。根根種在周必大嘴上。種鬚已畢。周必大欠伸而醒。嘴邊甚是疼痛。把手一摸。其兩腮都腫。那時周必大也生了些髭鬚。與當年沒髭鬚時不同。這一夜便添出許多髭鬚。黑而且勁。又長又有光彩。周必大暗暗驚異。並不說出。遂訪問趙正卿。果於是日死矣。其果報如此。看官。你道事有湊巧。物有固然。功名富貴。果是鬼神護祐。不繇一毫人力計較。那時周必大來到臨安。寓在一個孫班直家裏。這孫班直一日從外歸來。手裏擎着一個小小冊子。周必大偶然坐有門檻上。看見班直手裏這個小小冊子。便取來一看。却是皇帝出來的駕前儀從。鹵簿圖器具。名色一一寫在上面。周必大甚是得意。便將班直這個小小冊子。細細抄錄。一一無遺。這也是偶然好耍子之事。豈知這富貴功名。就在上面。真時來福湊也。話說那時秦檜已死。高宗將已往之事。盡數翻轉。命湯鵬知貢舉。湯鵬奉命考試。因高宗更化之始。試法極嚴。出的題目。可可是鹵簿圖。周必大記得爛熟。一字無差。湯鵬看這一卷。考核精細。若有神助。遂取爲首卷。周必大從此在翰林院九年。文章之名。布滿天下。高宗皇帝幾番要拜周必大爲宰相。因他相貌長身瘦面。

孤形野鶴。恐怕他福薄。做不得宰相。嘗燕坐嘆息道。好一個宰相。但可惜福薄耳。傍邊走過一個老太監。徐徐奏道。官家所慮。莫不是周必大乎。高宗道。你怎生便知是周必大。老太監奏道。臣見所畫先朝司馬光像。其相貌甚是清臞。亦如周必大之長身瘦面也。高宗爲之大笑。遂拜周必大爲宰相。果然做了二十年太平宰相。就造相府在榑沙坑。那時督造相府的。就是韓仲通。甚是慚愧。其恰好如此。後高宗傳位於孝宗。周必大與聞揖遜之盛。進少保。封爲益國公。後來出鎮長沙。又享清閑之福。有個風鑑先生。走到周必大府中。要見宰相。周必大自己出來。那周必大不好奢華。只穿布道袍出來相見。那個風鑑先生道。我要見你家宰相。誰要見你。周必大道。看我便。是風鑑先生道。休得取笑。豈有你這等一個人。做得宰相。周必大道。難道我做不得宰相。風鑑先生走前來。把鬚髯一捋道。此一部帝王鬚也。周必大方才敬服。蓋當日東嶽帝君種鬚之事。周必大就在夫人面前也。並不曾說出。今日風鑑識得是帝王鬚。恰好與東嶽種鬚之事相合。豈不是個異人。從來道人臣得龍之一體。當爲公相。曾公亮得龍之脊。王安石得龍之睛。周必大得龍之鬚。所以都做到宰相。後來周必大整整活至九十餘歲而死。諡文忠。兒子周綸也爲筠州太守。陰德之報。一毫不差如此。有詩爲證。

裴度香山能積德。益公認罪代窮民。

西湖二集

爲人須放心田好。

留取他年宰相身。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五

吳山頂上神仙

佛法曾經孔子傳 由余石佛識前緣

法蘭僧會通中國 洪昉禪師見帝天

這一首詩第一句佛法曾經孔子傳。是怎麼說。從來道佛法自漢明帝始入中國。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羣臣以占所夢。通事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往天竺。尋訪佛法。于是釋摩騰始入中國。此漢地有沙門之始也。雖然如此。佛法不始於漢明帝。唯我孔聖人。前知千古。後知千古。已早知西方有佛矣。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據這說看將起來。西方聖人。

不是佛菩薩是誰。又道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如神。那化人便是文殊菩薩。目連尊者二位來化。穆王從之。第二句。由余石佛識前緣。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王不識。棄馬坊中。污穢此像。護法神嗔怒。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罰。覺來問侍臣。由余。由余答道。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現在。又於蒼頡臺造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得非佛乎。公聞大怖。語由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由余往視之。對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又大怖。謂神嗔怒。宰三牲以祭之。護法神將三牲。擎棄遠處。公又大怖。以問由余。答曰。臣聞佛清淨。不進酒肉。愛重物命。如護一子。所有供養。燒香而已。所可祭祀。餅果之屬。公大悅。欲造佛像。並無工匠。又問由余。答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尋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於道場內。爲諸匠執作。請追其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第三句。法蘭僧會通中國。那法蘭。是中天竺人。漢明帝時。與摩騰同來中國。共譯四十二章經等。共五部。深知佛法。昔漢武帝穿昆明池。以習水戰。池底掘出黑灰。武帝問東方朔。方朔答曰。此非臣所能知。可問西域梵人。那時並無西域梵人。直至明帝之

時法蘭至於中國。衆人將此事追問。法蘭道。世界終盡。所謂天翻地覆之時。劫火洞燒盡。成灰土。此黑灰是也。衆人方知東方朔之言。信而有徵。那時東方朔已知有佛矣。那僧會。原先是康居國人。因曰康僧會。世居天竺。後入中國。那時孫權已制江右。而佛法未行。僧會欲便道振江左。闢立國寺。乃杖錫東遊。以吳赤鳥十年。來於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國競以爲怪。有司奏曰。有異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宜省察。孫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爲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卽召康僧會詰問。有何靈驗。作此怪事。僧會曰。如來仙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孫權以爲誇誕。乃謂會曰。若能得舍利。當爲造塔。苟其虛妄。國有常制。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於几上。燒香禮請。七日期。寂然無應。更求二七。亦復無應。孫權曰。此欺誑也。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遂以死誓。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旣入五更。忽聞瓶中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日。孫權自手執瓶。瀉於銅盤。舍利所衝。盤卽破碎。孫權大驚曰。眞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哉。乃却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命試之。會更暗禱。以祈威靈。乃置舍利於鐵砧上。使力士擊之。於是砧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卽爲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因此江左大興佛法。至

孫皓卽位。性極苛暴。廢棄淫祠。并欲毀壞此寺。詔會詰問。皓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耶。會對曰。夫明王以孝慈訓世。則赤烏翔而老人見。仁德育物。則醴泉湧而嘉苗出。善既有瑞。惡亦如之。故爲惡於隱。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人得而誅之。易稱積善餘慶。詩詠求福不回。雖儒典之格言。卽佛教之明訓。皓曰。若然。則周孔已明。何用佛教。會曰。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於釋教。則備極幽微。故行惡則有地獄長苦。修善則有天宮極樂。舉此以明勸沮。不亦大哉。皓無以折其言。皓雖聞正法。而昏暴不減。後於地中得一金像。高數丈。皓使放不淨處。以小便澆之。共諸羣臣笑以爲樂。遂舉得大腫。陰處尤痛。呼叫徹天。太史占言。犯天神所爲。因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叩頭於地。自陳罪狀。方纔痛止。遂遣使至寺。請會說法。皓卽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至晉平西將軍趙誘。不信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吾不目覩。不足信也。言訖。塔卽出五色光明。炤耀堂刹。趙誘蕭然敬信。於寺東乃更立小塔焉。第四句。洪昉禪師見帝天。那洪昉戒律精嚴。一毫不苟。是一尊活羅漢。地獄天堂都請去講經。他於陝中建造一個龍光寺。又建病坊。養病者數百人。自行乞以救諸人。遠近道俗。歸者如雲。一日清晨。忽有一夜叉至其前。左肩頭上。負五色氈而言曰。釋伽天王請師講大涅槃經。洪昉嘿然。夜叉遂挈繩床置於左臂膊。曰。請禪師閉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倏忽之間。便道。請禪師開

之。已到天上善法堂矣。禪師既到天堂。那天光眩目。開之不得。天帝曰。禪師可念彌勒佛。禪師遂念之。於是目開不眩。然而人身卑小。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可念彌勒佛。身形便大。禪師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帝一樣。天帝與諸天。合掌作禮道。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爲日久矣。今諸天欽仰。敬設道場。特請大師講經聽受。禪師曰。此事誠不爲勞。但病坊之中。病者數百人。都倚老僧爲命。常行乞以給諸人之食。今若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餓死。不能如命。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勿爲辭也。禪師不尤。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長數倍。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有勅。天帝憮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勅不許。然師已至。豈能不暫開經卷。少講經旨。令天人信受。昉許之。於是命左右進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異常。昉食畢。身上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那時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衆。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非人等。皆合掌而聽。禪師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詞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已畢。又令前夜叉送至寺。那時在天上不上頃刻之間。寺中失禪師已二十七日矣。那佛經上道善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所在。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帶。其果木皆與樹行相直。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

物類皆非世人所識。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表裏必有一泉。黃綠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如干乳。下注樹根。洒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爲地。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天人足履之。沒至足。足舉後。其地自平。其鳥數百千色。名無定相。入七寶林。卽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卽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日月光。一天人身上自有光明。踰於日月。要至遠處。飛空而行。如念卽到。洪防禪師既覩其變。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爲屏風。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禪師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食。精粗之分如此。洪防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其爲妖。時武則天在位。爲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召洪防。洪防既至。則天問之而不罪也。留防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申供養。留數月。則天謂防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防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則天敬信之。列位看官。世上有一種迂腐不通之儒。專好謗佛。只因終身讀了這幾句臭爛文字。不曾讀三教古今浩渺之書。不曾見孔子之言。所以敢於放肆如此。只是眼界不大。胸中不濟。這也無怪其然。若說因果報應。尤爲靈驗。當時赫連勃勃。畫佛于背。迫僧禮拜。天雷震死。子昌滅佛教。身死國滅。魏太武除僧毀寺。見弑人手。周武帝除佛法。次年晏駕。子天國死。唐武宗去塔寺。亦以次崩無子。宋徽宗改佛爲金仙。約僧留髮。遂爲金人所擄。報

應昭然。豈可不信。如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無不歸心于釋教。難道這幾位聰明神武的帝王。不如你這些臭爛腐儒不成。至如我洪武爺永樂爺這二位聖人。尤與前代帝王不同。真是不世間出之帝。却也尊信三寶。異常虔敬。梁時寶誌公禪師。原是菩薩化身。他涅槃時作偈道。

若問江南事。江南事有馮。

乘雞登寶位。跨犬出金陵。

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燈。

東隣家道闕。隨虎遇明興。

這八句偈是怎麼說。江南事有馮。馮者諸馮也。聖人生諸。卽朱。寓其姓也。西屬雞。乘雞者。壓雞之上。爲戊申。太祖登極之年也。戊屬犬。卽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爲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于子位也。秉夜燈。元主夜遁。開建德門以去。建下爲安。德爲仁也。東隣。指張士誠。闕者滅也。滅士誠。則取中原也。隨虎。金陵龍盤虎踞。神龍盤結而虎爲之先。若隨其後也。遇明興。顯然是建國大號也。這八句偈。是我洪武爺之識。寶誌公族姓朱。塔于鍾山下。洪武爺卜其地。爲孝陵。欲遷寶誌塚。卜之不受。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因函其骨。剏造靈谷寺衛之。建浮圖于函上。覆以無梁瓦殿。工費鉅萬。仍易賜莊田三

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週焉。以爲永業。御製文樹碑紀績。一夕霹靂震其碑。再樹。再擊。乃曰。誌不欲爲吾功耳。乃寢不樹。有的說洪武爺就是那寶誌公再世了。却江南一大事因緣。所以沒示其兆。葬卽其地。因此篤信佛法。弘護三寶。都是宿世之事。那敬信三寶之事。宋景濂傳中已曾說明。永樂爺原是眞武臨凡。篤信三寶。與洪武爺一樣。五年二月。曾命西僧尙師哈立麻。于靈谷寺中。啓建法壇。薦祀洪武爺。馬皇后尙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花。偏於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繞。種種不絕。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羣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又有腐儒不通之人。說這是西僧的幻術。就有幻術。但可。以幻他人。豈有永樂爺神武不殺之帝。可以術幻者乎。這等的說話。真是胡說亂道而已。後於十七年七月。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經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卿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曲。至淮安給散。又見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續又命尙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齋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御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羣臣。上表稱賀。難道這也是幻術不成。就是幻術。

只好幻一處。難道合天下四方都爲幻術不成。總之迂腐之人。一字不通。又何足與言乎。大抵異人自有異事。聖帝自有聖徵。真從古所無之也。且不要說這二位聖人。就是二位聖母。都是佛菩薩臨凡。那觀音經上道。應以婦女身得度者。卽現婦女身。而爲說法。馬皇后誠心好善。專一好救人性命。不知保全了多少生靈。難道不是現世救苦的大佛菩薩麼。永樂爺的徐皇后親見觀世音菩薩授第一希有大功德經。聖母親自作序。刊布流傳於世。我聖母豈有打誑語之理。

仁孝皇后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序（永樂元年正月初八）

洪武三十一年春正月朔旦。吾焚香靜坐閣中。閱古經典。心神凝定。忽有紫金光聚。彌滿四周。恍惚若睡。夢見解世音菩薩。於光中現大悲像。足躡千葉寶蓮華。手持七寶數珠。在吾前行。吾不覺乘翠雲輶。張五色寶蓋。珠旛寶幢。紛陳前迎。飄飄悠揚。莫知所底。少焉行至一門。高敞弘麗。非人間有。黃金題額。曰耆闍崛境。入門。羣山環擁。翠色凝黛。蒼崖丹壁。巉然峭削。嵌巖嶽。嶽參差嶻嶭。一溪縈迴。盤繞山麓。沿溪曲折。數十餘里。溪流澄湛。泓渟寒碧。洞見毫髮。瓊花瑤草。芝蘭芙蕖。牡丹芍藥。茶蘼麗春。含滋發暉。路漸窮。轉度一橋。城以青金玻璃。瑋瓌白玉。有屋數十楹。覆于橋上。沉香爲柱。旃檀爲梁。彩色繪畫。極其華美。上榜曰般若之橋。黃金大書。橋

長數十丈。其高稱是。度橋紆折數十里。遙見二峰口秀。屹立相向。上擎雲霄。樹林蒼蔚。烟霞掩映。樓殿隱隱。迥出林杪。更行數里許。復見一門。其上題金字。曰耆闍崛第一道場。入門布路。皆琉璃黃金。珊瑚瑪瑙。雜諸寶貝。叢篁茂樹。枝葉繁盛。婀娜敷榮。葳蕤蔽蔭。異葩奇卉。濃豔焯約。芬芳條暢。嘉果美實。殷紅青紫。的爍下垂。孔雀鸚鵡。鸕鷀鴻鵠。飛舞鏘鳴。復有異鳥。音作梵聲。清韻相和。路旁有廣池。湧出五色千葉蓮花。大如車輪。香氣淳淳。其下有鳧鷖雁鴛。鴛鴦鷓鴣。鷓鴣鷓鴣。游泳翱翔。漸至山半。有羣女衣雜綵繒衣。分列兩行。前秉旛幢。後列鼓吹。法樂具奏。韶鈞鏗鈞。青獅白象。蹒跚率舞。香花童子。金盤綵籃。參猷徘徊。上至山頂。觀世音導。吾升七寶蓮臺。臺上宮殿巍峨。廊廡深邃。層樓疊閣。萬戶千門。金碧輝煌。華彩鮮麗。雕甍綉闥。珠口鏤楹。寶窗玲瓏。寶網羃歷。闌干柱礎。皆羅衆寶。種種寶華。粧飾絢麗。纓絡旛幢。璿璣錯落。天花輕盈。乍墜乍揚。異香馥郁。口蒸播溢。寶光凝聚。煌然炫爛。成百千色。遠覽太空。浩無端倪。俯凌倒景。羣山在下。覩茲勝妙。歎未曾有。吾自念德本菲薄。積何善因而得至此。觀世音微笑而言。此佛說法菩提場。經恆河沙俱胝劫。無有能至者。惟契如來道者。方得登此。后妃德稟至善。夙證菩提。妙登正覺。然今將遇大難。特爲接引。以脫塵勞。如來常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爲諸經之冠。可以消弭衆災。誦持一年。精意不懈。可得須陀洹果。二年得斯陀含果。三年得阿那含果。四年。

得阿羅漢果。五年成菩薩道。六年得成佛果。世人福德淺薄。歷劫未聞。后妃爲天下母。福器深厚。覺性圓明。妙堪付囑。以拔濟生靈。乃以淨瓶甘露水。起灌吾頂。但覺身心清涼。萬慮俱寂。憶念明了。無所遺忘。遂出經一卷。令吾隨口誦之。卽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也。吾誦一遍。大義粗通。誦二遍。了然開悟。三遍。記憶無遺。觀世音言。後十年更相會。對吾猶若有所言。吾聳耳而聽。忽聞宮中人聲。遽焉警寐。且喜且異。悚然嘆曰。此夢何其神耶。亟取筆札。書所受經呪。不遺一字。但覺口有異香。閣中香氣細縑。七日不散。天雨空花。三日乃止。由是日夜持誦。是經不輟。三十二年秋。難果作。皇上提兵禦侮於外。城中數受危困。吾持誦是經益力。恬無怖畏。皇上承天地眷佑。神明協相。荷皇考太祖高皇帝。皇妣孝慈高皇后。盛德大福之所垂蔭。三十五年。平定禍難。奠安宗社。撫臨大統。吾正位中宮。揆德薄能鮮。弗勝贊助。深惟昔日夢感佛說第一希有大功德經。一字一句。皆具實理。奧義微妙。不可思議。蓋曠劫來人未得聞。佛以慈悲濟度。顯示密因。有待其時。三藏十二部之玄言。無非所以開羣迷而宣正教。今不敢自秘。用鈔梓廣施。爲濟苦之津梁。覺途之捷徑。作廣大方便。利益世間。夫道不遠人。人自離道。有志於學佛者。誠能於斯。究竟妙旨。則心融萬法。了悟真乘。超般若於剎那。取泥垣於彈指。脫離凡塵。卽登正覺。姑述爲序。冀贊流通。以示妙道於無窮焉。

在下這回說吳山頂上神仙。爲何先把佛法說起。只因佛法深微。佛力廣大。所以先把佛教說起。以見人不可不尊信之意。我洪武永樂二位聖人。原是三教宗師。不唯信佛。又且信仙。洪武爺御註道德經。永樂爺御製列仙傳序。難道不是三教的宗師麼。那時有周顛仙。張三丰。張金箬。冷啓敬。都是一時的仙人。話說吳山頂上。原有兩位神仙。一位神仙。是丁野鶴。原係箍桶匠出身。住於裝駕橋北。只因一個相好的朋友。一日暴疾死了。他便再三嘆息道。人生壽命如此迅速。人人都道。壽命有六七十歲活。怎生這般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從無疾病。却驟然得病。便就付閻王陰府去了。好生利害。安知這場病不害到我身上。安知我的性命准准有六七十歲活。誰與你寫得這張包票。他也死得。果然是石中之火。電中之光。有得幾時長久。不如拋此薄業。棄了家室。尋一個長生不老之方。自在受用。強如做个短命漢。說罷便就棄了箍桶生意。走到吳山瑞石山。禮拜徐弘道爲師。那徐弘道號洞陽子。曾遇張紫陽仙人。傳以修行之訣。張紫陽曾作悟真篇。傳流于世。專以度人爲事。曾住于吳山。因此就取名爲紫陽庵。徐弘道傳了張紫陽修行之訣。得了道法。年八十三歲。沐浴更衣。書頌而化。有不離本性卽神仙之語。丁野鶴傳了徐弘道的訣法。積年修行人。也不知他的本事。每月一下山。沿門誦經。受少許米。名爲月經。然他並不多要米來積攢。不過只得官巷口杜氏數十家施主而已。一年適

當元宵之期。這杜氏數十家施主。走到他庵中。布施他齋糧。丁野鶴叫庵中人設齋款待這些施主。齋食已畢。衆施主都閉口說閑話道。我們這裏燈。不過如此。聞說蘇州燈景最盛。不知怎生樣盛的。丁野鶴道。你衆施主要看蘇州燈有何難。你們只要依我說。便好去看。衆人都道。丁師父你又來取笑。從來只有葉天師帶了唐明王空中去看燈。難道又出了你個天師不成。丁野鶴道。我有個縮地之法。昔日費長房神仙。傳流縮地之法。千里萬里。如在目前。我會學得此法。你們只閉了目。但聞得呼呼風聲。切不可開目。若一開目。便墮下矣。衆人都閉了目。丁野鶴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衆人果然都耳中聞得呼呼之風。頃刻之間。住了風聲。丁野鶴喝聲道。開目。衆人一齊開目。果在蘇州閭門之內。霎時間。面前便不見了丁野鶴。丁野鶴卽時翻身飛回。走到各施主家說道。各施主都到蘇州去看燈去了。三更天氣。我仍舊同他們回來。不必記念。各施主家都一一說了。仍舊從空飛到蘇州閭門。尋着了各施主。於燈景最盛之處。看了一遍。又買了蘇州許多吃食之類。仍舊叫衆人閉了眼目而回。衆人回到家裏。各家都說道。適丁師父來。說你們都到蘇州看燈。可有此事。莫不是丁師父的鬼話。衆人都道。千真萬真。家家都一一同如此說。衆人方知丁師父真是騰雲駕霧的神仙。人人喫驚。都道。我們久相處一位活神仙。却不知道。真是肉眼凡胎。次日都備了禮物。願拜他爲師。要學他那神仙法兒道。丁師

父。你真是活神仙下降。怎生藏頭露尾。一向不與我們知道。我今願拜你爲師。可傳我這神仙法兒。你還有什麼奇特之事。可做一做與我們看。丁野鶴道。我還爲得化鶴。衆人都道。怎生化鶴。請做一做與我們看。丁野鶴就將剪刀剪成數十隻紙鶴。口中念念有詞。吹口仙氣。叫聲變。都變成真鶴。盤旋飛舞。鳴叫滿空。衆人都一齊捕鶴。及至捕下。盡紙鶴也。丁野鶴乘鶴鳴人喧之際。卽時抱膝坐化而去。衆人大驚。先數日前。曾寄一首偈與他妻子王氏道。

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

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

始初他妻子王氏也。還不信有神仙之事。及至丈夫變鶴坐化而去。方知丈夫真是神仙。遂到吳山之上。把丈夫真身用布漆漆了。端坐如生。終日香火供奉。自己取名王守素。也做了女道士。二十年不下吳山。亦成仙而去。薩天錫贈詩道。

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

鏡中人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

石竹淚乾班雨在。玉簫聲斷彩雲飛。

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補道衣。

據這般看將起來。吳山頂上。也不止兩位神仙。那徐弘道。張紫陽。與王氏一脈淵源。共是四位神仙了。還有一位是冷啓敬。這冷啓敬是杭州人。名謙。父母夢見一位仙官。騎着一隻仙鶴。而來入於室中。因而懷孕。生來果然仙風道骨。一塵不染。凡是成神仙的。必然兩鬢邊有秀骨插天。名爲山林骨起。必是神仙之侶。冷啓敬既具了這神仙之相。便心心念念。只思量去學那長生不老之方。後便於吳山火德廟。做了黃冠。他原是仙官謫降。精於音律。凡是人所不知者。他無不究其精微。善於鼓琴。就是從來會得彈琴的那嵇叔夜。也不足爲奇。又善於繪畫。略略落筆。便有出塵之韻。他曾遇着一個胡日星。這胡日星是金華人。精於星算之術。知過去未來之事。見冷啓敬有仙風道骨之相。便道。子神仙中人也。便起一算。將來書於紙上道。

甲午年七月十三日午時。玄妙觀有呂洞賓下降。乃汝之師也。當傳汝道法。

冷啓敬藏了此書。切切記於心上。不題。且說那胡日星。嘗推洪武爺之命。當爲天子。後洪武爺登極。遂召胡日星來。要與他官做。胡日星不要。予他金銀。他又不要。問欲何如。胡日星對道。第欲求一符。以遊行天下耳。洪武爺遂題詩一首於扇上。

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

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

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

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

遂將御寶印於其上。從此遊行天下。數載回來。對妻子道。我命要被殺死。必然要復命。死於京中。妻子再三勸阻道。既是要死。何不就死於家裏。怎生定要死於京中。胡日星道。數已前定。不可逃也。遂到南京見洪武爺。洪武爺溫慰遣回。適都督藍玉克雲南而回。胡日星道。公當封國公。但七日中。某與公同被難。數不可逃矣。不數日。藍玉果封國公。極其驕傲。同列因奏其心懷不軌。臨刑自嘆道。早依胡日星不受封。或免此禍。洪武爺召胡日星。問曾與藍玉推命否。答道。曾言其禍在七日。洪武爺又問道。汝亦曾自推命否。對道。臣命終在今日酉時。果於酉時戮死。死後數日。有人於三茅山見之。嬉遊自如。方知他是兵解而去。非真死也。這是後話。話說冷啓敬記了胡日星之言。果然到於甲午七月十三日清早。便於玄妙觀等候。呂洞賓下降。日中午時。果然見一個全真走進玄妙觀來。但見

身上穿一領百衲道袍。腰繫一條黃綿絲絛。脚下踹一雙多耳麻鞋。頭上包一頂九華仙巾。飄飄鬚髯。是唐朝未及第的進士。洒洒儀容。係朝遊北海暮蒼梧。三醉岳陽樓的神仙。

那呂純陽走入門來。見有芭蕉一株。就取案上之筆題詩于蕉葉上道。

午夜君山玩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

天風香霧蒼華冷。名籍因繇問汝來。

又一詩道。

白雪紅鉛立聖胎。美金花要十分開。

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

呂純陽題詩完。冷啓敬卽時走過去跪在地下。叩首道。弟子冷謙願求我師道法。呂純陽道。子名列丹臺。已登仙籍。我今日之來。亦專爲傳道法于汝而來也。我師正陽子道。汝兩口當傳兩點。我尊師命而來此。今見一縷青氣出於吳山頂上。果是汝有仙緣。遂把修行祕密之訣。七返九還鍊丹之法。并五假天遁劍法。一一傳授。化雲而去。冷啓敬得呂純陽傳授了口訣。遂依方修鍊。怎見得鍊丹妙處。

原夫金丹之法。本元產坤種乾。全要取坎填離。天根月窟。垢夫剝復循環。尾閭泥丸。良震屯蒙並用。汞龍鉛虎。節損漸漸有恆。白雪黃芽。開革井井相比。上鵲橋。下鵲橋。升的。隨的。遞的。晉的。盡是爲豐爲益爲貴。天應星。地應潮。否的。泰的。蠱的。萃的。都要

爲解爲豫爲謙。若不是巽風吹動。兌澤和鳴。怎能勾未濟證成既濟。歸妹配作家人。要幾番師旅交加。睽渙互訟。方纔得小畜改換大畜。同人根乎大有。實履着中孚無妄。變化做姤女嬰兒。戊己庚申。參觀其大小過。晦朔弦望。全需乎噬嗑頤。頂聚三花。何曾困蹇。元朝五氣。妙在咸臨。煉精還氣。豈有明夷之差。煉氣還神。允矣大壯之化。冷啓敬自煉成金丹之後。便就出幽入冥。飛行變化。分形出神。無不巧妙。那時冷啓敬已得了仙道。便有那一班仙人。與他往來。就是那張金箔。張三丰。怎麼叫做張金箔。他原是山西平陽府人。山西並不曉得造金箔之法。張氏走到杭州。學了造金箔之法回去。因此就出名爲張金箔。張金箔曾遇異人授以祕法。極駭聽聞。一日有一老道人來。見張金箔道。我也有些小法術。要把與你一看。明日當遣小童來迎。明日果有二童子來。各騎着一條龍。又手裏牽着一條龍。請張金箔騎。張金箔騎上之時。那條龍甚不伏騎。童子取出一條皮鞭。將龍鞭了十下。方纔馴伏。三人一同騎了乘空而行。到一高山茅庵之中。三人下了龍背。走入庵門。寂然無人。走入深處。方見昨日老道人坐於匡床之上。雙足倚於壁間。離道人一丈之路。道人道。老夫久將雙足卸下。蓋不涉塵世久矣。今特爲汝下榻。遂把手招那雙足。雙足彳亍彳亍自走到道人床前。湊在道人膝上。道人方纔下床與張敘賓主之禮。禮畢。老道人命童子烹茶。童子烹茶而來。走到

面前身上無頭。張金箔吃了一驚。老道人道：「這童子全然無禮。有佳客在此。怎生自家只圖安便。連頭也不戴在頸子上。像什麼模樣。可快去戴了這個頭來。」童子遂把手去頸子上摸了幾摸。方纔身子上鑽出頭來。那頭却又朝着背後而生。老道人道：「不必如此。可炤依朝轉。」童子方把手去將頭搓將轉來。張金箔甚是吃驚。供茶已畢。老道人命童子屠龍作饌。童子走到灶下。牽出一條龍來。張牙舞爪。縛在柱上。童子把刀一揮。揮去斷龍之首。龍螭蜷蜿蜒。久之方死。張金箔心下好生慌張。那童子就像殺鱔魚的一般。遂剖其腹。光耀奪目。滿庭鮮血。童子將龍肉煮熟。放在桌上。五色光彩爛然。道人舉起筋子。請張金箔吃。張金箔疑心。不敢下筯。道人大嚼數盤。餘外的童子收拾去吃了。從此各談道法。賭鬥長技。張金箔怎生鬥得道人的法過。遂留張金箔在茅庵中。一連往了數月。得了道人許多奇異法術。將辭別而歸。忽起大風一陣。播土揚塵。不能開目。及至風息開目。道人與茅庵童子都一齊不見矣。四圍打一看時。都是平沙荒草。更不知是何地方。遠遠訪問。乃是大同郊外。張金箔大驚。不知是何等仙人。作此怪事。只得徒步二旬而歸。歸來其法愈奇。嘗與人遊河上。見魚游泳水中。那人道：「此魚可得作饌麼。」張問道：「你要幾尾。」那人限了尾數。張就丸土投於水中。須臾魚浮水面。如數而得。遂到杭州。與冷啓敬相處。閑時二人鬥法頑耍。張將唾沫吐於水中。變成金色鯉魚一尾。冷將唾沫吐於水中。變

成大水獺。吃那鯉魚。張於冬日極寒之時。口中吐出赤氣一口。滿室如火一般炎熱。冷亦於冬日。取胡桃一枚擲去。變作霹靂之聲。人人驚異。如此鬥法。不一而足。後洪武爺聞張金箔之名。召至京中。問有何術。回言答道。臣無他術。但能於水中頃刻開蓮花。及瓶中出五色雲。爲戲笑耳。洪武爺就命爲之。張於袖中。取出一個鐵瓶。注水。書五道符投於其中。用火四炙。瓶中氣蒸蒸而出。漸漸結成五色彩雲。布滿於殿庭之上。又將蓮子一把在手。請洪武爺登金水橋。觀蓮花。遂將蓮子撒於金水河中。霎時荷花競發。菡萏交映。香風撲鼻。滿金水河中。盡是荷花。張復剪紙爲舟。放於水面。變成採蓮舟。張拏舟而登其上。奏道。臣能爲吳歌。遂舉棹河中。往來間。復見張妻子童婢都在舟中。張口唱採蓮歌道。

荷葉荷花本異香。香風馥馥映池塘。

煙深花滿無人識。飛入荷花是故鄉。

歌兒唱完了。那妻子童婢俱更迭而歌。情景如在仙境一般。洪武爺大悅。久之歌聲漸遠。狂風驟起。人舟與荷花一時不見。洪武爺甚以爲異焉。有詩爲證。

道人傳法并屠龍。金水河中顯異蹤。

此等仙人真怪事。就中難識亦難逢。

只因洪武爺原是位聖人。所以諸佛菩薩。聖僧神仙。都來擁護他。一則輔佐太平。一則簸弄神通。以見二教不可磨滅之意。昔日孔子手植檜樹曰。後世有聖人。檜其生乎。從來檜樹不生一枝。直至我洪武爺降生。檜樹方生一枝。可見我洪武爺是孔聖人之所授記者也。所以種種政事。超出古帝王之上。所以仙佛二教。都來擁護。那仙人原有周顛仙。已曾說過。還有張三丰。一名玄玄。不知是何處人。洪武初入武當山修煉。魁偉美髯。寒暑一衲。或處窮寂。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人稱之爲張邈邈。有問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詞滾滾。都本於道德忠孝之經。凡過去未來。一一皆知。所啖升斗都盡。或數月不食。並無餓容。登山其行如飛。或冬日臥在雪中。麴躄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於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勝。曾賦揚州瓊花詩道。

橘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

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

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

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張三丰聞知冷啓敬。特來吳山相訪。二人見了。甚是相得。各以道法相證。兩人俱靜坐一室之

中都從頂門出神。到福建採荔枝而回。冷啓敬嘗畫一幅蓬萊仙奕圖。張三丰題詩其上。後來別了冷啓敬。竟不知何往。冷啓敬嘗靜坐出神。見海中一船將覆。船中人呼號求救。冷遂飛一道符。差伍子胥往救。船得不覆。曾有一個道士。八月中秋月色甚好。他便背了冷啓敬。自去賞月。冷飛一道符。變成一片黑雲遮之。一日路行。求茶於一老嫗。老嫗道。我洗了衣裳。要趁日色晒衣。那裏有工夫燒茶。仍口裏罵道。賊道好不達時務。冷啓敬道。我教你再忙一忙。纔走過數武。驟然洒下一陣雨。老嫗所晒之衣。盡數濕透。但只是老嫗家有雨。隣家並無一點雨也。其年杭州亢旱。禾稻將壞。各處禱雨不應。百姓憂惶。冷啓敬自寫一道表文。申奏上帝。願減自己壽命三年。祈一場雨澤。以救百萬生靈。將表文焚化。登壇作法。踏罡步斗。敲起令牌。念了木郎雷神二呪數遍。大呼風伯方道彰。雷公江赫冲。速速行雲降雨。救吾百姓。那風伯方道彰。雷公江赫仲。呼呼一陣風響。應命而來。稟道。上帝惡杭州百姓好爲奢侈。作踐五穀。暴殄天物。殺生害命。奸狡賊猾。大斗小秤。瞞心昧已。作孽之人甚多。以此將四處水泉。盡行封閉。要將百姓餓死。今覽吾師章奏誠懇。勅下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差我等并五方行雨龍王。卽刻興雲布雨。說罷。那雷公電母龍王一齊發作。這場雨非同小可。但見

濃雲似墨。大雨如傾。雷聲響時。唵喇喇震開萬層地軸。電光生處。金閃閃飛出千丈。

火蛇舞爪張牙。鱗甲中藏成江海。雷轟電掣。煙霧裏簇出蛟龍。天河水倒掛半空。錢塘江移來下地。

這一場雨過處。到處田禾俱足。救了這百萬生靈。那時第一個開國元勳青田劉百溫先生。與冷啓敬相好。時常以道術互相參訂。冷啓敬嘗於月下彈琴。琴聲清雅。真是出塵之音。與俗工大不相同。劉伯溫遂賦詩爲贈。以贊其妙。洪武爺四年。厭元朝樂章。淫亂鄙俚。失了古聖賢之元音。意欲變更其制。問劉伯溫道。誰人明於音律。可當此任。劉伯溫道。臣浙江杭州。有黃冠冷謙隱於吳山頂上。其人精於音律。可辦此事。洪武就命召冷謙爲太常協律郎之職。并命尙書詹同陶凱共理樂章。冷謙承命。改定九奏樂章。

本太初。

仰天明。

民初生。

品物亨。

御六龍。

泰階平。

君德成。

聖道成。

樂清寧。

冷謙更定了樂章。把五音六律之制。盡數考訂。分毫不差。率領一班協音律之人。奏於殿庭之間。果然有虞舜當年百獸率舞。鳳凰來儀之意。天顏大悅。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治。元時古樂俱廢。唯淫詞麗曲。更迭唱和。又將胡虜之聲。與正音相雜。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諧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卿等所制樂章。頗協音律。不失

元音有渾噩和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雜誼譏淫褻之樂悉屏去之。冷謙承命而退。因此冷謙在京。得日日與劉伯溫談笑。劉伯溫賦吳山泉石歌以贈之。

君不見。吳山削成三百尺。上有流泉發蒼石。冷卿以之調七絃。龍出太陰風動天。初聞滑滑嚮林莽。悄若玄霄鬼神語。玲然穿崖達幽谷。竽籟颺颺振喬木。永懷帝子來瀟湘。瑤環瓊佩千鳴璫。女夷鼓歌交甫舞。月上九嶷啼鳳凰。還思媧皇補穹碧。排挾銀河通積石。咸池瀉浪入重溟。玉井冰澌相戛擊。三門旣鑿龍池高。三十六鱗騰夜濤。豐隆咆哮震威怒。鯨魚撻尾驚蒲牢。倏然神怪歸寂寞。殷殷餘音在寥廓。鮫人淵客起相顧。江白山青煙漠漠。伯牙骨朽今幾年。叔夜廣陵無續絃。絕倫之藝不常有。得心應手非人傳。憶昔識子時。西湖正繁華。箏笛沸晨暮。梵離傑侏爭矜誇。子獨徜徉泉石裏。長石松陰淨書几。取琴爲我彈一曲。似掬滄浪洗塵耳。否往泰來逢聖明。有虞制作超莖英。和聲協律子能事。罔俾夔摯專其名。

不說劉伯溫贈他詩歌。贊他妙處。且說他一個相好的朋友。姓孫。名智。自幼與冷謙鄰居。長大又與他同堂讀書。爭奈徹骨貧窮。無可爲計。因見冷謙徵聘做了協律郎之職。想窮官兒好如富百姓。俗語道。肚饑思量冷碧粥。走到南京來見冷謙。指望他周濟。冷謙道。你此來差矣。

你不合相處了個姓冷的朋友。只好冷氣逼人。怎生教我熱得來。如今又做了這冷官。手裏又終日弄的是冰冷的樂器。到底是個冷人。雖有熱心腸。無所用之。有得多少俸祿。好資助你。孫智道。如今肚饑思量冷碧粥。沒極奈何。走來見你。隨你怎麼周濟。周濟。冷謙被他逼不過道。我有一個神仙妙法在此。爲你只得將來一用。我今指你一個去處。切勿多取。只略略拏些金銀之類。以濟困窮便罷。休得貪多。以誤大事。孫智連聲的道。決不多取。冷謙遂作起神仙妙法。於壁上畫一門。又畫一隻仙鶴守着門口。口中念念有詞。念畢。叫孫智竟自敲門。門忽呀然大開。孫智走將進去。見金銀珠寶到處充滿。原來是朝廷內庫。孫智一生一世。何曾見這許多金銀珠寶。取了銀。又要金。取了金。又要明珠異寶。恨不得把這一庫金銀珠寶。盡數都搬了回去。反弄得沒法起來。思量道。珠寶不可取。遂把金銀滿滿藏了一身。仍從門中走出。那開便撲的一聲。關。孫智仍舊立於畫壁之下。冷謙見他取得金銀太多。怨恨道。我教你少取些。你怎生取得多了。恐爲太上知道。譴責非輕。孫智道。我也只此一次了。冷謙道。這是犯法之事。誰許你再做第二次。說罷。孫智欣欣而去。怎知孫智進庫取寶之時。袖中有引子一張。寫有姓名在上。孫智只管搬取金銀。心慌撩亂。那曾照料到此。竟將這張引子遺失庫內。連孫智也一毫不知。後來庫官進庫查盤。見庫中失了金銀。却拾得這張引子。即時奏上。洪武爺差校尉將孫智拏去。孫智

一一招出冷謙之故。并拏冷謙審問。冷謙將到御前。對校尉道。我今日決然死矣。但口渴極。若得一口水以救我之渴。恩德非輕。說罷。一個校尉尋得一個瓶子。汲了一瓶水。與冷謙吃。冷謙一邊吃水。一邊將呂純陽所傳天遁之法。嘿念呪。把瓶子放在地下。先將左足插入瓶中。校尉道。你做些什麼。冷謙道。變個戲法與你們瞧一瞧。又將右足插入瓶中。漸漸插進腰邊。校尉叫聲作怪。恐他連身子鑽入。便一把抱住。怎知這冷謙是個蹊蹺作怪之法。隨你怎抱住麼。那身子便似澆油的一般。甚是滑溜。漸漸縮小。連身鑽進。校尉慌張之極。見冷謙鑽入瓶中。瞧瓶裏時。其身子不過數寸之長。校尉大叫道。冷謙你怎生變成個小人兒。鑽進瓶裏。可怎生去見駕。冷謙在瓶裏應道。我一年也不出來了。校尉甚是慌張。那瓶子不過尺餘高。伸一隻手進去摸。莫想摸得着。就如孫行者做的戲法一般。及至伸出手來瞧時。只叫得苦。連影子也通不見了。校尉大哭道。冷謙你怎生害我。你如今逃走了去。叫我怎生去見駕。我二人必然爲你死了。說畢。只聽得瓶子裏嬰嬰說道。你二人不必心慌。我決不害你。你可竟將此瓶到御前。我在瓶裏答應便是。說罷。二人方纔放心。捧了此瓶到御前。稟道。冷謙拏到。洪武爺大怒道。叫你拏冷謙來。怎生拏這瓶子來。二校尉稟道。冷謙在瓶子裏。洪武爺大異道。怎麼在瓶子裏。二校尉把前事一一稟明。洪武爺不信。試問一聲道。冷謙何在。瓶子裏果然答應道。臣冷謙有。洪武爺道。

卿出來見朕。朕今赦汝之罪。冷謙在瓶裏答應道：「臣有罪不敢出見。」洪武爺又道：「朕已赦卿之罪，不必藏身瓶內。」卿可出來一見。冷謙又應道：「臣有罪不敢出見。」洪武爺命取瓶子上來一看，瓶內並無踪影。一問一答，其應如響。洪武爺再三要冷謙出來，冷謙只是答應。臣有罪不敢出見。洪武爺大怒，將此瓶擊碎，亦無踪影。就地拾起一片，問道：「冷謙，這一片就答應道：『臣冷謙有。』」又問道：「卿可出來見朕。」這一片又答應道：「臣有罪不敢出見。」另拾一片來問，亦是如此。片片都應，終不知其所在。真神仙奇異之事。

風吹林葉，葉葉都風。月印千江，江江成月。瓶非藏身之地，身入瓶中，身乃變化之區。瓶通身外，我蠢則物物俱蠢，身靈則處處通靈。左元放之變化無方，許真君之神奇更異。

話說冷謙用神仙法隱遁而去。在遁法中，名爲瓶遁。頃刻之間，已遁去數千百里矣。洪武爺心中暗暗道：「這明明是漢朝之東方朔。昔日東方朔以歲星十八年侍於武帝，而武帝不知。朕今亦如之矣。朕還要與他談些變化之方，怎麼就去了。」遂差人來到杭州，細細探訪，竟無踪跡。後又遍行天下，檄物色，竟不可得。直到洪武爺末年，冷謙知殺運將臨，北方真武蕩魔天尊，應運將登寶位，遂以道法傳授程濟。那程濟是朝邑人，程濟得冷謙傳授道法之後，日日煉習。

他有一個好朋友高翔。好厲名節。終日要死忠死孝。見程濟作此術法。教他不要煉習此事。程濟道。子不識時務。天下正要多事。不多幾時。北方便有兵起。不可不豫先煉習。以救日後之急。俗語道。閑時學得忙時用。高翔道。如今天下正是太平之時。怎說此話。程濟道。此非子所能知也。汝亦當煉習吾之法術。以避難。高翔道。我願爲忠臣也。程濟道。我願爲智士耳。程濟煉成了法術。奇異不可勝言。後高翔爲御史。程濟爲岳池教諭。那岳池去朝邑數千里。程濟從空中飛來。飛去。早晨到岳池去理事。晚間仍回朝邑。建文初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道。北方兵起。期在明年。朝廷大怒。說他妖言惑衆。要將殺死。程濟仰面大叫道。陛下且囚臣於獄中。至期無兵。殺臣未晚也。遂囚程濟於獄中。程濟雖在獄中。却仍舊從空中飛來飛去。後永樂爺靖難兵起。人方知程濟之奇。遂赦出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立碑以敘戰功。凡統軍官。盡數刻名於其上。程濟一夜私自備了祭禮。悄悄走到碑下。披髮仗劍。祭碑而回。人不知他什麼緣故。後永樂爺統兵到於徐州。見碑大怒。叫左右取鐵槌。椎碎此碑。正椎得一二椎。便喚住道。不要椎了。把碑上人名抄寫來我看。後登了寶位。將碑上所刻人名。按名誅戮。無一人得脫者。獨有程濟姓名。正當槌碎之處。得免於難。那時建文又發兵出戰。出兵之日。忽有一個道人高聲歌於市上道。

莫遂燕。

遂燕自高飛。

高飛上帝畿。

衆人看這道人。却是協律郎冷謙。衆人喧譁道。冷神仙冷神仙。說畢。便忽然不見。果然師出大敗。到壬午年六月十三日。永樂爺圍了南京。事在危急。程濟占驗氣色。見城中黑氣如羊。或如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城。大驚道。此天狗下食血之凶兆也。城卽刻破矣。急忙入宮對建文爺道。城卽刻將破。天數已定。無可爲計。唯有出城逃難耳。霎時間。已破了金川門。建文爺放火燒宮。當下有個鐵錚錚不怕死的內臣。情愿以身代建文爺之死。穿戴了建文爺冠服。將身躍入火中而死。程濟急召主錄僧溥洽爲建文爺剃髮。程濟自扮作道人。從隧道逃難而出。先一日。神樂觀道士。夜被洪武爺差校尉拏去。紅袍坐於殿上。大聲分付道。明日午時。皇長孫有難。汝可急急躡船以待。若不聽朕言。朕砍汝萬段死矣。道士恍惚如見。醒來驚得魂不附體。急急躡船等待。到於午時。果然建文爺同程濟君臣二人。從隧道內逃出。得船渡了性命。從此一同行走。每遇險難。程濟便將法術隱遁而去。或追兵將至。便以符畫地。變成江河。兵不能過。或變成樹林草木遮蔽。或以法術變幻建文之相。或老或小。使人認不出真形。或到深山遠野。無飯得吃。程濟就從空飛行。尋飯而來。永樂爺後知建文不曾焚死。遂差官密訪。程濟都豫先得知。用法遁去。那時他好友高翔。果然盡忠而死。誅了三族。成就了他忠臣之願。程濟果然做了智

士相從建文四十年。那時已是正統庚午年了。程濟知建文難期已滿。勸建文歸朝。建文遂依其所說。走到雲南布政使堂上。南向而立道。吾卽建文帝也。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我今年老。特懷首丘之念。故欲歸耳。汝等可爲奏聞。因袖中出一詩道。

流落江湖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裏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藩臣因奏送至京。那時舊人俱死。無從辨其真僞。獨有舊人太監吳亮尙在。建文見了吳亮道。汝吳亮也。吳亮答道不是。建文道。你怎生不是。我昔御便殿食子鵝。棄一塊肉在地。你手執酒壺。遂狗飴之。怎生不是。吳亮遂伏地大哭。不能仰視。復命畢。自縊而死。遂取入西內佛堂供養之。程濟見建文爺取進了西內。事君之忠已畢。遂隱身而去。竟不知其所終。有詩爲證。

冷謙道法實奇哉。鑽入瓶中不出來。

程濟傳之輔少主。艱難險阻共危災。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六

會稽道中義士

金輪夜半北方起。炎精未墜光先死。
青衣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爲失鄉鬼。
江頭宮殿列嶮岈。湖上笙歌列燕安。
魚羹自從五嫂乞。殘酒却笑儒生酸。
格天閣上燒銀燭。申王計就斬王遜。
累世內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
開邊釁動終倒戈。師臣函首去求和。
木綿庵下新鬼哭。誤國重逢賈八哥。
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裙輕淚粧媚。
朔風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

興亡往事與誰論。亭亭白塔鎮愁魂。

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

這一首詩。是錢塘瞿宗吉賦宋朝故宮歎備述宋朝南渡以來之事。結末句道。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可見一切宮殿。不免日後有黍離之悲。獨是忠臣義士。千古不朽。從來國家有成有敗。有興有亡。此是一定之理。全要忠臣義士竭力扶持。古語道。歲寒知松柏。國亂顯忠臣。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論有官無官。有祿無祿。那一個不該與朝廷出力。那一個不該與王家爭氣。從來亡國。唯有宋朝最慘。但三百年忠厚愛民。畢竟得忠臣義士之報。話說宋朝到德祐年間。大事已去。無可奈何。一時死節之臣。如文天祥。汪立信。張世傑。陸秀夫。謝枋。得李庭芝。姜才。陳文龍。高應松。家鉉翁等。這都是有爵有位。戴紗帽的官人。所謂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這是不必說的了。獨有無官無祿。赤心報國。尤爲難得。所以千秋不朽。萬載傳名。話說宋朝末年。恭宗只得六歲。元兵打破了獨松關。到了皋亭山。次于湖州墅。丙子二年三月。元伯顏入臨安。以少帝皇太后謝全兩后。福王興芮等北去。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盡皆從行。獨有一個慨慨死義之人。一門死節。爲宋朝爭一口氣。你道這人是誰。姓徐。諱應鑣。字巨翁。衢州江山縣人。是個太學生。平生讀聖賢孔孟之書。懷忠臣

孝子之志。他有兩男一女。長名徐琦。是個鄉貢士。次名徐崧。女名元娘。都是赤膽忠心之人。徐應鑣見少帝三宮北去。好生忿恨道。堂堂天朝。怎生以犬羊爲君。難道我國家並無一個忠義死節之臣。對兩男一女道。我一家父子斷不可不死。以盡我報國之心。兩男一女無不歡喜應允。那時太學是岳飛的第宅。中有岳飛之詞。徐應鑣具酒肴奠于岳飛祠道。天不佑宋。社稷爲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降虜。遂作祭文。有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之語。又作詩道。

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

兒子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遂以酒肉分與諸僕痛飲。待諸僕飲醉不知人事。急率兩男一女。入經德齋。登梯雲樓。把各房書冊。周圍布滿。縱火自焚。那火刮刮雜雜的燒將起來。一個小僕不醉。聽得火起。急急走到樓下。穴窗窺視。見父子四人端坐于烈火之中。如泥塑的一般。一毫不動。小僕慌張。急叫諸僕一齊壞壁而入。撲滅了火。徐應鑣求死不得。只得與子女走出。倉卒莫知所之。遂四人一同投井中而死。諸僕急救。已都死矣。僵立瞪目。儼然如生。諸僕爲具棺殮殯于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于福州。知其忠節。遂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同舍生五十餘人。收其屍。葬方家峪。諡正節先生。皇明正德間。爲建祠。賜號忠節。吏部虞德園先生作忠節錄。

序看官。你道這徐應鑣不曾做宋朝之官。食宋朝之祿。只做得個太學生。只因自己爲宋家臣子。不忍降元。情願合門死節。豈不是天地正氣之所鍾。世上的奇男子麼。還有一個忠臣。是東莞縣民。姓熊。名飛。因自己是宋朝百姓。志圖恢復。遂破散家資。召募兵士。勤王。投在制置大使趙潛帳下。奮力大戰。復了韶廣二州。不意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元。熊飛遂率手下兵士巷戰。怎當得元兵勢大。熊飛戰敗。赴水而死。這又是一個忠臣了。看官。你道這熊飛不過是個庶民百姓。知君臣之大義。情願力戰而死。豈不可敬。有詩爲證。

胡虞南來不可當。忠臣方戰挽斜陽。

應鑣死節高千古。說與今人做主張。

後來厓山之敗。陸秀夫抱了祥興帝于懷。把一疋絹束爲一體。仍以黃金繫于腰間。恐屍首浮起。被元兵所辱。遂赴海而死。那時御舟上有白鷗一隻。見了奮翼悲鳴。同籠墜于海中而死。看官。你道禽鳥之微。尙且有君臣之義。故主之思。怎麼人在世上。可以不如禽鳥乎。話說元朝真是犬羊禽獸之俗。最喜西番僧。每每以宮中美人賜與西僧。名爲供養。那時有西僧嗣占妙高。曾統兵殺戰。因而元世祖恩寵異常。言無不從。還有一個黨類楊璉真伽。這個惡禿驢。尤爲利害。你道他怎生樣惡處。

沒爺娘生長惡太歲。性似虎狼。不血肉產成鬼夜叉。毒如蛇蝎。銅鈴大的兩眼。只好放火殺人。鐵帚硬般雙眉。一味咬心嚼肉。見了金珠美玉。赤津津口角涎流。竟是黃泥崗劫槓的晁天王赤髮鬼。撞着美婦佳人。熱騰騰淫心注射。活像瓦礫寺行兇的丘小乙崔道成。就是魯智深終久難近。假饒青面獸。畢竟還輸。

話說這楊璉真伽非常之惡。那元世祖偏生聽信他的說話。元世祖不信道教。說只有道德經是老子親筆。其餘都是說謊之經。遂詔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爲僧。不爲僧者。娶妻爲民。遂封楊璉真伽這個惡禿驢爲江南釋教都總統。住于永福寺。那楊禿受封之後。一發無惡不作。凡是道士。盡要他削去頭髮。改作和尚。如有不遵依的。就拏來棚扒吊拷。加以刑法。一應道觀。改作寺院。共恢復佛寺三十餘所。棄道爲僧的。共七八百人都把道冠兒掛在永福寺帝師殿梁間。但見

有髮變成無髮。毛頭忽換光頭。推倒三青像。真個是苦也天尊。脫下七星衣。叫不得急如律令。星冠法服。永福寺梁上高懸。咒水書符。四聖觀壁間拋却。乍戴僧帽。還疑頭上要加冠。初念如來。不覺口裏稱太上。至心朝禮。木魚中敲出雷經。皈依南無。跪拜時誤踏罡斗。

可憐那些道士。兩頭奔走無路。只得紛紛削髮爲僧。時當犬羊混濁之朝。連那元始天尊也無可奈何。只得付之一聲長嘆而已。鑑湖天長觀一個道士削髮爲僧。將觀獻于楊禿驢。寫張詞狀道。

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

這道士是故意貳那楊禿驢之意。楊禿一毫不知其意。竟從其請。人人笑倒。個個嘴歪。楊禿又將飛來峰玲瓏剔透奇異的石峰。盡都鑿成佛像。醜頭怪腦。甚是可惡。山靈有知。無不叫屈。王元章有詩道。

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

又將自己身形。鑿于其上。直到皇明嘉靖年間。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仕賢訪知其事。將這禿驢的形像。鑿斷了一顆驢頭。以示梟斬之意。人人稱快。這是後話。話說楊禿驢生性兇惡。人稱之爲楊如虎。姦淫婦女。無所不至。見小戶人家女子。花轎做親。他竟着門下四五十禿驢。或百餘人。手執器械。搶擄而來。縱意姦淫。自己姦淫之後。便分散與小禿驢姦淫。造一個快活臺。凡是姦淫婦女之時。都搶到這快活臺上。剝得赤條條地。小禿驢三五成羣。將不便之處。用力折開。腰間取出禿驢之頭。斬關而入。不論幼小女子。當得起。當不起。橫行直撞。鮮血淋

滴。弄得死而復甦。縱意姦淫之後。又要將銀子來取贖。若是顏色好的。定要三五十金。或百金。方與他贖去。若不與他銀子。他便放在快活臺上。終年受用。或販賣與他人爲娼妓。受害之家。人人欲食其肉。只因那時是犬羊禽獸之時。誰與他講論得個理字。有屈也沒處叫。元朝臊羯狗之可恨如此。所以不滿百年。就失了天下。這是報應。後人有口號道。

元朝好佛喜西番。宮女分將秃飽餐。

元朝之君皆僧種。更有幾個真兒孫。

不說楊秃驢姦惡。且說自恭宗少帝北去之後。江頭宮殿。元朝有司官封鎖而去。到次年。民間失火飛燼及其宮室。焚燬都盡。宋朝高孝光寧理度六帝陵寢。在紹興蕭山。楊秃驢專好掘那古時墳墓。以取金寶。一個天長寺和尚聞楊秃驢是閩人。要奉承那楊秃。遂把這座天長寺。獻與楊秃。原來天長寺。是魏獻靖王功德院。楊秃掘起魏獻靖王之墓。其中珍寶甚多。楊秃取得心滿意足。遂起發掘宋朝陵寢之心。又有演福寺一個澤秃驢。是剡縣人。逢迎這個楊秃。一力贊成其事。先教泰寧寺幾個秃驢宗愷宗允等。詐說楊侍郎汪安撫二家。侵了陵地。因而楊秃喚出嗣占妙高上疏。要發掘宋朝陵寢。遂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桑哥矯制准奏。楊秃驢遂統領四五百名夜叉羅刹一般的惡秃驢。到于蕭山發掘陵寢。劫取寶玉。焚燬屍骸。所不忍言。遂將

骨殖拋于草莽之間。是夜西山數十里。都聞鬼哭神號之聲。好生淒慘。人人無不下淚。列位看官。你道這惡禿驢可恨也不可恨。宋朝三百餘年。皇帝個個忠厚愛民。並無一位殘忍刻剝之君。與你有何宿世冤仇。直恁如此。就是一個平常人。尚且不可發其墳墓。有靈有感。何況一代帝王。豈無報應。那時天怨于上。人怨于下。明有人非。陰有鬼責。十八層地獄。萬萬劫不得翻身。若是饒過了這賊禿。可不是皇天瞎了眼睛。這報應的事。在後說明。當時早感動了一位義士。果是歲寒知松柏。國亂顯忠臣。這位義士。誠然是

救駕的廉頗。報仇的豫讓。

這位義士是誰。姓唐。單諱。個珏字。字玉潛。是會稽山陰人。生性至孝。家事極貧。父親先亡。只得母親在堂。他教授數個村學生。將這些束脩之資。以供母親朝夕之費。未有妻子。性喜讀書。那時年三十二歲。是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禿驢作此惡逆之事。唐玉潛聞之。放聲大哭道。我生爲宋朝之民。死爲宋朝之鬼。况我國朝三百餘年。忠厚愛民。並無失德。只因天運已去。社稷丘墟。蓋歷數使然。今日陵寢被賊禿發掘。我堂堂天朝。受辱於犬羊禽獸。忠臣義士。便當剖血刺心。以報我國之仇。我雖不食宋朝之祿。不沾宋朝之寵。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那一個不是朝廷的臣子。我若安坐而不救。坐視六帝骨殖。拋擲于草莽之間。我心何忍。

我定要將六陵帝后骨殖盡數收藏。以盡我忠義之念。雖死亦甘心也。又自己忖量道。這事重大。非一人之所能爲。必須得幾個同心合志之人。方纔可做。然而非錢不行。遂把家間衣被銅錫器皿之類。變賣得十數兩銀子。他有一個好朋友林德陽。字景熙。是宋朝太學生。也是個赤膽忠心之人。唐玉潛密密與他說。要收藏陵骨之事。林景熙道。我正有此心。不意吾兄不約而同。可見忠義之念。人人如此。遂助數十兩銀子。又約了一個朋友鄭樸翁。也助數十兩銀子。共有百金之數。遂斲文木爲櫃。黃絹爲囊。要盛陵骨。一壁廂料理端正。一壁廂又去尋得數個少年。有義氣之人。遂殺雞宰鵝。安排酒席。請這幾個少年來飲酒。但見

酒席豐隆。肴膳齊整。奇珍異果。不比窮措大口中嚼出角徵宮商。美酒嘉肴。豈是村教授案頭列着青黃碧綠。破塘嫩筍。滿盤堆着玉簪。蕭山櫻桃。兩案凝成琥珀。

話說衆少年見酒席恁般齊整。都道。唐先生怎生今日酒這般盛。唐玉潛道。有事相煩。說罷。便大杯將來奉勸。吃到將次酒闌之時。衆少年都道。唐先生有恁事相煩。說了再吃。唐玉潛便放聲大哭起來。衆少年盡都吃驚。正不知什麼緣故。林景熙并鄭樸翁都一齊下淚。衆少年一發慌張。唐玉潛哭畢。跪拜于地。衆人也一齊跪下。久之方起。纔將要收陵骨之事。細細說了一遍。衆少年都一齊應允道。這事何難。但楊禿驢其勢甚是兇惡。明日沒了骨殖。他難道不要

查數。唐玉潛道。如今楊禿發掘枯骨甚多。將他人的骨殖。移來此處。一副還他一副。便是誰辨得真假。衆人齊聲道是。唐玉潛因衆人應允。又斟酒奉勸。衆人都感唐玉潛忠義之心。一力承當。次日夜間。唐玉潛同衆人。悄悄將他人骨殖。移來陵上。一副還他一副。遂將六帝諸后之骨。盡藏于木櫃之中。黃絹包裹。各櫃上一一寫得明白。某陵某陵。唐玉潛將骨殖收完。次日遂渡過錢塘江。走到宋舊宮長朝殿基之下。掘深數丈。將六陵骨殖。依次排列而葬。葬畢。種冬青樹一株于其上。以爲表識。次日爲文設祭而拜。拜畢回家。仍大排酒席。請衆少年痛飲。又出白金爲贈。三人各拜謝。諸位少年再三罰誓。不許洩漏。遂痛飲而散。你道世上有這等湊巧的事。方纔葬得七日。可恨那楊禿驢。取了那些假骨殖。只道是真。又和些別樣枯骨。將來胡亂雜在一處。葬于宋故宮內。造個寶塔鎮壓于上。名曰鎮南。又名白塔。又建五寺于其地。

報國寺。

興元寺。

般若寺。

僊林寺。

尊勝寺。

那報國寺。就是宋朝垂拱殿。興化寺。就是芙蓉殿。般若寺。就是和寧門。僊林寺。就是延和殿。尊勝寺。就是福甯殿。其塔如壺瓶之形。俗稱一壺塔。聖飾如雪一般。故名白塔。杭州士民百姓。見楊禿將塔壓鎮。家家無不痛哭流涕。悲憤之極。不能仰視。只道是真骨殖。不知六帝龍鳳之骨。

早被唐義士遷葬。一毫無恙也。果然是宋朝忠厚愛民之報。若少遲七日。便無救矣。亦是帝王之靈。那時造塔寺之時。唐玉潛只道有傷于所葬之處。胸中懷着鬼胎。悄悄走來看視。與造塔寺之處相去甚遠。並無一毫妨礙。心中暗暗甚是歡喜。兼冬青樹更加茂盛。愈覺心安而去。且說那楊禿驢。只道鬼神無知。恣意發掘。怎知那報應一毫無差。當時楊禿刼取珍寶之時。只取珍寶。其餘金錢。俱爲屍氣所蝕。如銅鐵一般。衆禿都棄而不取。往往爲村民所得。或有遺簪棄珥。村民拾得。不是病就是死。以此盡數還歸壙中。此以見帝王之有靈也。楊禿掘高宗屍首之時。那演福寺澤禿驢。把脚在高宗首上踏了一脚。便有奇痛一點起于脚心。非常疼痛。一步也走不動。遂攙扶而去。從此兩脚潰爛。血肉淋漓。臭穢不堪。漸漸爛見骨。十指節節墮落。終日終夜號叫。一年而死。死的時節。口口聲聲道。我被宋朝皇帝。拏去滾湯泡脚。孤拐終日剖心刺血。受苦不過。人人聞之。無不暢快。這是澤禿驢的報應了。那天長寺的聞禿驢。倚楊禿之勢。白奪鄉民田產。不計其數。仇家忿恨之極。聚集多人。打得血肉狼藉。屍骸粉碎而死。這是聞禿驢的報應了。那泰寧寺宗愷宗允。與楊禿驢分脏不勻。宗愷宗允腰藏利斧。乘着酒醉。一時大怒。將楊禿當頭一斧。腦漿直冒。紅的白的。一齊流出。驢頭碎裂而死。又將屍首劈做數十段。就像水澆傳上。李逵喬捉鬼的一般。砍得個暢快。二禿亦自刼而死。這是三禿驢的報應了。那楊禿未

曾吃殺之前。所造鎮南塔。三次霹靂大震。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盡數打壞。蓋上天痛惡之也。楊禿死後。羣小禿驢將楊禿碎劈死的屍首。淋淋漓漓盛于棺木之內。埋葬于永福寺後地上。亦有三次霹靂大震。盡碎其骨如泥。人人稱快。數個惡禿驢。不上數年。盡數相繼而亡。報應之妙如此。果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話說楊禿驢等死了。除了一方大害。人人向空作禮。舉酒慶賀。唐玉潛見楊禿驢受報而死。方纔了完報國之心。又同前日衆少年到陵上祭奠。告道。臣等犬馬之意盡矣。那時冬青樹分外發生。青青可愛。衆人無不喜悅。唐玉潛遂賦冬青樹行道。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

林景熙賦詩一首道。

馬垂問髀形。南面欲起語。野鷹尙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恰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

鄭樸翁賦詩四首道。

珠忘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
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
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真帖落誰家。
珠鳧玉鴈又成埃。班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三人詩賦完。每歌一首。則痛飲數杯。自此之後。每到春秋二節。便來祭奠。真宋室之忠臣也。次年上元。唐玉潛出外觀燈。而回。忽然見門外兩個黃衣吏人。手指文書一紙道。皇帝有請。唐玉潛隨着吏人而走。走至一處。宮殿巍巍。黃衣吏領唐玉潛進于宮殿之中。立于丹墀之下。見冕旒之主。坐在殿上。數十餘黃袍貴人。走下殿來迎接道。藉君掩骸。恩德深厚。今有以報。遂揖唐玉潛而上。唐玉潛升階而進。到于殿上。冕旒之主。開口道。朕乃宋太祖也。朕子孫三百餘年。世代以忠厚愛民爲主。雖間有失德。亦未嘗爲殘忍刻剝之事。今氣運已絕。此是天數。朕與元朝。亦非世仇。渠聽姦惡楊禿驢之言。發掘陵寢。朕之子孫。亦有何罪。而受此慘毒。朕斷不與之干休。今已訴之上帝。上帝許朕復仇。將命委金星下降。以取其天下。渠作此惡孽。亦自短其國祚。冥報昭昭。定不相捨。楊禿諸賊。罪大惡極。雖受戮于陽世。未足報其萬一。朕今追取諸禿之魂。在此。已極剖心刺血。燒烹剉磨之苦。朕加罪已畢。然後到冥司受阿鼻之獄也。汝命中實竇。且

貧兼之無妻無子。今忠義動天。爲上帝所知。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林鄭二人。與汝同心合德。爲此義舉。帝亦錫以康寧溫飽。子孫繁衍之報。餘人亦各有加厚之處。因汝諸人都係忠義立心。不願爲元朝臣子。食元朝之祿。因此亦不以元朝污穢之祿位賜汝也。說罷。唐玉潛拜謝。降階而出。仍命黃衣吏領回。回到家裏。蓋已死去半日矣。醒來歷歷如見。當時楊禿未死之前。瞞得鐵桶相似。楊禿死後。人方纔得知有唐玉潛埋陵骨之事。人人無不感嘆。稱其忠義焉。後有一個袁治中。爲子求師。有人將唐玉潛薦去。袁治中將唐玉潛置諸賓館。也不知他就是埋陵骨之人。一日問道。吾渡江。聞有唐義士埋宋諸陵骨。先生莫不是其宗族否。左右指唐玉潛道。卽此是已。袁治中大驚。原來袁治中素慕唐義士之名。如轟雷灌恨。不曾識面。聞埋陵骨就是此人。不覺驚駭拱手道。先生真義士。古豫讓不能過也。吾久仰義士之名。恨不一見。誰知就是先生乎。便拽過一張交椅。扯唐玉潛過來。叫僕從三四人。勉強一把抱住了唐玉潛。于交椅之上。北面而坐。而親自納頭四拜焉。自此禮敬有加。情款益篤。如敬神明一般相待。聞知唐玉潛家徒四壁。惻然嗟嘆。對人道。世上有如此義士。而貧窮如此者乎。此天下人之罪也。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上數月之間。此二事盡數與唐玉潛料理得端正。與他娶了一個極賢慧的妻子。是舊家兒女。又與他買了三百畝肥田。都是袁治中的銀子。並不費唐玉潛一文錢。

後來果真三丈夫子。凡夢中宋太祖之所許。無一不合。其林鄭諸人報應。亦無一毫差錯。真義士之報也。越中既稱唐玉潛。又稱袁治中。人因名之爲雙義焉。當時有人贊道。

從來忠義報無口。唐珏埋陵志更嘉。

一片丹心貫日月。爭教福祿不交加。

又有人道。

楊禿諸賊無好死。玉潛瘞骨福交加。

更有諸君能好義。姓名千載播天涯。

又有恨楊禿詩道。

一朝帝主福非輕。自有神靈護聖明。

賊禿自行還自受。劈頭爛足更燒烹。

西湖二集



五〇四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七

洒雪堂巧結良緣

傾國名姝。出塵才子。真個佳麗。魚水因緣。鸞鳳契合。事如人意。貝闕烟花。龍宮風月。謾詫傳書柳毅。想傳奇又添一段。勾欄裏做還魂記。稀稀罕罕。奇奇怪怪。轉得完完備備。夢叶神言。婚諧復偶。兩姓非容易。牙床兒上。綉衾兒裏。渾似牡丹雙蒂。問這番怎如前度一般滋味。

這隻詞兒。調寄永樂詞。話說元朝廷祐初年。有個魏巫臣。是襄陽人。官爲江浙行省參政。夫人蕭氏。封郢國夫人。共生三子。大者魏鸞。次者魏鵬。三名魏鵬。這魏鵬生於浙江公廨之中。魏巫臣因與錢塘賈平章相好。平章之妻邢國莫夫人亦與蕭夫人相好。同時兩位夫人懷着身孕。彼此指腹爲婚。分娩之時。魏家生下男兒。名爲魏鵬。賈家生下女子。名爲娉娉。不期魏巫臣患起一場病來。死於任所。蕭夫人只得抱了魏鵬。并大子魏鸞。次子魏鷺。扶柩而歸於襄陽。遂與莫夫人再三訂了婚姻之約。兩個相哭而別。賈平章同莫夫人直送至水口。方纔分別。蕭

夫人一路扶柩而回。漸漸到於家庭之間。發回了一應衙門人役。將丈夫棺木埋葬於祖墳之側。三年守孝。自不必說。不覺魏鵬漸漸長大。年登十八。取字寓言。聰明智慧。熟於經史。三場得手。不料有才無命。至正間不第。心中甚是鬱悶。蕭夫人恐其成疾。遂對他說道。錢塘乃父親做官之處。此時名師夙儒。多是你父親考取的門生。你可到彼訪一明師相從。好友相處。庶幾有成。况錢塘山水秀麗。妙不可言。可以開豁心胸。不必在此悶悶說罷。袖中取出一封書來道。你到錢塘。當先訪故賈平章邢國莫夫人。把我這封書送與我。內中自有要緊說話。不可拆開。分付已畢。遂取出送莫夫人的禮物交付。魏鵬領了母親書儀。暗暗的道。母親書中不知有何等要緊說話在內。叫我不要拆開。我且私自拆開來一看。何如。那書上道。

自別芳容。不覺又十五年矣。光陰迅速。有如此乎。憶昔日在錢塘之時。杯酒笑談。何日不同。豈期好事多磨。先參政棄世。苦不可言。妾從別後。無日不憶念夫人。不知夫人亦念妾否乎。後知先平章亦復喪逝。彼此痛苦。想同之也。恨雁杳魚沉。無從弔奠耳。別後定鍾蘭桂。鵬兒長大。頗事詩書。今秋下第。鬱鬱不樂。遂命遊學貴鄉。幸指點一明師相從。使彼學業有成。爲幸爲感。令愛想聰慧非常。深嫻四德。諒不負指腹爲婚之約。今兩家兒女俱已長成。不知何日可諧婚期。敬此候問。夫人起居。兼致菲儀。

數十種。聊表千里鵝毛之意。萬勿鄙棄。邢國夫人粧次不宣。妾魏門蕭氏。歛衽拜。魏鵬看了書。大喜道。原來我與賈小姐有指腹爲婚之約。但不知人才何如。聰明何如。可配得我否。遂叫小僕青山。收拾了琴劍書箱。一路而來。到於杭州地面。就在北關門邊老嫗家。做了寓所。次日出遊。遍訪故人無在者。唯見湖山佳麗。清景滿前。車馬喧門。笙歌盈耳。魏鵬看了。遂賦滿庭芳一闋。以紀勝。題於紙窗之上。其詞曰。

天下雄藩。浙江名郡。自來唯說錢塘。水清山秀。人物異尋常。多少朱門甲第。鬧叢裏。爭沸絲簧。少年客。謾攜綠綺。到處鼓鳳求凰。徘徊應自笑。功名未就。紅葉誰將。且不須惆悵。柳嫩花芳。又道藍橋路近。願今生。一飲瓊漿。那時節。雲英覿了。歡喜殺裴

航。

話說魏鵬寫完此詞。邊嫗人走來看道。這是相公作耶。魏鵬不應。邊嫗人道。相公又見老婦不是知音之人。大凡樂府醞籍爲先。此詞雖佳。還欠嫵媚。周美成。秦少游。黃山谷諸人。當不如此。魏鵬聞了大驚。細細詢問邊嫗人來歷。方知他原是睦丞相的寵姬。丞相薨後。出嫁民間。如今年已五十八歲。通曉詩書音律。善於談笑刺綉。多往來於達官家爲女子之師。人都稱他爲邊孺人。魏鵬問道。當日丞相與我先公參政并賈平章。都是同輩人矣。邊嫗人方知他是

魏巫臣之子。便道大好大好。因此酒餚宴飲。酒席之間。魏鵬細細問參政舊日同僚各官。邊嫗人道都無矣。只有賈氏一門在此。魏鵬道。老母有書。要達賈府。敢求孺人先容。邊孺人許諾。魏鵬遂問平章棄世之後。莫夫人健否。小姐何如。邊孺人道。夫人甚是康健。一子名麟。字靈昭。小姐名娉娉。字雲華。母親夢孔雀啣牡丹蕊於懷中而生。貌若天仙。填詞度曲。精妙入神。李易安。朱淑真之等輩也。莫夫人自幼命老婦教讀。老婦自以爲不如也。夫人家中富貴氣象。不減平章在日光景。魏鵬見說小姐如此之妙。不覺神魂俱動。就要邊孺人到賈府去。這壁廂邊孺人正要起身。莫夫人因見邊孺人長久不來。恰好叫丫鬢春鴻到邊孺人家裏來。邊孺人就同春鴻到賈府去。見了夫人。說及魏家郎君領蕭夫人致書之意。莫夫人吃驚道。正在此想念。恰好到此。可速速爲我召來。就着春鴻來請。魏鵬隨步而往。到於賈府門首。春鴻先進通報。隨後就着二個青衣出來引導。到於重堂。莫夫人服命服而出。立於堂中。魏鵬再拜。夫人道。魏郎幾時到此。魏鵬道。來此數日。未敢斗胆進見。夫人道。通家至契。一來便當相見。坐罷。夫人道。記得別時尚在懷抱。今如此長成矣。遂問蕭夫人并鸞鶯二兄安否。何如。魏鵬一一對答。夫人又說舊日之事。如在目前。但不提起指腹爲婚之事。魏鵬甚是疑心。遂叫小僕青山解開書囊。取出母親之書。并禮物數十種送上。夫人拆開書。從頭看了。納入袖中。收了禮物。並不發一言。頃間。

一童子出拜。生得甚秀。夫人道：小兒名麟兒也。今十二歲矣。與太夫人別後所生。叫春鴻。接小姐出來相見。須臾邊孺人領二丫鬟擁一女子從綉簾中出。魏鵬見了欲避。夫人道：小女子也。通家相見不妨。小姐深深道了萬福。魏鵬答禮。小姐就坐於夫人之側。邊孺人也來坐了。魏鵬略略偷眼覷那小姐。果然貌若天仙。有西子之容。昭君之色。魏鵬見了就如失魂的一般。不敢多看。卽忙起身辭別。夫人留道：先平章與先參政情同骨肉。尊堂與老身亦如姊妹。別後魚沉雁杳。絕不聞信息。恐此生無相見之期。今日得見郎君。老懷喜慰。怎便辭別。魏鵬只得坐下。夫人密密叫小姐進去整理酒筵。不一時間。酒筵齊備。水陸畢陳。夫人命兒子與小姐同坐。更迭勸酒。夫人對小姐道：魏郎長如你三月。自今以後。既是通家。當以兄妹稱呼。魏鵬聞得兄妹二字。驚得面色如土。就像西廂記的光景。却又不敢作不悅之色。只得勉強假作歡笑。夫人又命小姐再三勸酒。魏鵬終以兄妹二字。飲酒不下。小姐見魏郎不飲。便對夫人道：魏家哥哥想是不飲小杯。當以大杯奉敬何如。魏郎道：小杯尙且不能飲。何況大杯。小姐道：如不飲小杯。便以大杯敬也。魏郎見小姐奉勸。只得一飲而盡。夫人笑對邊孺人道：郎君既在你家。怎生不早來說。該罰一杯。邊孺人笑而飲之。飲罷。魏郎告退。夫人道：魏郎不必到邊孺人處去。只在寒舍安下。便是。魏郎假稱不敢。夫人道：豈有通家骨肉之情。不在寒舍安下之理。一壁廂叫家僕脫歡。

小蒼頭宜童引魏郎到於前堂外東廂房止宿。一壁廂叫人到邊孺人家取行李。魏郎到於東廂房內。但見屏幃床褥書几浴盆筆硯琴棋無一不備。魏郎雖以兄妹二字不樂。但遇此傾城之色。眉稍眼底大有滋味。況且又住在此。儘可親而近之。後來必有好處。因賦風入松一詞。醉書於粉壁之上。

碧城十二瞰湖邊。山水更清妍。此邦自古繁華地。風光好。終日歌絃。蘇小宅邊桃李。坡公堤上人烟。綺窗羅幙鎖蟬娟。咫尺遠如天。紅娘不寄張生信。西廂事只恐虛傳。怎及青銅明鏡。鑄來便得團圓。

不說魏郎思想賈雲華。且說賈雲華進到內室。好生牽掛魏郎。便叫丫鬟朱櫻道。你去看魏家哥哥可曾睡否。朱櫻出來看了回覆道。魏家哥哥題首詩在壁上。我隔窗看不出。明日起早待他不曾出房。將詩抄來與小姐看看。是何等樣詩句。看官。你道朱櫻怎生曉得。原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朱櫻日日伏侍小姐。綉床之暇。讀書識字。此竅頗通。次日果然起早。將此詞抄與小姐看。小姐看了暗笑。便取了雙鸞霞箋一幅。磨得墨濃。蘸得筆飽。也和一首付與朱櫻。朱櫻將來送與魏郎道。小姐致意哥哥。有書奉達。魏郎拆開來一看。也是一首風入松詞道。

玉人家在漢江邊。才貌及春妍。天教分付風流態。好才調。會管能絃。文采胸中星斗。

詞華筆底雲烟。藍田新鋸壁娟娟。日煖絢晴天。廣寒宮闕應須到。霓裳曲一笑親傳。好向嫦娥借問。冰輪怎不教圓。

魏郎看了，笑得眼睛沒縫。方知邊儒人之稱贊，一字非虛。見他賦情深厚，不忍釋手。遂珍藏於書笈之中，再三作謝。朱櫻自去。朱櫻方纔轉身，夫人着宜童來請到中堂道：郎君奉尊堂之命，遠來遊學，不可蹉跎時日。此處有個何先生，大有學問之人。門下學生相從者甚多。郎君如從他讀書，大有進益。贊見之禮，吾已備辦在此矣。魏郎雖然口裏應允，他心中全念着賈雲華，將功名二字竟拋在東洋大海裏去了。還有什麼詩云：子曰：之乎者也。見夫人強逼他去從先生，這也是不湊趣之事。竟像小孩子上學堂的一般。心裏有不欲之意。沒奈何只得承命而去。然也不過應名故事而已。那真心倒全副都在賈雲華身上。但念夫人意思雖甚慇懃，供給雖甚整齊，爭奈再不提起姻事。妹妹哥哥，畢竟不妥。不知日後還可有婚姻之期否。遂走到吳山上伍相國祠中，虔誠祈一夢兆，得神報云：

洒雪堂中人再世，月中方得見姮娥。

魏郎醒來再三推詳不得，只得將來放過一邊。一日偶與朋友出遊西湖，賈雲華因魏郎不在，同朱櫻悄悄走到書房之內，細細看魏郎窗上所題之詞，甚是嘖嘖稱贊。一時高興，也題絕句

二首於臥屏之上。

爭兒明窗絕點塵。
聖賢長日與相親。
文房瀟灑無餘物。
惟有牙籤伴玉人。

又一絕句道。

花柳芳菲二月時。
名園剩有牡丹枝。
風流杜牧還知否。
莫恨尋春去較遲。

話說魏郎抵暮歸來。見了此詩。深自懊悔。不得相見。隨筆和二首題於花箋之上道。

冰肌玉骨出風塵。
隔水盈盈不可親。
留下數聯珠與玉。
憑將分付有情人。

又一絕句道。

小桃纔到試花時。
不放深紅便滿枝。
只爲易開還易謝。
東君有意故教遲。

魏郎寫完此詩。無便寄去。恰好春鴻攜一壺茶來道。夫人聞西湖歸來。恐爲酒困。特烹新龍井茶在此解渴。魏郎見春鴻甚是體態輕盈。乘着一時酒興。便一把攬抱過來道。小姐既認我爲

哥哥你認我爲夫何如。春鴻變色不肯道。夫人嚴肅。又恐小姐知道。嗔怪。魏郎道。小姐固無妨也。春鴻再三掙扯不脫。也是及時之年。假意推辭。見魏郎上緊。也便逆來順受了。正是

偶然倉卒相親。也當春風一度。

魏郎事完。再三撫息道。吾有一詩奉小姐。可爲我持去。春鴻比前更覺親熱。連聲應允。卽時持去。付與小姐看了。納入袖中。分付春鴻。切勿漏泄。方纔說罷。夫人着朱櫻來請道。莫家哥哥到。賈雲華走出相見。是外兄莫有壬來探望。夫人設宴相待。魏郎同宴。夫人因久別有壬。且悲且喜。姑姪勸酬。不覺至醉。筵畢各散。夫人早睡。獨小姐率領丫環。收拾器皿。鎖閉門戶。朱櫻持燭伴小姐出來照料。見魏郎獨立。驚道。哥哥怎生還不去睡。魏郎道。口渴求茶。小姐命朱櫻去取茶。魏郎見朱櫻去了。便道。我有一言相告。母親爲我婚姻。艱難水陸。千里遠來。今夫人並無一語。說及婚姻之事。但稱爲兄妹。怎生是好。賈雲華嘿然不言。適朱櫻捧茶而至。賈雲華親遞與魏郎。魏郎謝道。何煩親遞。賈雲華道。愛兄敬兄。禮宜如此。魏郎漸漸捱身過來。賈雲華退立數步道。今夕夜深。哥哥且返室。來宵有話再說。遂道了萬福而退。次日夫人中酒不能起。晚間小姐果然私走出來。到於東廂房。見魏郎道了萬福。閑話片時。見壁上琴道。哥哥精於此耶。魏郎道。十四五時。卽究心於此。聞小姐此藝最精。小生先鼓一曲。拋磚引玉何如。就除下壁上這張

天風環珮琴來。鼓關雎一曲以動其心。小姐道。吟綵綽注。一一皆精。但取聲太巧。下指略輕耳。魏郎甚服其言。便請小姐試鼓一曲。雲華鼓雉朝飛一曲以答。魏郎道。指法極妙。但此曲未免有淫艷之聲。雲華道。無妻之人。其詞哀苦。何淫艷之有。魏郎道。若非牧犢子之妻。安能造此妙乎。雲華無言。但微笑而已。此夕言談稍洽。甚有情趣。忽夫人睡醒。呼小姐要人參湯。小姐急去。魏郎茫然自失。枕上賦如夢令詞一曲道。

明月好風良夜。夢楚王臺下。雲散雨收。難成佳會。又爲虛話。誤也誤也。青着眼兒乾罷。次日魏郎起早。進問夫人安否。出來。走到清凝閣少坐。內室無人。那時雲華正坐閣前。低頭着綉鞋。其雙彎甚是纖小。魏郎閃身戶外窺視。却被小丫鬟福福看見。急急報與小姐。小姐大怒。要對夫人說知。魏郎惶恐道。適纔到夫人處問安。迷路至此。兄妹之情。何忍便大怒耶。小姐道。男子無故不入中堂。怎生好直造內室。倘被他人窺見。成何體面。自今以後。切勿如此。魏郎連連謝過不已。小姐笑道。警戒哥哥下次耳。何勞深謝。魏郎方知雲華之狡猾也。夫人一日遣春鴻捧茶與魏郎飲。魏郎又乘機得與春鴻再續前好。便求告春鴻道。你怎生做個方便。則個春鴻道。你與小姐原有指腹爲婚之約。況且郎才女貌。自然相得。我有白綾汗巾一條在此。哥哥你寫一首情詞在上。看小姐怎生發付。便見分曉。魏郎道。言之有理。卽忙題起筆來。做首詩道。

鮫綃元自出龍宮。長在佳人玉手中。

留待洞房花燭夜。海棠枝上試新紅。

詩題畢。付與春鴻。春鴻前走。魏郎隨後。走至柏汎堂。小姐正在那裏倚檻。玩庭前新柳。因誦辛稼軒詞道。莫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魏郎遽前撫其背道。我更斷腸也。小姐道。狂生又來耶。魏郎道。不得不如此耳。小姐命春鴻去取茶。春鴻故意將汗巾墜於地下。小姐拾起看了。怒道。何無忌憚如此。魏郎道。我與你原自不同。指腹爲婚。神明共鑒。不期夫人以兄妹相稱。竟有背盟之意。全賴你無棄我之心。方可諧百年之眷。今你又漠然如土木相似。絕無哀憐之意。我來此兩月。終日相對。真眼飽肚中饑也。若再如此數月。我決然一命休矣。你何忍心如此。小姐聞言。嘆息道。哥哥之言差矣。我豈土木之人。指腹爲婚。此是何等樣盟誓。今母親並不提起婚姻二字。反以兄妹相稱。定因兄是異鄉之人。不肯將奴家嫁與哥哥。奴家自見哥哥以來。忘食忘寢。好生牽腸割肚。比兄之情更倍。但以異日得諧秦晉。終身爲箕箒之妾。偕老百年。乃妾之願。若草草苟合。妾心決不願也。魏郎道。說得好自在話兒。若必待六禮告成。則我將爲塚中之人矣。小姐聞之。心生狐疑之間。忽夫人見召。魏郎慌張而出。次日小姐着春鴻將一紙付與魏郎。魏郎拆開來看。了內一詩道。

春光九十恐無多。如此良宵莫浪過。

寄與風流攀桂客。直教今夕見姮娥。

魏郎見了。歡喜不勝。舉手向天作謝。磨鎗備劍。預作準備。巴不得登時日落西山。頃刻撞鐘發。搥爭奈何先生處。一個不湊趣的朋友。金在鎔。走來探望。強拖魏郎到湖上妓家。秀梅處飲酒。魏郎假推有疾。那金在鎔不顧死活。一把拖出。魏郎只得隨了他去。到了秀梅之處。秀梅見魏郎風姿典雅。大杯奉着魏郎。魏郎一心牽掛着小姐。只是不飲。怎當得秀梅捉住亂灌。一連灌了數杯。魏郎大醉如泥。出得秀梅之門。一步一跌而回。走入東廂房門。便一交睡倒在石欄杆地上。那時月明。小姐乘夫人睡熟。悄悄走出閨門來付約。不意魏郎酣寢。酒氣逼人。呼之不醒。乃悵然入室。取筆書絕句一首於几上道。

暮雨朝雲少定蹤。空勞神女下巫峰。

襄王自是無情者。醉臥月明花影中。

題畢而進。天明酒醒。魏郎見几上這首詩。懊恨無及。自恨爲妓秀梅所誤。賡韻和一首道。

飄飄浪跡與萍蹤。誤入蓬萊第幾峰。

凡骨未仙塵俗在。罡風吹落醉鄉中。

魏郎懊恨之極。再無便可乘。適值平章忌辰。夫人往西隣姚恭恕長者家。附薦佛事以邀冥福。做三晝夜功德。夫人出門。分付小姐料理家事。鎖閉門戶。說罷出門而去。說話的。你道這夫人好生疎虞。怎生放着兩個孤男寡女在家。可不是自開他一個婚媾的門戶了。只因這小姐少年老成。一毫不苟言。不苟笑。閨門嚴肅。整整有條。中門之外。未嘗移步。因此並不疑心到這件事上。然畢竟是疎虞之處。夫人方纔出門。那魏郎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一刻也蹲坐不牢。乘機闖入綉房。要做雲雨之事。小姐恐爲丫環等所知。不成體面。斷然不肯道。百年之事在此。一旦豈得草草。妾晚間當明燭啓門焚香以俟。魏郎應允。至暮。小姐分付衆僕道。夫人不在。汝等各宜小心。火燭早睡。男人不許擅入中堂。女人不許出外。衆人莫不拱聽。又調開朱櫻春鴻。另睡一處。朱櫻春鴻也知小姐之意。各人走開。讓他方便。魏郎更餘天氣。躡步而進。從柏汎堂後。轉過橫樓。有兩條路。不知何路可達。正在遲疑之間。忽然異香一陣。撲鼻而來。魏郎尋香而往。但見綠窗半啓。絳燭高燒。香氣氤氳之中。立着那位仙子。上服紫羅衫。下着翠文裙。自拈沉香。放於金雀尾爐中。聞得魏郎步履聲。出戶而迎。延入室內。室內怎麼光景。

室中安黑漆羅鈿屏風牀。紅羅圈金羅綵綉帳。床左有一剔紅矮几。几上盛綉鞋二雙。灣灣如蓮瓣。仍以錦帕覆其上。右有銅絲梅花籠。懸收香鳥一隻。東壁上掛二喬

並肩圖。西壁掛美人梳頭歌。壁上犀皮韋相對。一放筆硯文房具。一放粧奩梳掠具。小花瓶插海棠一枝。花箋數幅。玉鎮紙一枚。對房則藕絲弔窗。下作船軒。軒外繚以彩牆。牆內疊石爲臺。上種牡丹數本。佳花異草叢錯相間。距臺二尺許。磚甃一方池。池中金魚數十尾。護塔草籠罩其上。

說不盡那室中精緻。魏郎那有閑心觀玩。便推小姐入于彩帳之內。笑解羅衣。態有餘妍。半推半就。花心纔折。桃郎已翻。嬌聲宛轉。甚覺不堪。事畢以白綾帕拂拭道。真可謂海棠枝上試新紅也。小姐道。賤妾陋軀。今日爲兄所破。甚覺慚愧。因原有指腹爲婚之約。願以今日之事。始終如一。偕老百年。毋使妾異日爲章臺之柳。則萬幸矣。倘不如願。當墜樓赴水以死。斷不違背盟言也。魏郎道。今日之事。死生以之。不必過慮。遂於枕上口占糖多令一闋以贈道。

深院鎖幽芳。三星炤洞房。驀然間得效鸞凰。燭下訴情猶未了。開綉帳解衣裳。新柳未舒黃。枝柔那耐霜。耳畔低聲頻付囑。偕老事。好商量。

小姐亦依韻酬一闋道。

少小惜紅芳。文君在綉房。幸相如賦就求凰。此夕偶諧雲雨事。桃浪起濕衣裳。從此退蜂黃。芙蓉愁見霜。海誓山盟休忘却。兩下裏。細思量。

從此往來頻數。無夕不歡。只有朱櫻未曾到手。魏郎恐怕他漏泄了這段春光。也把他摸上了。從此三人同心。只瞞得老夫人。況且老夫人老眼昏花。十分照料不着。更兼日在佛閣之內。誦經念佛。落得這一雙兩好。且自快心樂意。不期光陰易過。夏暑將殘。蕭夫人及二兄書來。催回鄉試。彼此好生傷嘆。魏郎道。我要這功名二字何用。小姐道。功名二字亦不可少。倘你去得了。駟馬高車而來。我母親勢利。或者將奴家嫁你。亦未可知。次日夫人備酒筵餞行。小姐亦在座上。晚間待夫人睡熟。走出來與魏郎送別。好生淒楚。絮絮叨叨。淚珠滿臉。魏郎再三慰安道。切勿悲啼。好自保重。小姐道。兄途中謹慎。蚤蚤到家。有便再來。勿爲長往。妾醜陋之身。乃兄之身也。幸念舊盟。說罷而別。次日遂叫春鴻送出青紵絲履一雙。綾襪一緡。爲贈。并書一封道。

薄命妾。娉再拜。寓言兄前。娉薄命。不得奉侍左右。爲久計。今馬首欲東。無可相贖。手製粗鞋一雙。綾襪一緡。聊表微意。庶履步所至。猶妾之在足下也。悠悠心事。書不盡言。伏楮緘詞。涕淚交下。不具。

魏郎覽畢。墮淚而已。遂鎖於書笈之中。一邊收拾起身。把日前窗上所題詩句。盡數塗抹。一路回去。凡道中風晨月夕。水色山光。觸目傷心。到家之日。已將入試之時。遂同二兄進場。他一心只思量着賈雲華小姐。那里有心相去做什麼文字。隨手寫去。平平常常。絕無一毫意味。恨不

得寫一篇相思經在內。有什麼好文字做將出來。怎知自己極不得意文字。那試官偏生得意。昏了眼睛。歪了肚皮。橫了筆管。只顧圈圈點點起來。二兄用心敲打之文。反落榜後。果是

着意栽花花不活。無心插柳柳成陰。

魏鵬領了高薦。勢利場中。賀客填門。沒一個不稱贊他文字之妙。說如此錦綉之文。自然高中。魏鵬自己心上明白。暗暗付之一笑而已。同年相約上京會試。魏郎托病不赴。只思到杭州以踐宿約。怎當得母親二兄不容。催逼起身。魏郎不得已恨恨而去。會場中也不過隨手寫去。做篇應名故事之文。偏生應名故事之文。瞎眼試官得意。又圈圈點點起來。說他文字穩穩當當。不犯忌諱。不傷筋動骨。是平正舉業之文。竟中高第。廷試又在甲榜。擢應舉翰林文字。魏郎雖然得了清閑之官。爭奈一心想着雲華。情願補外官。遂改江浙儒學副提舉。甚是得意。歸到襄陽拜了母兄。逕付錢塘。需次待闕。首具袍笏。拜夫人於堂。夫人叫兒子靈昭。并小姐出來拜見。魏郎見了小姐。兩目相視。悲喜交集。却又不敢多看。夫人對小姐道。魏兄高第顯官。人間盛事。汝既是妹。當以一杯致賀。小姐遂酌酒相勸。極歡而罷。夫人道。幸未上官。仍舊寓此。可也。這一句說話。單單搔着了魏郎胸中之念。好生暢快。纔到得一二日。又是朱櫻春鴻二人做線。引了魏郎直入洞房深處。再續前盟。終日鸞顛鳳倒。連朱櫻春鴻二人。一齊都弄得個暢哉。一日後

園池中有並蒂荷花二朵。一紅一白。夫人因有此瑞。遂置酒池上。命魏郎靈昭小姐三人賞荷花。且對靈昭道。並蒂荷花。是人世之大瑞。莫不是你今秋文戰得捷之兆。可賦一詩以見志。魏郎如不棄。亦請賦一首。二人俱賦一首。夫人稱贊魏郎。要小姐也賦一首。小姐遂口占聲聲慢一詞。魏郎看了道。風流俊媚。真女相如也。小姐連稱不敢而散。魏郎愈加珍重。遂爲夏景閨情十首。以寄雲華道。

香閨曉起淚痕多。倦理青絲髮一窩。十八雲鬟梳掠遍。更將鸞鏡照秋波。
侍女新傾盥面湯。輕裝雪腕立牙床。都將隔宿殘脂粉。洗在金盆徹底香。
紅綿拭鏡照窗紗。畫就雙蛾八字斜。蓮步輕移何處去。堦前笑折石榴花。
深院無人刺繡慵。閑堦自理鳳仙叢。銀盆細搗青青葉。染就春葱指甲紅。
薰風無路入珠簾。三尺冰綃怕汗粘。低喚小鬟推綉戶。雙鸞自濯玉纖纖。
愛唱紅蓮白藕詞。玲瓏七竅逗冰姿。只緣味好令人羨。花未開時已有絲。
雪爲容貌玉爲神。不遣風塵浣此身。顧影自憐還自嘆。新粧好好爲何人。
月滿鴻溝信有期。暫拋殘錦下鳴機。後園紅藕花深處。密地偷來自浣衣。
明月嬋娟照畫堂。深深再拜訴衷腸。怕人不敢高聲語。盡是殷勤一炷香。

闊幅羅裙六葉裁。好懷知爲阿誰開。溫生不帶風流性。辜負當年玉鏡臺。

魏郎與小姐終日暗地取樂。爭奈好事多磨。樂極悲生。忽蕭夫人訃音到。魏郎痛哭。自不必說。一邊要回家去。丁憂。思量一去三年。就裏變更不一。急急要說定了小姐親事。遂挽邊孺人轉說道。昔日魏郎與小姐兩家指腹爲婚。一言已定。千古不易。前日蕭夫人書來。專爲兩家兒女長大。特來求請婚期。從來聖人道。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天地鬼神斷不可欺。今魏郎既已登第。與小姐宜爲配偶。一個相公。一個夫人。恰是天生地長的一般。如今蕭夫人雖死。盟言終在。魏郎要回家守制。一去三年。願夫人不棄前盟。將小姐配與回家守制。如其不然。一言約定。待彼三年服滿而來成親亦可。夫人以爲何如。夫人道。我非違棄前盟。奈山遙水遠。異鄉不便。我只此一女。時刻不見。尙且思念。若嫁他鄉。終年不得一見。寧死不忍。前日蕭夫人書來。我難以回答。在魏郎面前。亦絕口不談及此事。只以兄妹之禮相見。今魏郎高科。宦途陞轉。必要携去。我老人家怎生割捨。况我年老。光陰有限。在我膝下。有得幾時。不如嫁與本處之人。可以朝夕相見。不消費我老人家懸念。况且魏郎年少登科。自有佳人作配。魏郎不愁無妻。我却愁無女也。煩孺人爲我委曲辭之可也。邊孺人對魏郎說了。驚得魏郎面色如土。只得跪告邊孺人道。指腹爲婚。更與冰人月老議親之事不同。夫人豈以母親已死。便欲棄盟誓耶。望孺人

爲我再三一言。不忘結草啣環之報。邊孺人只得又對夫人再三勸解。夫人執意不回。魏郎大哭道。死生從此別矣。只得收拾起身。一邊小姐得知這個消息。哭得死而復生。幾番要尋自盡。被春鴻二人苦勸。走出相別。哭得兩目紅腫。聲音嗚咽。一句也說不出。連春鴻二人都哽塞不住。小姐停了一會。方纔出聲道。平日與兄一日不見。尙且難堪。何況守制三年。遠離千里。既不諧伉儷。從此便爲路人。吾兄節哀順變。保全金玉之軀。服闋上官。別議佳偶。宗祧爲重。勿久鰥居。妾自命薄。不能與兄長爲夫婦。但旣以身與兄。豈能異日復事他人。妾以死自誓而已。勿以妾爲深念。次日。乃破匣中鸞鏡。斷所彈琴上冰絃。并前時手帕。付與魏郎。果是

情到不堪回首處。一齊分付與東風。

魏郎接了置於行李之中。夫人置酒餞別。命小姐出送。小姐哭得兩目紅腫。出來不得。託言有疾。魏郎亦不願雲華出來。愈增傷感。垂淚而去。不說魏郎歸到襄陽守制。且說靈昭是年果中浙江鄉試。明年連捷春榜。援陝西咸寧知縣。遂同母親姐姐上任。那雲華自別魏郎之後。終日飲恨。染成一病。柳樵花悴。玉減香消。好生悽慘。況且一路上道途辛苦。到縣數十日。淹淹將死。夫人慌張。不知致病之繇。將春鴻細細審問。方知是爲着魏郎之故。懊恨無及。早知如此。何不配與魏郎。屈斷送了這塊心頭之肉。只得好言勸解道。待你病好。斷然嫁與魏郎罷了。怎知病

入膏肓。已無可救之法。果然是牡丹亭記道。

怕樹頭樹尾。不到的五更風。和俺小墳邊立斷。烏碑一統。怎能勾月落重生燈再紅。不數日。竟一病而亡了。夫人痛哭。自不必說。靈昭把小姐棺木。權厝於開元寺僧舍。期任滿載歸。適值縣有大盜。逃到襄陽。官遣康鏗到彼捕盜。春鴻遂出小姐所作之詩。遺命叫人寄去與魏郎。遂乘便付與康鏗。靈昭得知。折開來一看。乃集唐詩成七言絕句十首。與魏郎爲永訣之詞也。夫人看了道。人都爲他死了。生前既違其志。死後豈可又背其言乎。遂命寄去。魏郎接了康鏗寄來之詩。折開來一看。其詩道。

兩行情淚雨前流。千里佳期一夕休。倚柱尋思倍懊恨。寂寥燈下不勝愁。
相見時難別亦難。寒潮惟帶夕陽還。鈿蟬金鴈皆零落。離別烟波傷玉顏。
倚闌無語倍傷情。鄉思撩人撥不平。寂寞閑庭春又晚。杏花零落過清明。
自從消瘦減容光。雲雨巫山枉斷腸。獨宿孤房淚如雨。秋宵只爲一人長。
紗窗日落漸黃昏。春夢無心只似雲。萬里關山音信斷。將身何處更逢君。
一身憔悴對花眠。零落殘魂倍黯然。人面不知何處去。悠悠生死別經年。
真成薄命久尋思。宛轉蛾眉能幾時。漢水楚雲千萬里。留君不住益淒其。

魂歸冥漠魄歸泉。却恨青娥誤少年。三尺孤墳何處是。每逢寒食亦潸然。
物換星移幾度秋。鳥啼花落水空流。人間何事堪惆悵。貴賤同歸土一坵。
一封書寄數行啼。莫動哀吟易慘悽。古往今來只如此。幾多紅粉委黃泥。
魏郎看了。得知凶信。哭得死而復生。遂設位祭奠。仰天誓道。子既爲我捐生。我又何忍相負。惟
有終身不娶。以慰芳魂耳。作祭文道。

嗚呼。天地既判。卽分陰陽。夫婦假合。人道之常。從一而終。是謂賢良。二三其德。是曰
淫荒。昔我參政。暨先平章。僚友之好。金蘭其芳。施及壽母。與余先堂。義若姊妹。閨門
頡頏。適同有妊。天啓厥祥。指腹爲誓。好音琅琅。乃生君我。二父繼亡。君留浙水。我返
荆襄。彼此闊別。各天一方。日月流邁。踰十五霜。千里跋涉。訪君錢塘。佩服慈訓。初言
是將。冀遂曩約。得偕姬姜。姻緣淺薄。遂墮荒唐。一斥不復。竟爾參商。嗚呼。君爲我死。
我爲君傷。天高地厚。莫訴衷腸。玉容月貌。死在誰傍。斷絃破鏡。零落無光。人非物是。
徒有涕滂。悄悄寒夜。隆隆朝陽。佳人何在。令德難忘。曷以招子。誰爲巫陽。曷以慰子。
鰥居空房。庶幾斯語。聞於泉壤。峴山鬱鬱。漢水湯湯。山傾水竭。此恨未央。嗚呼小姐。
來舉予觴。尙饗。

不覺光陰似箭。轉眼間已經服滿。赴都恰好陞陝西儒學正提舉。階奉議大夫。那時賈靈昭尙未滿任。魏郎方得相見。升堂拜母。而夫人益老矣。彼此相見。不勝悲感。春鴻朱櫻益增傷嘆。魏郎問小姐殯宮所在。卽往慟哭。以手拍棺叫道。雲華知魏寓言在此乎。想你精靈未散。何不再生。以副我之望耶。慟哭而回。是夕宿於公署。似夢非夢。彷彿見雲華走來。魏郎忘記他已死。便一把摟住。雲華道。郎君勿得如此。妾死後。陰府以我無過。命入金華宮。掌箋奏之任。今又以郎君不娶之義。以爲有義。不可使先參政盛德無後。將命我還魂。而屋舍已壞。今欲借屍還魂。尙未有便。數在冬末。方可遂懷。那時纔得團圓也。說畢。忽然乘風飛去。魏郎驚覺。但見淡月浸簾。冷風拂面。四顧凄然而已。遂成疎簾淡月詞一闕道。

溶溶皓月。從前歲別來。幾回圓缺。何處淒涼。怕近暮秋時節。花顏一去終成訣。洒洒西風。淚流如血。美人何在。忍看殘鏡。忍看殘缺。忽今夕夢裏。陡然相見。手携肩接。微啓朱唇。耳畔低聲兒說。冥君許我還魂也。教我同心羅帶重結。醒來驚怪。還疑又信。枕寒燈滅。

魏郎到任。不覺已到冬天。有長安丞宋子璧。一個女子。姿容絕世。忽然暴死。但心頭甚煖。不忍殯殮。三日之後。忽然重活起來。不認父母道。我乃賈平章之女。名娉娉。字雲華。是咸寧縣賈靈

昭之姊。死已二年。陰司以我數當還魂。今借汝女之屍。其實非汝女也。父母見他聲音不類。言語不同。細細盤問。那女子定要到咸寧縣見母親哥哥。父母留他不住。那咸寧縣與長安公廨恰好相鄰。只得把女子擡到縣宇。女子逕走進拜見夫人哥哥。備細說還魂之事。夫人與哥哥聽他言語聲音。舉止態度。無一不像。呼叫春鴻朱櫻。并索前日所遺留之物。都一毫不差。方信果是還魂無疑。宋子璧與妻陳氏不肯捨這個女子。定要載他回去。女子大怒道。身雖是你女兒身體。魂是賈雲華之魂。與你有何相干。妄認他人女爲女耶。宋夫婦無計。只得嘆息而回。夫人道。此天意也。卽報與魏郎。魏郎卽告訴夫人夢中之事。於是再締前盟。重行吉禮。魏郎親迎夫人往送。春鴻朱櫻都隨小姐而來。

一女變爲二女。舊人改作新人。

宋子璧夫妻一同往送。方知其女名爲月娥。提舉廨宇後堂。舊有扁額。名洒雪堂。蓋取李太白詩清風洒蘭雪之義。爲前任提舉取去。今無矣。方悟當日伍相祠中夢兆。上句指成婚之地。下句指其妻之名。魏郎遂遍告座上諸人。知神言之驗。此事喧傳關中。莫不嘆異。魏郎與月娥產三子。都爲顯官。魏郎封爲太禧宗禋院使兵部尙書。年八十三卒。月娥封郡國夫人。壽七十九而沒。平昔吟咏賡和之詩。集成一編。題曰唱隨集。有詩爲證。

還魂記載賈雲華。
盡擬嬌紅意未喜。
刪取煩言除勦襲。
清歌一曲吐口口。



西湖一集 卷之二十八

天台匠誤招樂趣

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跡滅。
可怪如今學道人。羅裙帶上同心結。

當日江西臨川地方有座仙觀名曰魏壩。是女仙魏夫人經遊之地。這座觀裏聚集着許多女道姑。世上有得幾個真正修行的女人。終日焚香擊磬。踏罡禮斗。沒有滋味。又道是古來仙女定成雙。遂漸漸生起塵凡之念。不免風前月下。遇着後生男兒。風流羽客。少年才子。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竅。像石道姑說韶陽小道姑道。你昨日遊到柳秀才房兒裏去。是竅是妙。他既有了這竅妙二字。還說什麼星冠羽衣。東岳夫人。南斗真妃。那魏壩觀中這些女道姑。要尋人配對坎離。抽添水火。傳幾個仙種。在于世上。誰肯寂寂寞寞守在這觀中。比如那梅花觀中石道姑。自說水清石見。無半點瑕疵。唯其石的。所以能如此。若是水的。斷難免矣。所以宋朝陳虛中爲臨川太守。親見這些女道姑不長進。往往要做那竅妙二字。因作此詩以譏誚之。

又有宋朝一個得道的洪覺範禪師。見一個女道姑。年紀後生。心性不大老實。不守那道家三清規矩。遂做首詞兒取笑他道。

十指嫩拙春筍。纖纖玉軟紅柔。人前欲展強嬌羞。微露雲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

黃庭卷罷清幽。無心無計奈閒愁。試撚花枝頻嗅。

話說唐朝咸通年間。西京有個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原是補闕官李億的姬妾。極其得意。後來李億死了。遂出家于咸宜觀中。雖然如此。那時只得三十餘歲。原是風流生性。俗語道。寧可沒了有。不可有了沒。免不得舊性發作。況且熱讀道德經。那句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絳絳若存。用之不勤。要在那玄牝門裏做工夫。不住的一出一入。用之不勤。方纔合那竅妙二字。因是詩才高俊。不肯與那一種帶道冠兒的騷道士往來。專一與文人才子私通。把一座咸宜觀。竟改做了高唐雲雨之觀。不念那黃庭道德之經。只念的是陰陽交媾。文武抽添。按摩導引。開關通竅之經。所以在觀裏做的詩句。都是風月之詞。做得甚妙。

綺陌春望遠。遙徵秋興多。慙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

芳又勝花。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

那詩句之妙。果是清俊。他身邊有個女童。名爲綠翹。頗有幾分顏色。一日魚玄機在施主人家。

做法事祈禱。有個秀才來相訪。那秀才是與魚玄機極相好之人。綠翹因魚玄機不在。回覆了去。魚玄機法事畢了回來。疑心那秀才與綠翹偷情。做了替身。甚是吃醋。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將星冠除下。羽衣脫去。拏了一條鞭子。把綠翹剝得赤條條的。渾身上下。打了數百皮鞭而死。埋在後園樹木之下。後來事發。監禁獄中。還做首相思詩道。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

那日常裏與他做竅妙之人。都來替他說人情。要出脫他。爭奈京兆尹溫璋執法不容。將魚玄機償了綠翹性命。看官。你道這魚玄機既出了家。做了女道士。却又凡心不斷。吃醋拈酸。爭風殺人。這樣出家的。可不與出家人打嘴頭子麼。這一回是說尼姑作孽之事。奉勸世上男子。將自己妻子。好好放在家間。做個清清白白。端端正正的閨門。有何不好。何苦縱容他到尼庵去。不乾不淨。說話的好笑。世上有好有歹。難道尼庵都是不好的麼。其中儘有修行學道之人。不可一概而論。說便是這樣說。畢竟不好的多如好的。況且那不守戒行的。誰肯說自己不好。假至誠。假老實。甜言蜜語。哄騙婦人。更兼他直入內房深處。毫無迴避。不唯竅己之竅。妙己之妙。還要竅人之竅。妙人之妙。那些婦人女子。心粗。誤信了他。至誠老實。終日到于尼庵燒香念佛。往往着了道兒。還有的男貪女色。女愛男情。幽期密約。不得到手。走去尼庵私赴了月下佳期。

男子漢癡呆懵懂。一毫不知。所以道三姑六婆。不可進門。何況親自下降。終日往于尼庵。怎生得不做出事來。何如安坐家間。免了這個臭名爲妙。大抵婦女好入尼庵。定有好淫之事。世人不可不察。莫怪小子多口。總之要世上男子婦人。做個清白的好人。不要踹在這個渾水裏。倘得挽回世風。就罵我小子口孽造罪。我也情願受了。不獨小子。古人曾有詩痛戒道。

尼庵不可進。進之多失身。

儘有姦淫子。借此媾婚姻。

其中置窟宅。黑暗深隱淪。

或伏淫僧輩。或伏少年人。

待爾沉酣後。兇暴來相親。

恣意極淫毒。名節等飛塵。

傳語世上婦。何苦喪其真。

莫怪我多口。請君細咨詢。

且說兩個故事都在尼庵裏做出事來。說與看官們知道。當時有個阮三官。是個少年之人。精于音律。吹得好簫。因是元宵佳節。別人看燈散了。他獨在月下吹簫一曲。早驚動了斜對門陳

太尉的一位小姐。那小姐正在及時之年。一連聽了數日。便起無恥之心。思量要與阮三官結。巫山雲雨之好。除下手下一個金鑲寶石的戒指兒來。叫丫鬟送與阮三官。以爲表記。喚阮三官進來。以目送情。正要開口說話。忽然陳太尉喝道而回。阮三官驚慌而出。從此短嘆長吁。害了相思病症。他兩個相好的朋友。見他手上帶着這個金戒指兒。細細審問來歷。這兩個朋友要救阮三官性命。遂把阮三官這個戒指兒除去。思量要在這戒指上做針線。兩個走到陳太尉門首探聽。見有一個王尼姑出入其門。因而走入尼庵。與他兩錠銀子。懇告王尼姑。要他成就此段姻緣。尼姑見了大銀。即便應允。假以望太尉奶奶爲名。乘便走入小姐臥房內解手。伸手去取粗紙之時。故意露出這個金戒指兒來。小姐驚問。尼姑說阮三官害病之故。要小姐來庵中燒香。假以要睡爲名。私相會合。兩邊約得端正。先將阮三官藏于庵中窩凹之處。陳奶奶與小姐同來。彼此成就了此事。不意阮三官久病之人。雲雨方濃。脫陽而死。小姐驚慌無措。急忙把阮三官屍首推落于裏壁而去。誰知一度雲雨之後。小姐便懷了身孕。肚兒日漸高大起來。父母驚異。審出來歷。懊悔到尼庵去。做出醜事。然已無可奈何矣。列位看官。就這件事看將起來。你道這尼庵該去也不該去。還有一個狄氏。是貴家宅眷。生得美貌無比。名動京師。一個滕生。見狄氏這般貌美。魂飛天外。思量要貪圖狄氏。訪得狄氏與個尼姑慧澄相好。滕生乘狄

氏丈夫不在家之時。遂費了若干金銀。布施慧澄。因而與慧澄計較。要姦騙這狄氏。適值狄氏托慧澄要買好珠。滕生取了一串好珠。付與慧澄。故意減少些價錢。以取狄氏之歡。遂設計在慧澄庵中。吃滕生騙上了手。兩個成就了姦淫之事。後狄氏丈夫回家。訪知風聲。禁住了狄氏。不容他到慧澄庵中去。狄氏心心念念。記掛着滕生。遂鬱鬱而死。列位看官。再將這件故事看將起來。你道尼庵該去也不該去。有詩爲證。

阮三喪命在尼庵。滕狄姦淫藉佛龕。

好笑世上癡男子。縱容妻子去誦誦。

話說杭州三天竺飛來峰之下。有一座集福講寺。當時弘麗。兩山無比。曾有三池九井。月桂亭。金波池。還有宋理宗御容一軸。燕遊圖一軸。怎見得妙處。曾有詩爲證。

半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

顧愷謾留金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

旋烹紫筍猶含籜。自摘青茶未展旗。

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看官。你道這座集福講寺。是何代建造。話說宋朝自高宗南渡以來。歷傳光宗。孝宗。寧宗。傳到

理宗皇帝共是五代。這理宗坐了四十一年天下。改了八個年號。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這理宗起於側微。始初因史彌遠有擁立之功。百務都聽史彌遠處分。後來史彌遠死了。方親理朝事。端平初年。厲精爲治。聽信儒者真德秀魏了翁之言。時號小元祐。後來在位日久。嬖寵日盛。倡優傀儡。皆入禁中。內裏寵着一位閹貴妃。外有佞臣丁大全。馬天驥。表裏爲姦。時有無名子題八字於朝門之上道。

閹馬丁當。國勢將亡。

理宗大怒。着京兆尹遍處緝訪。不得其人。看官你道這閹貴妃是何處人。他是鄞縣人。生得體態輕盈。明豔絕倫。真是西子復生。楊妃再出。三宮六院。爲之奪寵。淳祐十一年。閹貴妃遂建造這座集福講寺爲功德院。那寺額都是理宗御書。巧麗冠於諸刹。勅建之日。內司分買材木。凡是郡縣無不受累。內司奉了理宗旨意。生事作惡。無所不爲。望見樹木的影兒。都去砍伐。不論樹大樹小。砍伐一空。誰敢道一個不字。鞭笞追逮。竟致鷄犬不寧。不要說是庶民百姓。就是勳臣元輔之墓。都不能保全。子孫無可奈何。只得對墳墓慟哭而已。有人作詩譏諷道。

合抱長林臥壑深。於今唯恨不空林。

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

後來閻貴妃之恩寵。日甚一日。奉行之人。其惡越兇。就是御前五山。亦所不逮。凡是淨慈靈隱。天竺等處。若有一顆大樹。只當是一顆禍祟一般。左右之家。都受其累。定要折壞屋牆。破家蕩產。方纔罷休。內司監督。甚是利害。一日忽於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道。

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妃好面皮。

內司稟了理宗。理宗大怒。行下天府緝捕其人。竟不可得。那時服役的工匠。若少緩時刻。便枷鎖責罰。受累不淺。整整的造了三年。方得完工。內中有個張漆匠。是天台人。終日在於寺中。灰麻油漆。膠礬顏料。日日辛苦不了。偶於春夜出外洗浴回來。肩上搭了一條浴布。那時將近黃昏時候。星月昏暗。忽然撞着一個老嫗。那老嫗問這張漆匠道。你是何等樣之人。到何處去。張漆匠道。我就是集福寺做工之人。今晚洗了浴回來。老嫗道。我有一件事。要勞動你。有錢重重相謝。那張漆匠喜的是個錢字。便道。老人家有什麼事。要勞動我。我是個漆匠。只會得油漆門戶家火什物等件。其餘不會。老嫗道。我家裏有些家火。要油漆。你來得正好。張漆匠道。我沒有得閑工夫。內司牢子。日日在此監督。好生利害。若遲了時刻。便要責罰。誰敢怠慢。如何得有閑工夫。與你油漆家火。老嫗道。不要你目下來做。只要你如今同我走到家裏。看一看家火。要買

多少顏料膠礬。估價定了。待你有工夫的時節。接你來做。就是工錢比他人加厚。便是不必推辭。張漆匠連忙授應道。這個說得有理。我只恐內司催督。不是我不要趁錢。說罷。跟着老嫗便走走。走了幾個轉灣。老嫗拖了張漆匠。攜手走進一個小門之中。並無一點燈光。黑魘魘的。張漆匠跟了老嫗而走。把手摸着兩邊。但覺都是布幃遮護。脚高步低。張漆匠有些疑心。問這老嫗道。這是什麼所在。要我到此。老嫗道。休得多言。自有好處。張漆匠越發疑心道。有何好處。老嫗道。不要只管絮絮叨叨。包你定有好處。若沒有好處。我也不領你進來了。一邊說。一邊脚下摸索。已不知走過了多少灣灣曲曲之處。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話說這張漆匠跟了老嫗。走入黑暗地獄之中。不知東西南北。轉灣抹角。走了好一會。方纔走到一間室中。老嫗道。你在此坐着。略等一等。不妨。老嫗進去。不見出來。張漆匠黑天摸地。心下慌張道。不知是怎緣故。叫我到此。又不知此處是什麼所在。委決不下。少頃。見暗中隱隱一點燈光射來。從遠而近。漸漸走至面前。張漆匠打一看時。但見

頭上戴一頂青布搭頭。身上穿一件緇色道袍。脚下僧鞋僧襪。俗名師姑。經上道是優婆夷。只道他是佛門弟子。誰知是壞法的祖師。

話說點着燈火出來的。不是別人。却是一個半老年紀的尼姑。手裏擎着一個燭臺。方纔炤見室中。都用青布遮護。遮得不通風。還有或青或赤之衣。四圍遮蔽。竟不知是何地。張漆匠心下慌張。問這尼姑道。師父。這是什麼所在。叫我進來。尼姑把一隻手搖着道。莫要做聲。自有好處。張漆匠便不敢開口。却似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頭腦。尼姑擎着燭臺先走。叫張漆匠隨後進來。轉灣抹角。又走了數處。方纔走到一間密室之中。張漆匠四圍打一着時。但見

酒筵羅列。肴膳交陳。酒筵羅列。擺着皿器金銀。肴膳交陳。烹成芬芳魚肉。雖不能烹。龍炮鳳。請得過勝客嘉賓。

話說那張漆匠一見桌上擺列酒筵。非常齊整。兼之金銀酒器。室中陳設之物。都不是中等以下人家所有。張漆匠甚是心驚。一喜一懼。喜的是生平做了一世漆匠。眼睛裏並不曾見此富貴之景。懼的是我是何等樣人。今日驟然到於此地。不知做出什麼事來。恐不免有些干繫。却又不肯問這尼姑。是什麼緣故。那尼姑却叫這張漆匠。你且坐地。尼姑分付了這張漆匠。自持燭而去。去了一會。領出一個婦人來。張漆匠打一看時。但見

朱唇一點紅。翠眉二道綠。三寸窄金蓮。四體俱不俗。身才是五。長心性縱六欲。七情乃嗜淫。八字生何毒。尋夫到九街。十度還嫌促。

話說張漆匠見這婦人出來。生得容貌非常。美如天仙一般。只是不帶冠兒。不十分粧飾。就如平常一樣打扮。走來坐於酒席之上。張漆匠見了這個美人。甚是吃驚。不敢近前。尼姑再三叫這張漆匠。坐于酒席之上。與美人對面而坐。那張漆匠依尼姑所說。也只得坐了。尼姑坐於美人之下。又叫那老嫗也來坐於桌橫。却是老嫗斟酒。張漆匠雖然與美人對面而坐。自知貴賤不敵。不敢十分多看那個美人。美人却又再不言語。張漆匠酒量甚好。酒到便一飲而盡。一連大杯飲過二十餘杯。老嫗却不多斟。恐怕誤了大事。要留着他全副精神。用在那件事上。老嫗進內裏。不住搬出餚饌來。共飲了半日。尼姑道。這時候將近二鼓矣。娘娘請睡了罷。美人不則聲。張漆匠暗暗自忖道。我身邊並無一文錢。這個光景。明明是要我在這裏宿歇的意思了。明日清早起來。倘要我的錢鈔。怎生是好。事不三思。必有後悔。遂悄悄對這尼姑道。我是個貧窮之人。身邊並無一文錢。怎生好在此地。尼姑咄的一聲喝道。你人也不識。誰是要你錢的人。明日反有得錢與你。張漆匠方纔放下了心。便胆大起來。老嫗挈湯水出來。與張漆匠淨手。脚。張漆匠道。適纔已洗過浴了。老嫗道。與花枝般貴人同睡。必須再三潔淨。休得粗糙。張漆匠只得又淨了一番手脚。又取面湯來潔淨了口齒。尼姑方領張漆匠到於內室。床邊揭起羅帳。那被褥華麗。都是綾錦。異香撲鼻。尼姑笑嘻嘻的對張漆匠道。你好造化。不知前世怎生念佛。

修行。今日得遇這位美人受用。張漆匠不敢則聲。尼姑推這位美人上床。又笑嘻嘻的擎了燈出外。反鎖上了門而去。那張漆匠似做夢的一般。暗暗的道聲怪異。怎生今日有這樣造化之事。鑽入被內。那被異常之香。遂問這美人道。娘娘是何等樣人。怎生好與小人同睡。那美人只是不言不語。張漆匠見美人不應。也不敢再加細問。伸手去那美人身上一摸。其光滑如玉一般。只覺得自己皮肉粗糙。也管不得。遂騰身上去。極盡雲雨之樂。怎見得妙處。

一個是閨閣佳人。一個是天台漆匠。閨閣佳人肌香體細。如玉又如綿。天台漆匠皮粗肉糙。又蠢又極夯。那佳人是能征慣戰之將。好像扈三娘。馬上雙飛刀。這漆匠是後生足力之人。宛然唐尉遲軍前三奪槊。那佳人吞吐有法。這漆匠齒莽多能。雖然人品不相當。一番鏖戰也堪敵。

話說那張漆匠不費一文錢鈔。無故而遇着這個美人。好生僥倖。放出平生之力。就像油漆家火的一般。打了又磨。磨了又打。粗做了又細做。膠礬顏料塗了又刷。刷了又畫。如扳主顧的相似。不住的手忙脚亂。真個是捨命陪君子上落。一夜不會放空。一夜不會合眼。那美人也頗頗容受得起。並不推辭。手到奉承。上下兩處。俱開口而受之。整整的弄了一夜。果然是

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

不覺已是五更天氣。集福寺鐘聲發動。張漆匠還要再興雲雨。只聽得門外有人走來開鎖。推進門來。不拏燈燭。仍舊是昨晚尼姑之聲。走到床邊。急急喚張漆匠走起。張漆匠只得穿了衣服起身。那尼姑黑暗之中。遞兩貫錢與張漆匠道。拏去買酒吃。可速速出去。仍舊叫昨晚老嫗領出。張漆匠跟了老嫗。也摸着布壁而行。灣灣曲曲行了幾處。送出一門。又不是昨晚進來的門戶。老嫗道。從此到街上數里之路。可到工作之處。說罷。老嫗便轉身閉門進去。張漆匠黑暗之中。認不得仔細。一步步摸將出來。摸了半日。走了數里之路。漸漸天明。仔細想那出來之路。已如夢寐一般。一毫都記不出。漸漸走到街上。到集福講寺還有二里之路。遂拿了這兩貫錢。隨步回寺。監工的因張漆匠來遲。要加責罰。張漆匠只得細細稟以晚間之事。監工的叫人在數里內外。遍處踪跡。竟不得入門出門之路。此時傳滿了寺中。衆人三五成羣聚說。有的說道。是妖怪鬼魅。有的說道。是神仙下降。中間一個老成有見識的道。據我看將起來。也不是什麼神仙。也不是什麼妖怪鬼魅。定是人家無廉恥的婦人。或是人家姬妾。因丈夫出外。淫心動蕩。難以消遣。或是無子。要借種生子。不論高低貴賤。扯拽將來湊數。不過是這兩樣。若不是無恥好淫的婦人。就是爲固寵之計。思量借種生子。這個既是尼姑來做馬泊六。這定是尼庵之中。恐人認得道路出。所以都將布幃四圍遮蔽。把人認不出。況且這婦人一夜並不言不語。難道

是啞子。若說出言語。恐人聽得。所以一夜竟不言語。況且晚間是尼姑拏燈炤引進去。關門上鎖。五鼓又是尼姑開鎖來喚。不是尼庵。是什麼去處。這婦人在自己家中。耳目衆多。難以偷閑養漢。假以燒香念佛看經爲名。住於尼庵之中。做這般勾當。或是自己香火院。亦未可知。只要有錢通同了尼姑。瞞過了家中丈夫。衆多耳目。却不是件最隱秀最方便的事麼。說罷。衆人都拍掌大笑道。此事千真萬真。只見門檻上坐着一個賣鹽之人。聽了此語笑起來道。此事果然千真萬真。衆人都道。怎見得便是千真萬真。那賣鹽的道。這是我五年前經過之事。衆人聽了都道。怎生是你經過之事。那賣鹽的立起身來。對衆人指指點點。一五一十的說道。我五年前挑鹽販賣。一日遇着一個尼姑。有五十餘歲。問我買鹽道。我庵裏正要鹽用。你可隨我到庵中。我要買你這一担鹽醃菜。說罷。我便隨了他去。到於庵中。稱了斤數。他分外又多加我幾分銀子。又道我路遠。留我酒飯。甚是齊整。庵中又走出幾位少年的尼姑來。都是二十餘歲之人。且是生得標致。青的是髮。白的是肉。光頭滑面。衣上都薰得松子沉速之香。遂留我在庵中權宿一宵。我見他意思有些古怪。料得自己頗有精神。也頗頗對副得過。不愁怎的。遂大胆宿於庵中。吃了酒飯。先是老尼與我同睡。事完之後。少年尼姑輪流而來。共是五個。一夜輪流上下。並不曾歇。獨有老尼姑更爲利害。真是色中餓鬼。就如餓虎攢羊的一般。不住把身子湊將上來。

吹日早起。安排酒飯。請我吃了。又與我數兩銀子做本錢。叫我可時時担鹽到庵中來。又叫我切莫到外邊傳說。分付已了。送我下山。誰知弄了一夜。精神枯竭。挑了空鹽籬下山。頭暈眼花。不住的身子要打躡踵。勉強的捱到家裏。跌到床上。再動不得。從此整整病了三個月。把這數兩銀子贖藥調理完了。方纔走得起。至今望見尼姑影兒。魂夢也怕。若再走這條路。便性命斷送在他手裏了。這正是

雲遊道士青山去。日出師姑白水來。

話說這賣鹽的說罷。一個人問道。這庵在什麼所在。賣鹽的道。我對你說了。只恐你這兩根骨頭。不勾埋在他那眼孔兒裏。留你這條性命。再吃碗薄粥飯罷。休去尋死。說罷。內中一個人道。這尼姑果不可去惹他。真個利害。曾有一個遊方和尚。慣會採陰補陽。養得這龜兒都成活的一般。會得吹燈吸酒。自以爲與世無敵。後來遇着一個尼姑。那尼姑却慣會採陽補陰。兩個撞着了。却不道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兩個都要爭雄比試。先是和尚試起。拏一大盆火酒。把陽物取出來七八寸之長。如薛敖曹剝兔之形。龜眼如圓眼核大。放陽物於大盆之內。如飲酒的一般。漸漸吸盡。隨後尼姑取一個洗浴盆。傾火酒於內。滿滿一盆。然後脫得赤條條的坐於盆內。那陰物竟如藥碾之形。吐開一張。血盆大口。骨都都的將這一大盆火酒。一吞一吐。一氣

吸盡。面上並無一點之紅。和尚見了。驚得魂不附體。不敢與尼姑比試。抱頭鼠竄而逃。真強中又有強中手也。衆人都拍掌大笑道。利害利害。不知怎生學得這般方法。其中一個老成人。因識果的。不住嘆息道。甚麼採陰補陽。採陽補陰。佛門弟子不守三皈五戒。破壞佛法。做了佛門的魔頭。你不見佛經上道。袈裟誤袈裟。永劫墮阿鼻。獨有此罪。高過於須彌山。隨你怎麼樣懺悔。這罪孽可也再懺不去。兩個造了這阿鼻之業。永劫不得翻身。佛菩薩在那裏痛哭流涕。金剛韋馱在那里摩拳擦杵。他還全然不醒。說甚麼強中又有強中手。衆人聞得此言。都合掌當胸向佛作禮。道聲罪過。遂一哄而散。此事傳滿了杭州。人人都當新聞傳說。所以當時饒州有個少年尼姑。不守清規。與一個士人姓張的私偷。竟嫁了他。鄉士戴宗吉作首詩嘲笑道。

短髮鬢鬆綠未勻。

袈裟脫却着紅裙。

於今嫁與張郎去。

贏得僧敲月下門。

西湖二集

卷之二十九

祖統制顯靈救駕

漢江北瀉下長淮。洗盡胸中今古。樓櫓橫波征雁遠。誰見魚龍夜舞。鸚鵡洲雲鳳凰池月。付與沙頭鷺。功名何處。年年唯見春暮。非不豪似周瑜。橫如黃祖。亦隨秋風度。野草閑花無限數。渺在西山南浦。黃鶴樓人。赤烏年事。江漢庭前露。浮萍無據。水天幾度朝暮。

這一首詞兒。調寄念奴嬌。是白玉蟾武昌懷古之作。世上富貴功名。都是草頭之露。石中之火。霎時便過。只看南北兩峰。西湖清水。不知磨滅過了多少英雄。何況頭上戴得一頂紗帽。腰邊攢得幾分臭錢。便要粧腔做勢。挺起肚子。大搖小擺。倚強凌弱。好高使氣。不知有得幾時風光。幾時長久。還是做個好人。懷正直忠義之氣。光明磊落之心。生則爲人。死則爲神。千古不朽。萬載傳名。天下的人。那一個不仰賴他。連後代帝王。也還靠着他英靈。比着紗帽錢財四字。還是那個風光。那個長久。就是戴紗帽趁錢財的人。還要在手裏罰去變豬變狗。變牛變馬。

填還人世之債。在下這一回說祖統制顯靈救駕。未入正回。在下因世上人不知道金龍四大王的出蹟之處。略表白一回。多少是好。話說這位大王。姓謝。單諱一個緒字。是晉朝太傅謝安次子琰之裔也。住于台州。一生忠孝大節。謝太后是他親族。那時金虜猖狂。其勢無可奈何。謝太后又被奸臣賈似道所制。謝緒以親戚之故。不勝憤恨。遂建望雲亭于金龍山頂。讀書其中。後甲戌秋天。霖雨大作。天目山崩。洪水泛濫。臨安百姓溺死者無數。謝緒破散家貲。賑濟貧窮。死者都與葬埋。因對衆人涕泣道。天目山。乃臨安之主山。天目山崩。此宋亡之兆也。後果元伯顏丞相破了臨安。少帝出降。謝太后隨北虜而去。謝緒哭聲震天的道。生不能報朝廷。死當奮勇以滅胡虜。臨終作詩自悼道。立志平夷尙未酬。賦此詩完。卽投水而死。水勢洶湧。高丈許。有若龍鬪之狀。屍立水中。一毫不動。顏色如生。人無不嘆異焉。到元朝末年。托夢于鄉人道。胡虜亂華。吾在九泉之下。恨入骨髓。今幸有聖主矣。但看黃河北徙。此吾報仇之時也。汝輩當歸新君。明年春天。呂梁之戰。吾當率領陰兵助陣。以雪吾百年之恨。到丙午春日。黃河果然北徙。衆人無不以爲奇。九月我洪武爺取了杭州。丁未二月。傅友德與元兵大戰呂梁。見金甲神人在空中躍馬橫槊。陰兵助陣。旗上明明有謝公之神四字。元兵驚慌大敗而逃。從此時時見其形狀。直殺到元順帝棄了大都。逃于漠北。後永樂爺議海運不便。復修漕運。他又竭力暗中護祐。

凡是河流淤塞之處。便力爲開通。舟船將覆溺之時。便力爲拯救。神靈顯赫。聲叫聲應。嘉靖中奉勅建廟在魚臺縣。隆慶中遣兵部侍郎萬恭致祭。封金龍四大王。看官。你道這位大王死了百年。不忘故主之思。畢竟報仇雪恥。盡數把這些臊羯狗驅逐而去。輔祐我皇家。你道可敬也。不可敬。比紗帽錢財四字。果是何如。在下再說一個奇異古怪的事。話說唐朝元和年間。常州義興縣一個人。姓吳名堪。少喪父母。並無兄弟。家道貧窮。無力娶妻。秉性忠直。一毫不肯苟且。做了本縣一個吏員。一味小心。再不做那欺心瞞昧之事。不肯趁那枉法的錢財。衙門中一班夥計。見吳堪生性古撇。不入和講。起他個綽號。叫做拘牛兒吳堪。又見不肯趁錢。都取笑他道。你在衙門中。一清如水。朝廷知你是個廉吏。異日定來聘你爲官。因此又取名爲待聘吳堪。吳堪被朋友如此嘲笑。他只是立心不改。一味至誠老實。家住於荆溪。那荆溪中水。極是潔淨。吳堪生性愛惜這水。常于門前以物遮護。再不污穢。晚間從縣衙回來。臨水看視。自得其得。一日從縣衙回來。見水邊一個白螺。大如二三斤之數。吳堪見這個白螺大得奇異。拾將回來。養于家中水缸之內。吳堪每日清早起來。梳洗已畢。便至誠誦一卷金剛經。方進縣衙理事。至晚間回家。見桌上飲食酒餚之類。都安排得端端正正。熱氣騰騰。就像方纔安排完的一般。吳堪見了心驚道。難得隔壁隣母張三娘這片好心。可憐見吳堪隻身獨自。夜晚歸家。無人炊爨。却便

替我安排端正。難得他老人家如此費心。這夜吃了酒飯。上床便睡。次日自到縣堂去辦事。晚間回家。飲食酒餚之類。又早安排端正。一連十餘日都是如此。吳堪心中甚是過意不去。次日誦金剛經之後。便走到鄰母張三娘處。再三作謝道。難得老母直如此費心。教吳堪怎生消受得起。那張三娘呵呵大笑道。吳官人瞞心昧己。自己家中私自娶了娘子。也不叫老身吃杯喜酒。却如此藏頭露尾。反來作謝老身。明是奚落老身。就是不公不法。收留迷失子女爲妻。料道瞞貼隣近。舍眼目不得。却怎生故意如此。那吳堪聽了這張母的話。好似丈二長的和尚。摸不着。一毫頭腦答應道。張母。你怎生說這等的話。念吳堪一生至誠老實。不會弔謊。甚麼家中自娶了娘子。不叫老身吃杯喜酒。這句話。吳堪一毫也理會不出。張三娘又笑道。明人不做暗事。你日常裏委實不弔謊。今日却怎生弔謊。現現房中藏了一位小娘子。特瞞着老身。反來作譚。吳堪道。念吳堪不是這般藏頭露尾之人。有什麼房中藏了一位小娘子。這小娘子從何而來。就有小娘子。怎生瞞着張母。况我一身貧窮。那得錢來娶妻。張三娘又道。吳官人。你不須瞞我。你這十來日內。每日出門之後。老身便聽得房中有嚮動之聲。老身只道是偷盜之人。走到壁縫裏瞧時。見一位小娘子。十七八歲。生得容貌無雙。擦衣捲袖。在廚下吹火煮飯。酒餚完備。便走進房中。再不見出來。這不是你新娶的娘子。却來瞞誰。吳堪大叫怪異道。莫不是張母眼花。

張三娘道。老身一連見了七八日。難道都是眼花。吳堪咤異道。奇哉怪事。莫不是那里逃走出來的迷失女子。怎生悄悄藏在我家中。做將出來。這干係非淺。却不道是知法犯法。急急轉身走入家中。細細搜素。不見一毫踪影。暗暗道。畢竟是張母眼花。這女從何而來。且試一試看。委是有無。遂假說到縣裏去。仍舊把門上鎖。悄悄走入張母宅中。暗暗道。今日我不到縣裏去。且躲在這裏瞧一瞧。張三娘連聲道是。吳堪坐在壁縫邊。不住瞧着家裏。瞧了多時。漸漸將晚。只聽得房中有窸窣之聲。果然見一位小娘子從房中走出。婷婷嫋嫋。貌似天仙。不長不短。雅淡梳粧。走到廚下。撩衣捲袖。吹火烹飯。吳堪清清瞧見。暗暗指與張母道。奇哉怪事。急忙轉身。走到自己門首。悄悄把門開了鎖。驀地推將進去。竟到廚下。那女子正在那里淘米。見了吳堪。躲閃不得。放下了雙袖。深深道個萬福。吳堪連忙答禮道。小娘子從何而來。怎生在寒家做炊爨之事。那小娘子徐徐答應道。妾非人間人也。上帝因官人一生忠直。不做一毫苟且之事。不趁一毫枉法之財。力勤吏職。至心誦經。又能敬護泉源。特命妾嫁君以供炊爨之事。託身白螺。以顯其奇。官人切勿疑心。此是上帝之命也。吳堪大叫道。奇哉怪事。念吳堪是一介小人。有何德行。上通於天。蒙天帝如此見憐。折殺小人。小人如何敢受。那小娘子道。此是帝命。休得固執。吳堪信其老實。就請過張母來。當下備了些花燭。拜謝了天地。成其夫婦之禮。一夜恩愛。自不必

說次日吳堪自到縣衙辦事。小娘子自在家間做針指女工。自此之後。一人傳兩。兩人傳三。都道狗牛兒吳堪得了個絕色的妻子。遂鼎沸了一個義興縣。沒一個不來張頭望頸。探頭探腦來瞧。此事傳聞到知縣相公耳朵裏去。那個知縣相公却是個搽花臉之官。一味貪財好色。知得吳堪有個絕色的妻子。便不顧理義。要圖謀他的妻子起來。要把這吳堪以非理相加。爭奈吳堪自入衙門。並無過犯。賊私。奈何他不得。知縣心生一計。一日出早堂。分付吳堪身上。要取三件物。那三件。

第一件。升大雞蛋。第二件。有毛蝦蟆。第三件。鬼臂膊一隻。

知縣分付道。晚堂交納。如無此三物。靠挺三十板。吳堪做聲不得。暗暗叫苦道。這三件走遍天下。那里去討。却不是孫行者道。半空中老鴉屁。王母娘娘搽臉粉。玉皇戴破的頭巾麼。出得衙門。眼淚汪汪。一步不要一步。走到家間。見了妻子。放聲大哭道。我今日死矣。妻子道。莫不是知縣相公責罰你來。吳堪搖頭道。其緣故。那妻子笑嘻嘻的道。這三件何難。若是別家沒有。妾家果有這三件。如今就到家間去取了來。官人晚堂交納。休得啼哭。吳堪收了眼淚。妻子出門而去。不知那里去了半日。取了這三件異物而來。付與吳堪。吳堪將來盛了。晚堂交納。知縣見了。果是這三件。暗暗咤異道。俺明係故意難他。將來重重責罰他三十。待他悟了俺的主意。就將

這個絕色妻子獻與俺。俺便千休萬休。如今他却拏了這三件來。難道俺便放過了你不成。俺定要將你妻子屬了俺便罷。想了一晚。次日早間出堂。又分付道。今日晚堂要一物。

蝸斗一枚。

晚堂交納。如無此物。靠挺三十。分付已了。吳堪又做聲不得。回到家間。又放聲大哭。妻子道。敢是知縣相公出難題目。又要些什麼來。吳堪道。昨日感得賢妻交納了這三件。今日晚堂又要交納什麼蝸斗一枚。我生平也不知道什麼叫做蝸斗。那妻子又笑嘻嘻的道。這蝸斗別家沒有。妾家果有蝸斗一枚。如今就到家間去取了來。晚堂交納。休得啼哭。吳堪收了眼淚。妻子不知那里又去了半日。牽了一隻獸來。吳堪一看。却似一隻黃犬之狀。與犬一般樣大。妻子道。這是蝸斗。吳堪道。這是黃犬。怎生叫做蝸斗。妻子道。果是蝸斗。妾怎敢欺着官人。吳堪道。此物有何用處。妻子道。比物能食火。食火之後。放出糞來也是火。若知縣相公要責罰你時。你連叫蝸斗救我三聲。管情無事。吳堪依妻子之言。牽了這隻犬。獻與知縣。知縣大怒道。俺叫你取蝸斗。你却牽了一隻黃犬來。胡亂搪塞。深爲可惡。此物要他何用。吳堪道。這蝸斗會得食火。食火之後。放出糞來也是火。知縣拍案大怒道。若不會食火。靠挺三十板。分付衙役。將炭火燒紅。投在黃犬面前。黃犬取而食之。如食粥飯相似。炭火食完。放出糞來都成通紅火塊。知縣又拍案大

怒道。俺叫你取蝸斗。不會叫你取黃犬。就是食火糞火。有何妙處。胡亂將來搪塞。一邊叫皂隸掃火。一邊叫皂隸扳番吳堪在地。要加刑罰。吳堪連叫蝸斗救我三聲。那蝸斗大吼一聲。驚天震地。堂上知縣。兩傍衆多人役。一時顛仆在地。吼聲未了。口內吐出火光。高數十丈。烟燄漲天。把縣堂牆屋。知縣妻子老小一家。走頭沒路。頃刻之間。盡被燒死。火燄罩滿了一城。火光之中。都見吳堪并妻子坐于火光之上。冉冉升天而去。衆人大驚。後來遂把縣遷于西數步。今之城是也。有詩爲證。

吳堪忠直不欺。感得天仙下降。

知縣貪財好色。害得闔門遭喪。

看官。你道吳堪忠直不欺。連玉帝也把個仙女嫁他。昇了天界。可見人在世上。只是一味做個好人。自有好處。如今說一個正直爲神的。與列位看官一聽。話說宋太祖朝。這位神道。姓祖。單諱一個域字。字真夫。曾爲殿前統制官。先前原是閩人。後來徙于明州奉化之松溪。這真夫生將出來。便聰明智慧。正直無私。長大成人。一心忠孝大節。好讀古書。後來漸學武藝。有百步穿楊之妙。十八般件件精通。遂有文武經濟之才。少年之時。曾在人家園中讀書。內中有一個韓慧娘。其夫出外做生意。一去十年不回。這韓慧娘只得二十八歲。正在後生之時。房中清冷。甚

是難守。又值春天豔陽之際。花明柳綠。事事關心。果然是早晨裏只聽疎疎辣辣寒風吹散了一簾柳絮。餉午間只見淅零零細雨打壞了滿樹梨花。一霎時轉幾對黃鸝。猛可地叫幾聲杜宇。不免傷春。好生愁悶。有望海潮詞爲證。

側寒斜雨。微燈薄霧。匆匆過了元宵。簾影護風。盆池見日。青青柳葉柔條。碧草皺裙。腰正晝長。烟煖。蜂困鶯嬌。望處淒迷。半篙綠水斜橋。孫郎病酒無聊。記烏絲酬語。碧玉風標。新燕又雙。蘭心漸吐。佳期趁取花朝。心事轉迢迢。但夢隨人遠。心與山遙。誤了芳音。小窗斜日到芭蕉。

話說這韓慧娘因丈夫出外十年。見此春光明媚。百鳥都有和鳴之意。甚是動心。若是這韓慧娘是個醜陋的便罷。只因這韓娘好生美貌。如花枝般顏色。紅紅白白。真有出羣之姿。日對鏡。見了自己形容。不住暗暗的喝采道。可惜奴家這般顏色。這般年紀。錯嫁了這個做生意行中的人。一去十年不歸。今日這般好春光。都錯斷送了。豈不可惜。人生有得幾個十年。人家都有個丈夫在家。偏奴家的丈夫。就像忘了妻子的一般。教奴家終日眼巴巴盼望。怎生得到。果是

莫作商人婦。金釵當卜錢。

朝朝江口望。錯認幾人船。

若是這韓娘是個貧窮的。朝來愁柴。暮來愁米。日日啼哭過日。那有心情。想着那事。偏是這韓娘家道殷實。身穿綾錦。口厭肥甘。滿頭珠翠。越打扮得一天丰韻。從來道家寬出少年。韓娘雖然二十八歲。只當二十以內之人。愈覺後生。一則是飽煖思淫欲。一片春心。怎生按捺得住。漸漸害下一場傷春之病。

春。春。景豔。情新。朝雨後。好花晨。獨坐無伴。與誰爲親。看取簷前色。羞觀鏡裏身。春睡恹恹不醒。芳心蹙蹙增嘔。無情無意難度日。輕寒輕煖恨生嗔。

話說這韓慧娘害了傷春之病。好生難過。長吁短嘆。悶悶不樂。想起園中讀書之人。堂堂一表年少無妻。正是醫奴家傷春病的一帖好藥。却不強如吃那黃芩山梔那苦辣辣的藥。遂時時步入後園。閑遊耍子。看水折花。打鶯捉蝶。不住在那花叢之中。穿東過西。步蒼苔。印弓鞋。笑嘻嘻。花簇簇。般般耍子。等候那祖小官出來。思量要與他兩個親而熱之。愛而惜之。趨而近之。攬而抱之。權做夫妻。怎知那祖小官是天生的。一尊活神道。鐵石心腸。那里曉得邪淫二字。雖然年紀後生。却倒像陳最良說的六十來歲。並不曾曉得傷個春。那韓娘屢入後園。幾番與

祖小官相遇。他恁放出妖嬈態度。笑容可掬。走近前來。以目送情。如笑如迎。大有勾引之意。祖小官見了。只是低着頭。再也不瞧一瞧。若是狹路相逢。就把身子顰轉。韓娘偏生走攏一步。捱肩擦背。祖小官只是不理。韓娘幾番見祖小官如此。暗暗道。他年紀幼小。不曾嘗着其中滋味。所以不來兜攬奴家。難道見奴家這般顏色。全不動念。我自今以後。越打扮得標致。越粧飾得華麗。下些着實工夫。去勾引他。看他怎生躲避。奴家嘗見世上的人。外面假粧老實。其中儘多姦詐。有的始初老實。見色不好。後來放倒旗鎗。竟至無色不好。就像講道學先生相似。祖小官外面雖則如此。安知不是講道學的一派。休的信他老實。從此之後。淫心愈覺蕩漾。一日晚間。吃了一二斤酒。酒興發作。便胆大起來。從古道。

春爲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話說韓慧娘這晚多吃了幾杯酒。一時酒興發作。淫情勃勃。按捺不住。假以取燈爲名。竟閃入祖小官書房之中。要與祖小官雲雨。祖小官變了面皮。勃然大怒道。汝爲婦人。不識廉恥。蚤夜走入書房。思欲作此破敗倫理。傷壞風俗之事。我祖域生平。誓不爲苟且行止。況汝自有丈夫。今日羞人答答壞了身體。明日怎生見汝丈夫之面。好好出去。不然我便叫喊起來。汝終身之廉恥喪矣。說罷。把韓慧娘連推而出。偏生韓娘金蓮甚小。踏着門檻一絆。幾乎跌了一交。

羞得滿面通紅。好生慚愧。只得緩步歸房。極是掃興。真叫做乘興而來。敗興而去。有詩爲證。

深夜出蘭房。淫奔心欲狂。

祖生痛呵叱。羞恥實難當。

話說這祖真夫却了這韓慧娘的淫奔。次日就收拾書箱搬移他處讀書。祖真夫搬移三日。韓慧娘的丈夫剛剛回來。韓娘口中不說。心下甚是慚愧。暗暗道。若不是祖小官鐵石心腸。我生平之名節。喪於一旦。怎生見我丈夫。暗暗感激不盡。從此再不發一毫邪淫之念。保了他一生節操。這是莫大的陰騭。天地神鬼都知。後來祖真夫曾於金陵旅店之中。遇着一個曹龍江。是越州人氏。祖真夫因他是鄉里。又因曹龍江是個心直口快之人。與他甚是相得。曹龍江雖做生意。幼年皆曾業儒。因父母亡後。家道零替。只得拋了書本。出外學做生意。祖真夫遇着了。他日夕談笑不倦。不意曹龍江在寓中。染了一場傷寒症。祖真夫親自與他煎藥調理。灌湯灌藥。就如親骨肉一般。傍邊人都道。這傷寒症是個時病。善能纏染。若是親骨肉。這是該的了。你又不是他親。又不是他眷。何苦如此。倘或纏染。爲害不淺。況且你不過是與他一面之識。怎生擔着這干係。祖真夫道。我與他雖是一面之識。一則是同鄉里之情。一則是同讀書之人。古人一言相得。便生死相託。況在旅店相處。已經數十日。他今患病。我便棄而去之。於心何忍。未

病而相交。一病而棄去。我斷不忍爲也。若是時病纏染。此亦天數矣。說罷。衆人都無不暗暗笑。祖真夫之愚。真夫憑人笑話。只是一心調理。再無厭倦之心。便是痢屎溺尿。也不嫌其臭穢。曹龍江漸漸病到二十四日。甚是危急。流涕對祖真夫道。我與仁兄。不過是一面之識。承仁兄如此調理。竟如嫡親骨肉一般。此恩德天高地厚。萬世難報。我今將死。有一言奉告。我床下有白銀五百兩。願仁兄將我殯殮之餘。兄得其半。將一半付與家間老妻。我有一男一女。願仁兄好爲看管。但死作他鄉之鬼。妻子不能一面。雖死亦不瞑目也。說罷。便哽咽而去了。果然雙目炯炯。再也不瞑。祖真夫再三把手去摸他的眼眶道。四海之內。皆爲兄弟。我斷不負今日之言。吾兄聽我此言。便可瞑目。切勿記念。說畢。喉中隱隱有聲。便雙目緊緊閉去。祖真夫痛哭了一場。遂與他買了棺木盛殮了。揀一塊朝南向日之地。權厝于上。就把曹龍江的銀子。原封不動。將來悄悄埋于棺木之下。一毫不露踪影。葬埋已畢。急急趕到越州。報與他家知道。遂率領了他的兒子。同到金陵。發起棺木。并前日所藏銀子帳目。原封不動。交與他的兒子。那兒子只得十五歲。一毫世事不知。祖真夫又同他扶柩而歸。妻子感恩無盡。號泣拜謝。祖真夫不受其拜。竟拂袖而歸。有詩爲證。

旅邸相逢非至親。一言相託便爲真。

封金藏墓誠千古。勝似當年管鮑人。

後來祖真夫做了殿前統制官。就把曹龍江的兒子舉薦他爲官。把他女子也擇一個好人家嫁了。真千古義氣人也。但祖真夫性氣一味剛直。再不肯阿諛曲從于人。凡遇冤枉不平。貪官污吏。他便暴雷也叫將起來。要與之廝挺。常常拍着一口寶刀。大叫道。寶刀哥。汝是我之知己。我若有些不是。你便殺了我罷。後來性氣太直。人世上畢竟難容。以此官星不顯。歸到田間。專一以濟人利物爲心。常常說道。我見做官的人。不過做了這篇括帖策論。騙了一個黃榜進士。一味只是做害民賊。掘地皮。將這些民脂民膏回來。造高堂大廈。買妖姬美妾。廣置莊園。以爲姬妾逸遊之地。收畜龍陽。戲子女樂。何曾有一毫爲國爲民之心。這要詐害地方隣里。奪人田產。倚勢欺人。這樣的人。狗也不值。所以他每遇飢荒之歲。便自己發出米糧。以救飢餓之人。又搭造篷廠。煮粥於十字路口。使飢者都來就食。又恐怕飢餓過火之人。一頓吃上十餘碗。反害了性命。只許吃三五碗便住。吃三五碗之後。又要他暫時行走數步。以消腹中之食。行走之後。方許再吃。費了一片心。方得飢餓之人無患。如此設法救饑。不知救活了多多少少百姓。如有死者。又與他葬埋骸骨。鄉里之中。如有倚勢欺人。或不便百姓之事。他便對府縣官員說。定要革去了不便之事。鋤強扶弱。斷不許有錢有勢之人得以害民。里中如有婚喪不能成禮之人。

都周之以財帛。人家子弟貧窮不能讀書者。立一個義學。請一個先生在內。終日教這些子弟。凡遇人。只勸人以孝弟忠信四字。祖真夫後來無疾而終。終之日。隣里見他門首車馬旌旗甲兵之人甚多。只道他那里赴任去做官。次日方知其死。沒一個不磕頭禮拜。號淘痛哭。如喪考妣一般。皇祐二年。鄉人感其恩德。遂建造廟宇。在忠義鄉之福慶里。凡祈禱者。無有不應。若是有病的。祈禱即時病愈。有火起的。祈禱即時返風滅火。種種靈効。不可勝言。元祐年間。一個鄧琪。一個徐寶。泛舟海外。不意狂風驟起。黑雲如墨一般。簸浪掀天。舟中之人。幾爲魚鱉。鄧琪徐寶。只是望空祈禱。大叫祖統制救命。只聽得半空中應了一聲。忽然見一塊斗大的火。從桅上墜將下來。狂風頓息。黑雲如洗。起視所在。已在祖統制廟下矣。遂救了這一般人的性命。話分兩頭。且說一件前定事。話說宋徽宗皇帝聽信宣和六賊。害盡天下蒼生。以致金兵打破了汴京。徽宗二帝。被金韃子搶擄而去。幸得高宗不在圍中。逃了性命。那高宗始初在潛邸之時。曾遇着一個道士徐神翁。有未卜先知之術。高宗甚是禮敬。徐神翁臨別之時。獻首詩道。

牡礪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

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

高宗看了這首詩。不知詩中之意。不意遇着金韃子之難。高宗急走忙奔。避于海島。一日船到

了章安鎮地方。把船泊在沙灘之上。以避晚潮。問船夫道。這是什麼灘。船夫稟道。這是牡礪灘。黃宗遙望前面有一閣。甚是巍峨。問居民道。前面是什麼閣。居民稟道。此是金鰲閣。黃宗遂走到閣上一遊。見壁上有詩一首。其字甚大。墨痕如新。就是徐神翁昔年所獻之詩。高宗毛骨必然。方知事皆前定。遂沿海而行。高宗御舟到于崎頭。金兵探聽得消息。提兵數千。沿海追來。將近御舟。喊聲動地。旗鼓喧天。高宗驚惶無措。正在危急之間。金兵忽然見紅旗數萬。蔽於海上。旗上都有祖帥二字。金兵知是埋伏之兵。恐遭毒手。登時撥轉船頭。吹風胡哨而去。高宗見金兵將到。甚是慌張。忽然見金兵撥轉船頭而去。不知是何緣故。有此僥倖。心中測摸不出。是夜睡于舟中。夢見一紅袍金甲將軍。腰懸弓矢。手執寶刀。跪于帳下。自稱道。臣太祖時殿前統制祖域也。上帝以臣能守忠孝大節。封臣爲神。以救災捍害。今陛下有難。臣統陰兵數萬。特來救駕。高宗夢中點頭許他道。朕明日便當加封官爵。那尊神道。叩謝而去。次日高宗感其功德。問領海舟張公裕。道其神異。遂勅封爲文惠侯。賜廟額爲景祐廟。把像都塑過了。蟒龍玉帶。極其莊嚴。猪羊祭祀。後高宗經苗劉二賊之難。二賊正要下手。祖統制現出真形。腰懸弓矢。手執寶刀。殺氣騰騰。立于帳前。苗劉二賊。驚懼而遁。從此到元大德十二年。明州瘟疫競起。死者枕籍。百姓不堪其苦。祖統制附神在人身。教百姓盡飲廟內小井中之水。飲者瘟疫卽時而愈。次

年瘟痧又來。居民都見祖統制率領陰兵與瘟疫之鬼大戰。瘟疫之鬼戰敗而逃。竟保平安。一年蝗虫蔽天。官府捕捉蝗虫。日日限定斗斛。不及數的便加責罰。居民苦不可言。遂到廟中泣訴。霎時間。大風呼呼數陣。蝗虫飛積廟前。其高數丈。並不飛動。居民遂盡數搬去。輸與官府。得免其責罰。餘外蝗虫。自投海水而死。至正十一年。海盜羣起。將來搶擄。祖統制顯靈。大風揚沙。咫尺不能辨視。海盜盡迷失道路而退。過了幾時。海盜又來。搶擄民財。竟無所得。海盜大怒。要放火燒燬其廟。走到廟邊。聞得廟裏有絃誦之聲。海盜驚駭。相顧而不敢犯。纔出廟門。又見金盔金甲青臉獠牙陰兵數百。從廟中一直殺將出來。海盜慌張。自相蹂踐而死。從此再不敢犯其地方。二十二年。又有妖蝴蝶。大如巴斗。螫着身體。卽時昏暈而死。死者無數。百姓遂事之如神明。把這個妖蝴蝶。迎到廟中。香花燈燭。供養虔誠。若少不虔誠。便立刻螫死。祖統制附身在太保身上。把手撲而死之。從此百姓平安。地方耆老卓在明等。將此事奏聞。元朝遂勅封昭烈侯。至我洪武爺登基。以爲凡神之封爵。宜命于天。非人所敢與。海內諸神。一概都用本色稱呼。遂詔禮部易祖統制爲故義士祖公之神。看官。你道這位神道。可不與金龍四大王一樣麼。宋景濂學士有詩贊道。

懋輿狩南濟大川。追者十萬犬羊羶。

身率以君將樓船。
赤幟塞島虜愕然。
璽書褒忠禮彌虔。
坐秉躬珪冠貂蟬。
癘鬼跳踉民告瘳。
以藥投井飲輒痊。
飛蝗蔽野禍大田。
神氣一噓舞翩翩。
如蛾赴火積成山。
立使凶歲爲有年。
海盜操矛口垂涎。
揚沙撲面懾以還。
巨蝶爲妖大如鳶。
家趨巷巷祭陳豆籩。
以掌擊之民害蠲。
疾害不作福祐縣。
公名不朽同坤乾。

西湖一一集 卷之三十

馬神仙騎龍昇天

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

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這首詩是神仙馬自然題杭州秦望山之作。這山在杭州府東南。秦始皇曾登此望海。在下且未說馬自然的出處。先說葉神仙的故事。那葉神仙名法善。字道玄。是浙江處州松陽縣人。曾遊於括蒼白馬山石室內。遇着三個神人。都帶着錦冠。穿着錦衣。對葉法善道。我奉太上之命。以密旨告子。子本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輔佐國家。功成行滿。當復舊任。遂以正一三五之法傳授。說畢。三神人騰空而去。葉法善自受此法之後。神通廣大。變化不測。出有入無。坐見萬里。擒妖捉怪。降龍伏虎。無所不能。蜀川張尉的妻子死而

再生與張尉復爲夫婦。葉法善嘆息道：「這是尸媚之疾，若不早除，張尉死矣。吾當救取。」遂書符一道焚化。那張尉的妻子卽時變作一團黑氣而去。張尉方得無恙。宰相姚崇之女患病而死。姚崇甚是鍾念，痛哭不捨。聞得葉法善有起死迴生之術，遂懇求葉法善。法善先書朱符一道，未見還魂。後書黑符一道，女子卽時甦醒道：「已到鬼門關上，被鬼使剛催進關，見數個仙官執簡而至。鬼使還不肯放，後得太乙真人下降，鬼使驚慌釋放而回。姚崇方知葉法善之奇，感謝不盡。那時錢塘江有巨蜃爲祟，興風作浪害人。葉法善投一道符于江中，見數個神人擁着雷霆霹靂，把這巨蜃斬爲兩段。從此江波清靜，並無患害。葉法善厭世上塵凡，請符請法者終日紛紛不絕。遂入洪州西山，養性存神。景龍四年辛亥三月九日，前番那栝蒼三個神人又降，傳太上的命道：「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聖帝，未可隱跡山巖，以曠委任。言畢騰空而去。那時二帝未立，廟號年號都已先知了。其年八月，果有聖旨徵葉法善進京。凡吉凶動靜預先奏聞，吐蕃外國遣使者進一個寶函，層層封好，奏道：「此寶函請陛下自開，中有機密重事，勿令他人知覺。朝廷嘿然。葉法善奏道：「這是凶函，請陛下勿開。可令蕃使自開。玄宗卽令蕃使自開，果然中間藏着毒弩。蕃使一開，函中弩發，果中蕃使而死。玄宗大驚，遂授葉法善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住於上陽宮觀。正月上元之後，玄宗道：「何處燈景最盛？」葉法善道：「西涼府燈最盛。玄宗

道。卿何從知之。葉法善道。臣適在西涼府觀燈而回。玄宗道。西涼府去此甚遙。往返怎生如此之速。法善道。臣行道法。千里如在目前。玄宗道。朕可去否。法善道。可去。但閉目與臣同行。即可去也。玄宗閉目。但聞得耳邊呼呼風之。頃刻到地。法善道。陛下可開目矣。玄宗縱觀燈景。果然最盛。三市六街。觀玩了半日。君臣二人同入酒店飲酒。玄宗遂以鏤鐵如意質酒。出了店門。仍舊閉目而回。次日命人到西涼府酒店。取鏤鐵如意。後果然取回。玄宗方知是真。八月中秋。月色甚佳。玄宗道。可到得天上看月否。法善道。去得。遂於塔前化出一條白玉橋。君臣二人同登。漸漸近月宮。見桂樹婆娑。月宮中有金書廣寒清虛之府六字。有數個嫦娥。素衣吹紫雲曲。舞霓裳羽衣之舞。玄宗精于音律。遂盡記其曲。至半夜。葉法善道。可歸矣。時月光如晝。玄宗意欲吹笛。那時玉笛在寢殿中。葉法善向空長嘯一聲。玉笛卽應聲而至。玄宗遂于橋上吹笛一曲。看那下界地方。正是潞州城。玄宗探袖中金錢數文投于城中。遂緩步而歸。到得宮中。那白玉橋便隨步而隱。旬日。潞州奏八月中秋。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數文上進。玄宗視之。果自己之金錢也。遂把紫雲殿霓裳羽衣舞傳流於世。葉法善一日請燕國公張說飲酒。並無他客。法善道。此處有個麴處士。久隱山林。性頗謹訥。極善飲酒。招他來同飲。何如。張說道。最好。卽時請到麴處士。張說看那麴處士時。其形不及三尺。腰大數圍。坐于下席。拜揖之禮亦甚魯樸。酒到面

前便一飲而盡。再不推遜。却不知倒了多少的酒。葉法善忽然拔出劍來。指着麴處士道。汝曾無高談廣論。一味飲酒。這樣沉湎的人。要他何用。一劍砍將過去。乃一個大的酒榼而已。張說大笑而散。那時玄宗宮中。供敬着張果老。那張果老出入。每每騎着一匹紙驢兒。要騎之時。噴一口水。便變成真驢子。不騎之時。仍舊是張紙摺疊。將來藏在箱中。玄宗疑心他是神仙道。若果是神仙。吃了野葛汁也不死。便將野葛汁傾在酒內。與張果老吃。張果老一吃下口。便道。此酒非佳品也。把鏡子將牙齒一照。那牙齒已是通黑了。袖中取出鐵如意。把牙齒個個擊落。又取出一包白藥。將來敷在牙根上。睡了一會。走起來。把鏡子一照。滿口中。另生了一口新牙齒了。玄宗甚是疑心他的年紀。教視鬼魅的視張果老。也視不出他多少年紀。那時有個邢和璞。也是個神仙。精於算法。凡是神仙鬼魅。把算子一算。便知他多少年代。玄宗命邢和璞算張果老。不知怎麼却再算不出。葉法善道。只有臣知他出處。但臣一說。臣卽死矣。玄宗定要葉法善說他出處。葉法善道。臣死之後。望陛下屈九五之尊。哀告求救。臣方敢說。玄宗應允。葉法善方纔開口道。張果老乃混沌初開時一個白蝙蝠精也。說罷。便九竅流血而死。玄宗大驚。哀告張果老求救。張果老道。小兒多嘴。救他做甚。玄宗再三懇告。張果老用水一噴。葉法善方活。那時有個李北海太守。做得好文章。寫得好字。葉法善爲其祖葉國重求李北海做篇碑文。其文已

完。并要他寫字。李北海不肯。葉法善遂具紙筆。夜遣神將追攝其魂寫字。與日間所寫之字一毫無差。李北海驚駭。世間謂之追魂碑。顯慶年。奉命修黃籙齋醮于天台山。打從廣陵經過。明日將渡瓜洲。江邊船夫預先整集船隻伺候。那時正是春晚。浦溆晴暖。月色甚明。水波之中。忽然鑽出二個老叟。一黃一白。坐于沙上。向水中大叫冥兒數聲。只見水波中又鑽出一個垂髻的童子。衣無沾濕。這黃白二叟分付道。可取棋盤與席子來。童子入水取了棋盤與席子來。布在沙上。黃白二叟道。若是贏的。明日便吃那個北邊來的道士。兩個說罷大笑。方纔下子。下了一會。那個穿白的老叟拍手大笑道。你輸了。明日那個道士該是我口中之食。你不要奪我的美味。說罷。兩個大笑。取了棋盤席子。一齊跳入波心。江邊之人。無一個不見。曉得是個吃人的怪物。個個慌張道。聞說葉天師慣會降妖捉怪。明日便是張天師吃鬼迷也。次日清早。便有內官馳馬先到。督催船夫。船夫就把此事稟知內官。內官害怕。說與葉法善。法善笑道。竟自開船。不必憂慮。船夫只得開船。擔上一把干係。開得一箭之地。狂風大作。波浪如山。船中人都懼怕。葉法善書一道符。叫人走出船頭。投在江中。頃刻便就風平浪靜。安然無恙渡過了江。分付船夫道。可聚集漁戶在那蘆葦邊沙灘上打網。決有異常大魚可得。漁戶依言。一網打將下去。果然得一個大白魚。數丈之長。頭腦上有刀痕一大條。腦脂流出。衆人方悟就是昨夜白衣老叟。

作怪。被神將擊死者也。葉法善在天台之東數年。五月一日。忽有老人號哭求救道。我東海龍王也。天帝命我主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換。若無失脫。便超登仙品。我今已守了九百七十年。有一妖僧逞其幻法。住在海峰。日夜禁咒。積三十年矣。其法將成。海水如雲捲在天半。五月五日。海將竭矣。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決爲妖僧所取。小神受責非輕。五月午時。乞賜丹符垂救。至期。葉法善飛丹符往救。海水復舊。妖僧羞愧。赴海水而死。龍王遂釐明珠寶貝來報。葉法善道。村野之中。要珠寶何用。但此崖石之上。去水甚遠。能致一泉卽惠也。是夕只聽得風雨之聲。次日繞山麓四面成一道石渠。泉水流注。終冬不竭。人稱之爲天師泉。有詩爲證。

神仙有妙用。談笑見奇功。
能救天人禍。下及水晶宮。

在下這一回小說。兩回做一回說。首先說了葉法善。如今說馬自然這位神仙。單諱一個湘字。是錢塘人。他世代都爲小吏。馬自然獨不肯爲吏。好讀書賦詩做文章。及至長大。又專好學神仙一派法術。早喪父母。只得哥嫂二人。他哥哥也在縣裏做吏。馬自然勸哥哥道。衙門中錢。不是好賺的。都是歪擺佈。沒天理趁來的。怎生明日得消受人趁錢財來。不過是爲着子孫。若趁了沒天理的財。反折罰了子孫。不如出衙門本分營生。若是命裏該有錢財。少不得定有何苦。

在衙門。倘是失時脫節。犯了刑法。連性命也不繇我做主。那時悔之遲矣。哥哥道。吾弟之言。甚是有理。但公庭裏面。亦好修行。從來有四句道。人言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苦將曲直無顛倒。脚底蓮花步步生。如有冤枉的。我便與他出脫。不好的人。我便不肯輕放了他。我決不去趁那沒天理的錢財。果是

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

馬自然道。哥哥如此。便是子孫之福。又對嫂嫂勸哥哥在衙門中行方便之事。休得狐假虎威。倚勢欺人。只顧錢財。不顧天理。後來馬自然學道心堅。定要出外參訪。遂別了哥嫂。遍遊天下。聞得葉法善道法神妙。遂到長安。參拜葉法善爲師。葉法善一見。知他山林骨起。具神仙之相。遂傳馬自然以鍊丹之法。并六丁玉女之術。那六丁玉女。

丁卯玉女。名文伯。字仁高。丁丑玉女。名文公。字仁貴。丁亥玉女。名文通。字仁和。

丁酉玉女。名升通。字仁恭。丁巳玉女。名庭卿。字仁敬。

葉法善道。汝在山中修煉此法。若是六丁玉女。鼻上有黃珠一顆。若鼻上無此珠。便是山精鬼怪來試汝。不可信也。修煉之時。定有妖魔。攪亂左右。或是龍虎諸神。咆哮躑躅。亦不可有畏懼之心。或有頂天立地天神。手持鎗刀來刺汝之心。汝一心修煉。不爲所動。諸景即時消滅。

馬自然受了此法。入深山修煉金丹。并役使六丁。初時修煉之日。安了八卦。配了坎離。夜靜更深。忽有美女一人。衣服華麗。緩步而前。手持名花。異常馥鬱。笑容可掬。走到馬自然面前。這美人生得如何。有西江月爲證。

秋水粧成眼目。硃砂點就紅唇。一天丰韻俏佳人。好對金蓮三寸。手執異花馥郁。衣飄翠帶輕塵。數聲歌管笑相聞。走到跟前廝混。

馬自然暗暗道。昔日許真君門下學道之人。共有三千。許真君難分真假。遂把炭變成三千美人。去迷這些學人。學人道心不堅。都被炭鬼所迷。次日走到許真君面前。衣上都染了黑炭之跡。不染炭跡者。只得三人。諸學人羞愧而散。後來只此三人成道。可見此一關最難打破。若打得破此關。修仙便也容易。仙人道得好。

子有三般精氣神。方能修之可長存。

今乃夜靜更深。此美人從何而來。此真炭鬼之類也。况鼻上又無黃珠。斷是小鬼。壞我道法無疑。遂大聲喝道。吾入山修道。秉性堅貞。生死尙且置之度外。何况粉骨骷髏。汝是何等邪魔外道。敢來亂吾正法。那美人還是笑嘻嘻的。不肯退步。却又鶯聲燕語。吟首詩道。

謫居蓬島別瑤池。春媚烟花有所思。

爲愛君心能潔白。願操箕箒奉庭幃。

馬自然大怒。拔起手中七星寶劍。望美人劈頭砍將過去。遂化清風一陣而散。曾有呂純陽先生詩道。

六幅紅裙繞地紉。就中顯設陷人坑。

多少王侯遭此喪。留得先生獨自醒。

馬自然方纔喝退得這個妖怪。又見青龍騰躍。白虎咆哮。好不怕人。馬自然識破了。寂然不動。那龍虎盤旋了半日。見馬自然不采。也便寂然而去。少頃之間。只見風雨獵獵之聲。好是倒天關。塌地軸的一般震響。吹得根根毫毛。都直豎起來。一陣冷風過處。就中閃出一尊妖魔。怎生模樣。有西江月爲證。

惡狠妖魔鬼怪。頂天立地猙獰。三頭六臂騁威靈。一見登時喪命。紅眼圓睜如電。

朱鬚骨肉峻嶒。一聲哮吼過雷霆。震得天昏地暝。

那馬自然見了這般一個惡魔。暗暗道。我只怕適纔那個美人軟纏。有些纏他不過。你這般一個硬漢。我怕你怎的。憑他把那六隻手中兵器並舉。刀來鎗刺。火燒雷打。馬自然全然不動。一念過了一會。那惡魔弄得沒興沒頭。也只得去了。少頃之間。又只見閻羅天子帶領了羣

牛頭馬面鬼卒。手執鋼叉鐵索枷鎖之類。口口聲聲道。馬賊道這廝罪大惡極。却在這裏興妖作怪。可拏他去落油鍋。那些牛頭馬面紛紛的走將攏來。要把鐵索套在頭上。馬自然憑他囉啤。也只是不動。忽然間見太上老君在面前咄的一喝。那閻羅天子并衆鬼使都走得沒影。馬自然從此煉就了金丹。六丁侍衛變成了一個神仙之體。再無損傷。果是丹經上道。

從此變成乾健體。潛藏飛躍總繇心。

話說馬自然煉就了丹法。那降龍伏虎之事與葉天師都差不多。在下也不必再說。但馬自然極有一種戲法。最爲好笑。曾醉墮于湖州霅溪之中。衆人只道他已死。過了一日。只見他從水裏走將起來。衣不沾濕。又坐於水面上。說道適纔項羽接我吃酒。遂吃得大醉。所以來遲。溪邊之人觀者甚多。只見他酒氣衝人。面色甚紅。又時時把拳頭塞入鼻孔之中。你道那鼻孔有得多少大。可不是孫行者的鼻孔。撞着賽太歲的沙。摸兩塊鵝卵石。塞住鼻孔之意。馬自然把拳頭塞將進去。又取將出來。拳頭又不見小。鼻子又不見大。仍舊是好端端的鼻孔。他若把手指着溪水。那溪水便逆流上去。滔滔不住。歇了手指。那溪水便如舊了。若指着柳樹。那柳樹便隨溪水來去。就像活的一般。住了手指。柳樹仍在依舊之處。若指那大橋。大橋就分開做二段。衆人都走不得。住了手指。仍是一條石橋。又並無一毫斷的痕跡。口中吃着飯。把那飯糝噴

將出來。顆顆都變成蜜蜂兒亂飛。蕩蕩有聲飛入口中。又仍是飯糝。馬自然往婺州過他的母。姨娘已死。後來在靈座之中。說起言語。就像活的一樣。日日要兒子媳婦供給飲食。若少有意慢。便罵大罵小。或是分付兒子。鞭笞奴婢。兒子不敢不依。馬自然將到之日。那姨娘已知。便分付門上人道。明日馬家外甥來。切不可放他進來見我。這小兒忒利害。他有些要歪廝纏。馬自然到了門首。門上人不肯放進。馬自然問其緣故。大笑道。這姨娘不是真的。是個妖精假變的。所以怕得見我。你們休得被他騙了。待我進去。便見分曉。那些門上人日日受了鞭打。心裏正有些着惱。聽得這話。便放他進去。馬自然不繇他分說。竟闖到靈座下。作揖道。外甥特來拜見姨娘。姨娘怎麼死了。又會得顯靈。會得說話。會得料理家中事體。說罷。靈座中並不見則聲。馬自然道。姨娘日日說話。今日怎麼見了外甥。倒不說話。姨娘若不說話。外甥終日也不去。靈座中方纔嘆息了一聲道。今日見外甥來。心中甚是悲苦。所以不言不語。說罷。便哭將去來。果是姨娘的聲音。一毫無二。那兒子媳婦也便一齊哭將起來。馬自然又問道。姨娘怎生得還魂轉來。又在陽世。姨娘道。陰府因我陽壽未盡。所以放我轉來。我因兒子媳婦年紀尚小。所以日日在此料理。馬自然道。姨娘既會得說話。何不現出形貌。把我外甥一見。以慰我之情。姨娘道。陰陽各別。怎生好現得形貌見你。馬自然道。不必現出全身。或露頭臉。或露一手。等我外甥見見。

便是姨娘再三不肯。馬自然道：「若姨娘不肯見我，我便住在這裏一年，一定要見一面。」方纔罷休。姨娘被馬自然催逼不過，只得從靈座中伸出一隻手來，果是姨娘的手，一毫無二。兒子媳婦又哭將起來。馬自然便一把捏住，那姨娘大叫：「外甥無禮！」馬自然捏住手，着實撲了幾撲，一扯扯將出來，却是一個白面老狐，遂撲死在地。可不是西遊記內金角怪、銀角怪的壓龍洞中老奶奶麼？有詩爲證：

壓龍洞中老奶奶。

靈座當中老姨娘。

唯有妖狐能狡獪。

好擡香轎坐中堂。

話說馬自然除了這個老狐精，後遊於常州。那時宰相馬植謫官爲常州刺史，素聞馬自然之名，遂請相見，認爲同宗。馬自然道：「世爲杭州小吏，如何得有貴族？其不肯攀高認貴如此。」一日在馬植席上，把磁器盛土種瓜，頃刻間引蔓生花結實，衆賓取而食之，其香美異常。他把手在身上，并襪上四圍一摸，只見索琅琅的銅錢滾得滿地，就把這些銅錢撒在井裏，少頃叫聲出來。那些銅錢一個個都從井底飛將出來，若有人搶他銅錢，私自放在袖裏的，轉眼間摸索一個也通沒有了。人羨慕他的道：「我若得馬神仙這隻手，摸將出來，千千萬萬，終日在錢堆裏過日，便不愁貧窮了。」馬自然大笑道：「錢財都自有分限，若不是你的錢財，便一文也不可強。」

求馬植說此城中甚多耗鼠。把文書都咬壞了。甚是可惡。馬自然遂書一符。帖在南壁之下。把筯敲着盤子。長嘯數聲。鼠便成羣聚龐。走到符下。俯伏不動。馬自然遂呼一個大鼠到階前。分付道。汝這孽畜。只尋覓些食吃便罷。怎生咬壞了相公之書。可作急出城而去。大鼠如叩首之狀。羣鼠都一齊叩首。迴轉身。成羣作隊出城而去。城中遂無鼠患。馬自然會同一個道士王知微。弟子王延叟三人。南遊越州。走到洞巖禪院。那時和尚三百人。都在那齋堂內。一齊吃齋。見這三個人走進門來。三百和尚並沒一個來采着。只把三碗飯。拋在三個道人面前。如待乞丐之意。馬自然暗暗的道。釋道二教雖然不同。我與你都是一樣之人。僧來看佛面。道不得個道來看太上老君面麼。直如此輕薄我道教。可恨可恨。我不免取笑他一場。也知我道教之妙。不可受他的輕薄。被他作賤了去。說我道教無人。馬自然遂顆粒不沾。那王知微王延叟却吃飯。馬自然對二人道。你們快快吃完了飯走路。休得在此停留。王知微二人見說。遂放下飯碗。急急出門。那時三百個和尚這都未曾吃完。馬自然出得院門。又催促二人快走。不可停留。二人都不知其故。敢問怎生忙急急行走。馬自然道。自有妙處。走到前路。便知分曉。馬自然急急去店中買了幾個燒餅吃了。與二人上路。脚不停地。飛走如雲。走到諸暨縣南店中投宿。那時已離禪院七十里路了。三人吃了夜飯。上床便睡。不說他三人在店中投宿。且說那禪院從這

三個道人出門之後，變出一個蹣跚作怪的事，怎見得。

三百個僧，有如泥塑，六百隻腿，就似木雕，渾身綁縛交加，遍體枷杻做就，人人都似面壁漢，個個齊學坐禪僧。

可憐那三百個和尚，就像釘在地上的，一般，一動也動不動，不言不語，如醉如癡，竟似杭州西湖淨慈寺殿內泥塑的五百尊阿羅漢無異。幸有兩個和尚手裏做着，用未曾吃飯，以此不會着手，看了這一堂和尚，只叫得苦。知道是適纔怠慢了那三個道士之故，用的法術，急忙出門，要追着這三個，磕頭謝罪，求他救解。怎知這三個已去得遠了，兩個和尚只得，不顧性命，望前追趕。逢人便問道：曾見三個道士麼？路上人道：去得遠了。兩個和尚叫苦不迭道：怎生救得這三百個，不住脫脫的哭。直趕到夜深，纔趕得着，敲着店門問道：裏面可有三個道士麼？店中答應道：聲有兩個和尚，叫聲救命。店主人開得門，兩個和尚一步一拜，拜到床前，跪在地下大哭。道：日間實是不識尊師，有失恭敬。如今院中三百個和尚，至今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一步也動不得。萬乞吾師哀憐救解。則個馬自然只是齣睡，再也不則聲。王知微王延叟二人大笑。方知是馬自然用的定身法。兩個和尚見二人大笑，一發慌張，發極的磕頭禮拜。馬自然方纔開口道：我與你同是出家之人，雖然教門各別，也該見人恭敬。怎生如此輕薄？難道我道家便不

如你釋家不成你既好輕薄。便受些輕薄的虧。也不爲過。如今也奈何得勾了。你們二位回去。斷然動得。不必疑心。和尚遂拜謝而去。星夜趕回。進得院門。果然解了法術。都走得起。有詩爲證。

爲人切莫太心高。心若高時受惱蒿。

怠慢他人人怠慢。此間相去僅分毫。

再說馬自然一路南行。那時正值春天。見一家園中菘菜甚好。馬自然問園主人要化數株菜將來吃。那園主人不唯不肯。反臭罵了一頓。賊道狗道。喃喃的罵個不了。馬自然微微而笑。走到前路。叫王知微匣中取出紙筆。王知微道。園主人不與我們菘菜。也是小事。就是被他罵一頓。我們道家只得忍耐。難道取出紙筆。就寫狀子告他不成。馬自然道。不是告他。做個戲法。取笑他一取笑。遂於紙上畫一隻白鷺。用水一瀆。變成真白鷺一隻。飛入他菜畦之中。長一嘴。短一嘴。啄那菘菜。園主人趕來。那白鷺便飛起。略略走開。又飛下啄個不了。這園主人跑來跑去。連脚也跑酸。馬自然又畫一隻小哈巴狗兒。用水一噴。也變成一隻真哈巴狗兒。趕那白鷺。白鷺亂飛。狗兒亂跑。把幾畦好菘菜。盡數踏壞。園主人疑心是這道士原故。恐怕又作什麼法術害他。只得走到前路。哀哀求告。馬自然道。我不是要你的菜。只是做個戲法。取笑一場耳。

遂呼那隻白鷺。哈巴狗兒投入懷中。及至看那地上之菜。又是好端端的一株無損。後來遊到霍洞山。入長溪縣界。夜間投宿。那店主人道。店中人多。並無宿處。道人若有本事。在壁上睡。便好相留。那時已昏黑。王知微料前途並無可宿。只得落於此店之中。馬自然道。只你們有了宿處。便罷。莫要管我。遂把身子一跳。以一隻脚掛在梁上。倒頭而睡。店主人夜裏起來尋火。見了大驚道。梁上尙且睡得。何況壁上。馬自然遂把身子走進壁裏。再不出來。歇了半會。方纔從壁裏走出來。店主人大驚。方纔拜謝。遂移他三人入于內室淨處安宿。天明起來。店主人見其奇異。正要款待。連面前已不見了馬自然。王知微二人只得出了店門。前行數里。各處尋覓。只見馬自然已在前途等候了。遂自霍桐山。迴到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中有大枯松一株。馬自然道。此松已三千年。今夕卽當化爲石也。果然夜間風雨大作。就化爲石。松文猶在。馬自然善於醫病。凡有疾病之人。求他醫治。但以竹柱杖打其痛處。其病卽愈。腹內之病。以杖指之。口吹杖頭。腹中便如雷鳴。數年之病。卽時便愈。或有腰駝脚折之人。柱杖而來。馬自然以竹杖打之。叫那人放開了杖。應手伸展。真神效也。凡病好之人。賚錢帛來送。馬自然堅執不受。那人哀求。不過。只得略受些須。就分散與貧窮孤苦之人道。我神仙家要錢財何用。從來沒有貪財的神仙。修行之人。專以濟人利物爲第一功德。就是物命尙且要救。何況人乎。若遇網罟人。捕魚鱉。

飛禽走獸之屬。但至心誦南無多寶如來。捕者終日無所獲。則功德大矣。人能於緩急生死之間。爭鬪之際。三言兩語。與人解紛息訟。使人能保全其性命。功德最大。若是至親骨肉。尤當爲之調停。不可因而離間。傷其天性。嘗對馬植道。你們做官的人。一發要存陰隲。筆尖上功德非輕。斷不可任一己之喜怒。一時之喜怒。尤不可聽信小人之言。要細細體察下情。若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害人非淺。冥冥之中。定有報應。遠在兒孫近在身。嘗見做官的子孫。後代不昌。或生出。不肖的子孫。好嫖好賭。破敗家事。毀壞祖宗的聲名。或是斬絕後嗣。都是枉法得錢之報。若是人命強盜。非同小可。斷不可輕用夾棍拶子。從來道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屈打成招。妄害平人。那冤魂在九泉之下。少不得要報仇索命。就是一世二世三世五世。到底定不相饒。若不是真正人命強盜。斷不可輕下在牢獄之中。使他受無窮的苦楚。嘗言道。若知牢獄苦。便發菩提心。那牢頭獄卒。就是牛頭馬面一般兇狠。誰管你生死。只是有錢者生。無錢者死。做官的人。那裏得知備細。真個是有天沒日頭的所在。若是刑罰略輕得一分。則民受無窮之福。做官府的。只是念及冤對。念及自己兒孫。便斷不作惡也。總之。衙門人之言不可輕信。他那張利嘴。橫說豎說。變幻不測。其中事體。膽那走趨。藏頭露尾。飛燒詐害。捉生替死。或是倒提年月。洗補文書。只要得了孔方兄。他便無所不爲。真有鬼神不測之機。就似我神仙家做戲法兒。也沒他那般。

巧妙。做官府的。都是讀書之人。那裏識得其中情弊。他又通同作弊。朋黨爲姦。只要瞞得你這一人。有何難事。還有積年書吏。真是老姦巨猾。還要把官府置之掌握之中。兼他子子孫孫生長在衙門裏。姦盜詐僞之事。從胎裏帶來。所以在衙門中人。忠直的少。欺詐者多。我家世代爲小吏。所以備知這些弊端。我今發愿不肯爲吏。棄家學道。到處濟人利物爲事。功成行滿。自當上昇天界。丹經上道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當立千二百善。又人身上有三尸之神。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使人好嗜慾。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使人貪財好喜怒。濁亂真氣。下尸名彭矯。使人愛衣服。耽酒好色。三尸爲人之大害。當以庚申之日。以人之罪惡。上告天帝。欲絕人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此尸便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祀。又月晦之夜。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亦上告天帝。說人罪惡。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者三日也。昔許真君爲旌陽令。一以濟人利物爲心。若有貧窮之人。出不起錢糧的。他便以煉就金銀。攝入彼所耕墾之地。使彼無錢糧之累。後又斬蛟救人。到處廣積陰功。以淨名忠孝之書傳世。後來遂一家四十餘口。拔宅飛昇。雞飛天上。犬吠雲中。遂證真君之位。你門做官的。肯行陰隲方便之事。比我們道家尤爲容易。說罷。馬植深服其言。自此之後。力爲好官。馬自然因一年荒歉。山中之人。沒得飯吃。淹淹將死。遂傳一個避難大道丸。以救其死。

黑豆一升。去皮。貫仲甘草各一兩。茯苓蒼朮砂仁各五錢。剉碎。用水五盞。同豆熬煎。文武得中。直至水盡。去藥。取豆搗如泥。作芡實大。磁罐盛封。每嚼一丸。可以服食。松柏并百草。甘甜與進飯糧同。食之並無毒害。可以度荒年。

傳此一法。救活之人甚多。有因食松柏而竟得長生不死者。入嶺南。見嶺南蠱毒害人。遂傳此法。

凡在外飲食。先嘿誦七遍。則其毒不行。呪曰。姑蘇琢。摩耶琢。吾知蠱毒生四角。父是穹窿穹。母是舍耶女。眷屬百千萬。吾今悉知汝。摩訶薩摩訶。如飲食上有蜘蛛絲。便莫吃。又法。每遇所到之處。念藥王萬福七遍。亦可辟之。又一法。明礬生末。夾好茶。水調。解百毒。又一法。大甘草節。以真麻油浸。年歲愈多愈妙。取甘草嚼。或水煎服。神效。并治虫蛇諸毒。

自此嶺南無蠱毒之害。又傳一喉閉之法甚妙。

喉閉飲食不下者。用真正鴨嘴胆礬研細。以醃醋調灌下咽。卽大吐去膠痰頓愈。

又因杭州多火災。遂傳辟火三方道。

回風息火之術。其法用緋紅絹帛。五尺至一丈皆可。剪作幡形。懸竹竿上。當風火中。

投之。風回火息矣。卒急無幡。只以緋紅衣服懸竿上。投當風火中。亦可。火起之際。或急拆府州縣牌扁投當風火中。亦能回風息火。又凡府州縣城及人家。九月內。于戌地掘坎深三尺。或九尺以上。埋炭九斤。或九十斤。火庫于戌。自無火災。

杭州人用其法者。多無火災。又傳辟兵呪道。

唵。阿遊阿噠。利野婆訶。每日清晨。誦一百二十遍。可以辟兵。又神仙辟五兵冠軍武威丸。能辟疾疫百病。虎狼蛇毒。凡白刃兵戈盜賊。一切凶害。不能近身。雄黃二兩。雌黃二兩。礬石二兩半。燒過。鬼箭削去外皮。螢火一兩。用夜光木代之亦可。白蒺藜一兩。鐵槌柄一兩半。煨灶中灰一兩。殺羊角一兩半。燒焦黑。各爲末。如細粉。以雞子黃。并赤雄雞冠上血。和爲丸。如杏仁尖樣三角。絳囊盛五丸。帶左臂上。從軍者。繫腰間。居家懸當門上。一切盜賊凶惡兵。自解去。

又傳開井救瞽目之方道。

唐壽州刺史張士平夫婦雙瞽。日日祈天。忽有一書生。爲渠開井。汲新水洗目。卽時並愈。問之曰。吾太白星官也。升天而去。遂傳開井之法。其要以子午年。用五月酉戌。十一月卯辰。丑未年。用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年。用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

年用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年。用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年。用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時效。

又傳破木匠造房壓鎮之法道。

凡木匠造房壓鎮之法。極其靈驗。破之之術。於造房完日。用楊柳枝。四圍洒水。口念木郎呪曰。木郎木郎。一去何方。爲者自受。作者自殃。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遶宅念轉。則壓鎮再不靈矣。

又傳浴兒免痘之法道。

除夕黃昏時。用大烏魚一尾。小者二三尾。煮湯。浴兒。遍身七竅俱到。不可嫌腥。以清水洗去也。若不信。但留一手。或一足不洗。遇出痘時。只未洗處偏多也。又一法。以冬至日收烏魚掛乾。俟兒落地時浴之。

馬自然嘗對人道。人斷不可食牛肉。瘟疫之鬼。每以歲除夜行瘟。若不食牛肉。則善神守護。瘟疫之鬼。必不敢入其門。我嘗見不食牛肉之家。雖天行時疫。四圍傳染。此家曾不受害。如入瘟疫之家。男子病則立其床尾。婦人病則立其床首。便不傳染。先以自己唾沫塗於鼻下。膈孔之中。或以雄黃爲末。用水調塗其鼻。或以舌抵上腭閉氣。則不染邪氣。不可謀財。如起念。必招之。

又常以雞鳴時存四海神名三七遍曰東海神阿明南海神祝良西海神巨乘北海神禹強辟百邪惡鬼令人不病疫每入病人室存心念三遍口勿誦也又說道人決不可向北方尿屎唾罵蓋天神天米都在北方犯者魁罡之神責之其罪非輕又說道人不可不看太上感應篇若是惡口兩舌造言生事好說人家閨門私事鬼神之所深惡斷要減福減算總之光明正大便

是陽明天上之人若是刻剝姦險便是陰暗酆都之鬼天堂地獄只在面前又嘗對修行的人說道入山修道當持明鏡九寸以上則山精鬼怪不敢近人那山精鬼怪能變爲人形以眩惑人目若將明鏡一試便見真形入山口念儀方二字不怕蛇虫念儀康二字不怕虎狼念林兵二字不怕百邪入山至山脚先退數十步方上山山精無敢犯入山將後衣裾摺三指挾于腰蛇虫不敢近山中子日忽有人來自稱爲社君的便是鼠精稱神人的便是伏翼精丑日稱書生的便是牛精寅日稱虞吏的是虎精稱當路君的是狼精稱令長的是老狸精卯日稱丈人的是兔精稱東王父的是麋精稱西王母的是鹿精辰日稱雨師的是龍精稱河伯的是魚精稱無腸公子的是蟹精巳日稱寡人的是社中蛇精稱時君的是龜精午日稱三公是馬精稱仙人的是老樹精未日稱主人的是羊精稱吏的是麀精申日稱人君的是猴精稱九卿的是猿精酉日稱將軍的是鷄精稱捕賊的是雉精戌日稱人姓字的是犬精稱成陽公是狐精亥

日稱婦人的金玉之精。稱神君的是豬精。但知其物名。便不能爲害。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暉。知而呼之。便不敢犯人。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又曰飛龍。以名呼之。卽不敢爲害。山中見大蛇。頭戴冠幘者。名曰升鄉。呼之卽吉。山中有大樹能說話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久枯樹之精。勿怪也。甲子之神名曰弓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之神名曰執明。呼之入火不燒。船神名曰馮耳。下船三呼其名。除百忌。凡渡江河。朱書禹字佩之。吉。寫士字于手心。下船無恐怖。其說修仙之法甚多。不能悉記。馬自然凡遊山水宮觀。多好題詩句于其上。後來回到杭州。適值哥哥不在。馬自然對嫂嫂道。我今回來。要與哥哥分住。我要住在東園。嫂嫂道。小叔怎說這話。多年出外遊方。今日回來。正好與哥哥同住。怎說這分居的話。馬自然道。哥哥今日回家麼。嫂嫂道。明日方回。馬自然道。我特來要見哥哥一面。哥哥明日方回。今日日子好。我等不得哥哥回家。我就要出門去了。嫂嫂道。多年不見。等哥哥明日回家。見一見去也好。馬自然道。我等不得了。說罷便閉目而死了。嫂嫂大驚。次日哥哥回來。見了大哭道。吾弟回來。要住在東園。是要我葬他在東園之意。但他勸我在衙門中做陰隲方便。我果依其說。他自己修行。本要長生。今反速死。只得三十五歲。難道世上有這樣的短命神仙。日日說昇天。今日到入地矣。遂痛哭了一場。

葬埋於東園之內。馬自然死後數年。那時是唐大中十年。東川奏劍州梓桐縣。有一道士騎着一條白龍昇天。昇天之時。對衆人道。我浙江馬自然也。衆人努力修行。廣積陰功。人人都可昇天。宣宗皇帝因此頒下勅書。命浙西道驗視葬理之處。尸首有無。浙西道親到葬所。發起棺木來一看。並無尸骸。只有青竹杖一根而已。浙西道回奏。宣宗又命浙西道并視葉法善葬處。何如。也發起來驗視。又只得寶劍一口。履鞋一雙而已。方知二位神仙都是尸解而去。非真死也。後來馬自然兄嫂也。都成了道。連那馬植也都做了仙官。有詩爲證。

試看當年馬自然。修行功滿上昇天。
人人有個修行路。不可蹉跎度歲年。

西湖二集

卷之三十一

忠孝萃一門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睚
陽。愛君許遠。留得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剛。嗟哉人生。翕歛云
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受人唾罵。安得流芳。古廟幽沉。遺容
儼雅。枯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這一隻詞兒。名沁園春。是宋朝忠臣文天祥題雙忠廟張巡許遠之作。文天祥盡忠宋室。
力戰勤王。爭奈天不佑宋。厓山舟覆。天祥被擒。誓不降元。十二月情愿一刀受斬於燕京柴市。
南向再拜而死。夫人歐陽氏亦自刎而亡。天祥三子道生。佛生。環生。先死於顛沛道途之間。遂
遺命以弟璧之子叔子爲嗣子。他弟璧後竟歸附於元朝。當時有人作詩嘆息道。

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

可惜梅花有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

那叔子名陞。到皇慶中。也仕元爲集賢學士。奉使贛州。死於道路。當時也有人作詩嘆息道。

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看官。你道文天祥盡忠宋朝而死。他兄弟兒子。偏生仕於元朝。只怕集賢學士這頂封君紗帽。文天祥未必要戴。話說文天祥受死之時。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燹炬前導。元世祖問張真人。方知是文曲星下降。甚是懊悔。遂贈文天祥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祭祀。丞相孛羅行初奠禮。忽狂風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啓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轟轟隱隱雷鳴。如怨惡之聲。天色愈暗。元世祖悟其意。不欲受本朝之官。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這般看將起來。兒子這頂封君紗帽。他不是踏碎。就是丟在糞坑裏。斷然不要戴的了。但一家父子骨肉心事不同如此。信乎一門死節之難也。小子這一回。要說個一門忠孝之人。做個後來榜樣。且未入正回。話說文安縣一個人。姓王。名珣。家道甚貧。苦於里役。只生一子。名喚王原。尙在襁褓。王珣被里役受累。不過對妻張氏道。吾獨自一身。支撐門戶不來。家中雖有薄田數十畝。反被里役受累。受苦不過。我要出外逃難。你母子二人在家守着薄田。辛苦度日。我今出去。切勿記念。張氏苦留不得。王珣飄然出門而去。並不說到何

處去。可憐張氏孛孛一人，守着兒子過活，不覺已經二十個年頭。王原問母親道：「我父親存亡何如？」母親道：「你父親只因家窮，不能過活，竟不顧我母子，棄家避差。今已二十年矣，說罷放聲大哭，涕下如雨。王原大叫大哭，死而復生，及冠娶妻段氏，方纔一月，跪告母親，要去尋父。母親道：「你去尋父，這是孝心，但父親出外之時，並不說到何處去。今經二十年，並無音耗，何處去尋？」王原仰天大哭道：「我無父親，何以爲人？斷然要尋回來，方纔罷休。」遂與母親哭別而去。但茫茫世界，海角天涯，從那一處尋起？王原一點孝心，只要尋父，那里管天南地北，萬國九州，只是一心向前而去。先到涿鹿，尋了幾時，轉而東行，尋到山東地方，共是數年，他日不成，日夜不成，夜飢不知食，寒不知衣，無刻不是思親之念。一日到田橫島，那時日已斜西，海中颶風，掀天揭地，遂投宿於土神祠中。王原叩首神前，哭訴緣由，求神明指示尋親之路。夜間得其一夢，夢走入古廟，正是日午，見廊下一僧煮飯。王原就而乞食，那僧與他一盂飯，道：「這是莎米飯，其味甚苦，我與你澆一杯肉汁。」澆完道：「如來如來，來好去好，忽然祠門呀地一聲推開，方纔夢醒，只見一個白髮老人，手攜一條拄杖，進來問道：「你是何人，來此做些什麼？」王原跪拜，哭訴以尋親之事，并告以夢中之話。那老人道：「日午是南方之位也，莎草根是附子也，附子者父子也，把肉汁澆飯上者，是父子膾也。如來者佛也，可急去當於山寺中求之。」說畢，便忽然不見。王原知是神明

指示向空禮拜。遂依其言到清源。渡淇水。晝行夜禱。走了數月。入於輝縣。縣有輝山。訪得山中有一夢覺寺。王原聞了這寺名。不覺有些心動起來。遂乘着一天大雪。不顧寒冷。夜造其寺。宿於門外。那寺中有個住持。名爲法林。是個久脩行得道之人。夜中打坐入定之時。觀見門外有孝子尋親。天明之時。卽命一個行童。開門訪問道。少口是何方人氏。何爲雪夜來此。王原道。文安人。爲尋父親而來。行童道。曾識父親面貌麼。王原道。不會識得面貌。行童領他進去。到了禪堂。參了住持。住持贊道。賢哉孝子。可與他早飯喫。誰知他父親王珣果然在此寺中。做火工道人。正在那廚房裏煮早飯。住持便喚過王珣來問道。你認得這少年麼。王珣道。素不相識。住持道。他也是文安人。你也是文安人。旣同鄉里。何不一問。王珣細細審問。果是父子。相抱大哭。那王珣絕無回來之意道。我拋家撇子。已經二十餘年。有何面目回家再見汝母親之面。終爲輝山下鬼矣。王原磕頭流血。牽住父親之衣。死也不放。住持勸道。汝可回歸。以盡孝子之心。况原係佛力。豈可不遵。住持一邊勸行。一邊命取常住錢送行。又口占七言詩爲贈。

豐干豈是好饒舌。我佛如來非偶爾。

昔日曾聞呂尙之。明時罕見王君子。

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

歸家日誦法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

王珣只得拜別了住持。同兒子回到文安。那時王珣年已六十四矣。王原感佛力護佑。終日誦法華經以報德。王原後生六男十五孫。二十二個曾孫。俱業耕讀。人無不稱其孝感焉。有詩贊道。

王原孝子實堪哀。走向輝山尋父回。

自是孝心能感動。如來如來果如來。

如今說一個一門忠孝的與列位看官們一聽。話說金華府義烏縣。一名烏傷。只因一個孝子顏烏。父親死了。顏烏負土築墳。羣烏都銜土來助。口吻皆傷。遂以名縣。可見孝道之妙如此。那義烏縣生出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姓王。單諱一個禕字。字子充。自幼秀爽奇敏。及至長大。長身山立。氣度瑰瑋。一生以忠孝爲心。聖賢爲學。從翰林學士黃潛讀書。那黃潛是元朝極有文才之人。也是義烏人。極稱贊王禕有不羣之才。戊子之年。王禕見元朝政亂。國事日非。漸漸有危亡之意。君臣淫佚。全不修省。貪官污吏。無處不是。王禕心中氣忿不過。做成一封書。備細說時事日非。怎生當變更。怎生當防閑。恐有不測之變。說得歷歷可見。共有七八千言之多。上於右丞相別兒怯不花。那別兒怯不花。胸中何曾通一竅。眼前何曾識一字。見王禕上書大怒。說

這書生甚是狂妄可惡。朝廷那里少你這個書生這幾句風話。遂把書擲之於地。幸而翰林學士危素是個通文理之人。知王禕甚有見識。遂立薦王禕爲官。爭奈別兒怯不花這個蠢材。只是不肯。王禕遂隱於青巖山。著書自樂。誰知不上數年。果然干戈四起。羣雄紛紛割據。盡應了王禕書上之言。元順帝雖下詔罪己。而事已不可爲矣。正是

不聽好人言。必有悽惶淚。

話說那時四方紛紛反亂。紅巾賊殺人如麻。民不聊生。我洪武爺避兵濠城。遂有安天下。救生民之志。收納豪傑。那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遂起兵取了滁州和陽太平金陵鎮江等處。應天順人。天兵所到之處。席捲如飛。乘勝謀取浙東。遂克了婺州。就是如今的金華府。擒了元治書帖木烈思等。下令軍中無得侵暴。洪武爺撫定了婺州。於城樓上立大旗二面。親書對聯道。

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

就這對聯看將起來。我大明一統氣象見於此矣。遂一以收羅賢才爲意。大將胡大海。遂薦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洪武爺以白金文幣徵聘。那時李文忠守金華。訪得王禕是個有意思的人。卽以奏聞。洪武爺亦以白金文幣徵聘。王禕見了道。方今元祚垂盡。四方

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略者。乃可馭雄才。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與成功。洪武爺大喜。卽署中言省掾。每商略機務。無不當意。洪武爺稱爲子充而不名。其得聖眷如此。有詩爲證。

元時丞相棄賢才。流落多年未是災。

一遇聖明天子貴。草茅聲價重如雷。

話說王禕遭際了聖天子。言聽計從。因命采故實爲四言詩授太子。後平了江西。遂進平江西頌。洪武爺大喜道。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遂授江西儒學提舉司。丙午。升同知南昌府。收羅賢士。搜除奸蠹。南昌大治。賜黃銀帶以寵之。王禕因刑罰太嚴。恩威不測。遂上疏道。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修德而已。君德旣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基。簡冊所載。不可誣也。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

霆霜雪。有時而搏擊。有時而肅殺。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人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今浙西旣平。租稅旣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

洪武爺嘉納其言。只因要革元朝姑息之政。行亂國用重典之法。刑罰太重。致干天和。到庚申五月甲午日。雷震謹身殿。洪武爺親見霹靂火光。自空中下。遶宮而追。洪武爺乃再拜道。上帝赦臣。臣赦天下。雷始升天而去。洪武爺方憶王禕之言有徵。遂下大赦之詔於天下。這是後話。始初修元史。命王禕宋濂爲總裁官。遂徵山林隱逸之士。共十六人。

汪克寬

胡翰

宋僖

陶凱

陳基

趙增

曾魯

高啓

張文海

黃篋

趙汭

傅恕

王錡

傅著

謝懲

徐尊生

命這十六人爲纂修官。開局於天界寺中。王禕史事擅長。刪煩削穢。日夜辛苦。一日口渴之甚。

對宋景濂道。得昨上所賜梨漿。可以解吾之渴矣。內官聞之。稟了洪武爺。卽命賜之。其體悉臣子如此。真聖主也。有詩爲證。

聖主如天萬物春。梨漿解渴賜文臣。

酸寒得遇君王寵。敢愛區區七尺身。

話說王禕修成了元史。遂拜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自此天恩日重。召對殿廷。必賜以坐。從容宴笑。與家人父子一樣。那時天下一統。獨有雲南爲故元遺孽。梁王把匝刺瓦爾密所據。恃着險遠。尙未臣服。洪武爺要起兵征勦。念其險遠。遂遣王禕招諭道。今天下一統。俱以臣服。獨雲南未奉正朔。今欲起兵征勦。念雲南百萬生靈。恐傷於鋒鏑。今遣卿至雲南。爲朕作陸贄說。彼來降。免雲南生民塗炭可也。王禕對道。天命所在。誰敢抗違。臣奉陛下威德。示以利害。彼必俯首歸順。若倔强不從。興師未晚。洪武爺遂命參政吳雲同往。王禕那時有子王紳。年方十三歲。穎敏過人。忠孝出於天性。宋景濂一見便奇之道。王子充有子矣。王紳見父親奉使雲南。好生依依不捨。送父親出門。便放聲慟哭。數日不止。傍人無不稱其至性。不說王紳思念父親。且說王禕奉着聖旨。同吳雲出使雲南。那吳雲是宜興人。字友雲。生性敏達。善於詞賦。與王禕同是赤膽忠心。鐵錚錚不怕死的好漢。同着左右隨從人等。從湖廣一路而去。

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於雲南地面。見了梁王面諭道。我皇上聰明神聖。隆關大業。作君萬邦。皆天理人心之所歸。今天下一統。莫不臣服。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祇若明命。亟奉版圖歸順。則尺地一民。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以一隅爲中國抗哉。王禕說罷。梁王不聽。送王禕於館驛安歇。禮意甚是疎簡。王禕對吳雲道。我等奉詔遠來。要掉三寸之舌。使彼歸順。今彼倔强。不肯聽從。我等亦何顏歸國。朝廷大事。在此一舉。明日須以力爭。便當致性命於度外矣。二人計議已定。數日之後。復回諭梁王道。予等將命遠來。非爲身謀朝廷。以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於鋒刃耳。曾不聞元綱解紐。陳友諒據於荆湖。張士誠據於吳會。陳友定據於閩廣。明玉珍據於全蜀。天兵下征。不四五年。悉膏鐵鉞。惟爾元君北走。以死擴廊。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曾無用武之地。不煩一刃。而天下大定。當是時。先服者賞。後者戮。及宗族。乃今自料勇悍強橫。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天朝。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會戰于昆明池。爾如魚游釜中。不亡何待。那時悔之晚矣。王禕吳雲這一席話。說得慷慨激烈。聲色俱厲。梁王君臣。彼此面面相覷。都有降順之意。遂遷王禕二人於別館。厚其禮貌。君臣計議。正思量爲投順之事。適值元太子自立沙漠。遣使者脫脫到雲南來徵糧。又欲連兵相爲犄角之勢。以拒我。脫脫知梁王有歸

順我國之意。要殺王禕二人。以絕其念。梁王尙在兩可之間。遂把王禕吳雲二人。悄悄藏於民居。脫脫知道。大罵梁王。梁王不得已。請出王禕吳雲與脫脫相見。脫脫左右。俱帶刀侍立。欲屈王禕二人。二人知不免。遂大罵道。天絕汝元命。我朝應天順人。以代汝國。汝如燭火餘燼。安敢與我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對梁王道。汝今殺我。大兵旦夕至。爾國爲齏粉。那時悔之晚矣。說罷。二人遂大罵而死。時洪武六年十二月也。史官有詩贊道。

王禕忠心不可當。吳雲矢志赴雲陽。

梁王倔強誠何益。看取天兵到卽亡。

話說王禕吳雲罵賊而死。左右隨去之人。盡爲刀下之鬼。只因路遠。中國不知信息。直至三年不還。洪武爺命人探訪。方知王禕吳雲罵賊而死。不勝嗟嘆。他兒子王紳時年十六歲。聞知父親死于雲南。哭得死而復生。從此以後。蔬食長齋。更不茹葷血。洪武爺因梁王殺了我使臣。從此大怒。遂有下雲南之意。九年。因命穎川侯傅友德。巡行川蜀。永寧雅播等處。修行城池。關梁。兵威大振。於是金筑普定中坪乾溪等寨土夷。都相率投降。至十四年九月。遂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征南副將軍。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都督張銓等。率領精兵三十萬。往討雲南。洪武爺面諭傅友德三將軍道。梁王倔強不臣。殺

我使臣深可痛恨。今命卿等往討其罪。但雲南僻在遐方。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險易。以窺進取。朕嘗覽輿地圖。咨詢衆人。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那曲靖。乃雲南之咽喉。彼必併力於此。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攻破了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兵。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口口矣。雲南既克。宜分兵逕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都落。可遣人招諭也。傅友德等頓首受命。洪武爺乃親洒宸翰。賦詩寵贈道。

大將南征膽氣豪。腰懸秋水呂虔刀。

雷鳴甲冑乾坤靜。風動旌旗日月高。

世上麒麟真有種。穴中螻蟻竟何逃。

大標銅柱歸來日。庭院春深聽伯勞。

傅友德等謝恩而出。出師之日。洪武爺親到龍江關餞行。旌旗蔽江而上。好生雄莊。曾有古風一首贊道。

大明天子降天兵。掃除胡虜萬國平。

燕翼臣妾詎敢爭。秦豫荆蜀俛首迎。

若崩厥角。禿冠纓。

雲南僻遠。妄崢嶸。

擅奮螳臂。昧死生。

殺我使臣。祇取烹。

戈甲耀日。爍旗旌。

士飽馬騰。軍聲轟。

貔貅虡虎。雷霆驚。

泰山壓卵。問罪征。

滇南不日。要欽傾。

話說傅友德統領三十萬雄兵。來征雲南。二十日到了湖廣。遂撥五萬精兵。付與都督胡海洋。郭英。陳桓等。從四川永寧向烏撒。自領大軍。浩浩蕩蕩。從辰沅貴州進發。十一月。進攻普定。只一陣。便擒了土酋安瓚。羅鬼。那苗蠻。犵狁等。聞知天兵威武。都望風投降。乘機攻破了普安。席捲而來。勢如風雨。直抵曲靖。那梁王把匝刺瓦爾密。得知天兵一到。所向無敵。滿朝文武百官。驚得回如土色。君臣懊悔。當日殺了二位使臣。致有此禍。司徒平章達里麻道。如今悔之無及。從來道。水來土壓。兵至將迎。且商議抵敵之計。梁王只得差精兵十餘萬。着達里麻前來迎戰。達里麻統了精兵。屯於曲靖。西平侯沐英道。他道我萬里遠來。不敢驟然深入。我出其不意。一戰可擒也。傅友德遂叫三軍。倍道而進。將到白石江。忽大霧四塞。傅友德乘霧而進。直到江口。霎時間霧霽。則已兩軍相望矣。達里麻見了大驚。以爲神兵從天而下。身子不顛。自搖。魂

膽都怯。達里麻列陣在南面。我兵列陣在北面。傅友德用沐英之謀。悄悄着一支兵從下流而渡。出其陣後。吹銅角。多張旗幟爲疑兵於山谷間。這邊故意搖旗吶喊。假作渡江之勢。達里麻刀鎗弓箭。如林的一股列在江口。不隄防陣後閃出一支兵來。旗幟遍滿山谷。銅角亂鳴。達里麻心下慌張。急撥陣後一支兵迎敵。軍心先亂。陣脚亂動。一時扎不住。傅友德命識水軍士。手持長牌遮箭。乘機而渡。矢石砲銃齊發。喊聲震動天地。友德自領敢死之士。搗其中堅。殺得他大敗虧輸。達里麻生擒活捉而來。死者不可勝計。屍橫十餘里。生擒二萬餘人。傅友德巧妙之極。把這二萬餘人。盡數釋放回去。土夷見諸人回來。歡聲滿路。自此之後。解甲拋戈。爭先投順。友德自領一支兵擊烏撒。分遣沐英領兵攻打雲南。梁王自達里麻出兵之後。不知勝負何如。好生心焦。遂夜夜夢見王禕吳雲二人。立在面前索命。心下甚是慌張之極。達里麻敗報一到。梁王驚得手足無措。遂棄城而逃。走到滇池島中。先把嬪妃縊死。自飲毒藥不死。只得又投水而死。滿城百姓。爭先走到金馬山。焚香迎拜王師。沐英入城。秋毫無犯。斬了梁王首級。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居民。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此。只得百日。而雲南平矣。真天兵也。有詩爲證。

殺我忠臣計甚愁。天兵洶湧下雲南。

沐英友德輸奇計。百日功成定笑談。

話說沐英藍玉攻破了雲南。傅友德擊破烏撒。會同吳海洋郭英陳桓等擊平東川烏蒙芒部。斬首三萬餘級。餘蠻威畏。盡數歸順。雲南悉平。捷書一到。洪武爺大喜。那時王禕兒子王紳。蜀王聞其賢。禮聘去教授蜀郡。王紳日日痛哭。父親骸骨未返丘隴。好生悽愴。今聞我兵平了雲南。斬了梁王首級。報了父親之仇。遂要到雲南去尋取父親骸骨而回。啓請蜀王知道。自到雲南而去。見了傅友德。慟哭不止。傅友德訪問王禕屍骸。當日埋於何處。左右道。埋在地藏寺北。王紳遂一步一哭而去。哭到地藏寺。祭奠已畢。然後發掘。但見

茫茫衰草。泛泛黃沙。茫茫衰草。掩覆着一片忠魂。泛泛黃沙。蓋藏着多少白骨。老幼盡爲荒野鬼。八九年酒飯何澆。貴賤同作一坑塵。一生世英靈誰語。骷髏滿地。知他是何姓何名。腐骨交加。誰識得是彼是我。

那王禕死後。已經九個年頭。當日併隨行人等都死於此地。還有彼國亂骸。成羣堆積。不知那一具屍骸是王禕的骨骸。王紳痛苦之極。無計可施。只得將指頭刺血而滴。日夜睡於其地。將滴過的移在一處。十指刺盡。幾於無血可滴。身體羸瘦。有如鬼形。十分之中。不上滴得三分。傍人都解勸道。若要都滴過。你身上有得多少血。恐身體不可保。亦將埋於此地矣。王紳執意不

回道。吾死於此地。亦所甘心。父子一處死。吾之願也。孝心虔誠之極。夜夢父親星冠霞帔羽衣雲履。左右二童子執着旛節侍衛。道上帝憐吾。不辱君命。盡忠罵賊而死。今隸在孝弟明王部下。位例仙官。吾之骨骸在大石塊之下。努力忠孝。則吾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必痛苦。說畢而醒。次日尋至石塊下。果有骨殖一具。一毫無損。一滴就入。王紳捧了此骨。仰天一號。死而復生。雲南人無不稱其孝感。都稱爲王孝子。有詩爲證。

萬里尋親覓亂骸。刺將指血漸排捱。

忠臣孝子千秋事。試看遺編淚滿懷。

話說王紳尋着了父親骸骨。用棺木盛了。每食必祭。從萬里而回。葬於墳墓之上。每發聲一號。則山中百鳥爲之助。其悽惻人人無不下淚。後爲國子博士。建文元年。王紳上言父死節狀道。

陛下聖武孝治。而明詔又有旌表節義之條。正微臣得展情事之時。先臣志節獲口。口日也。

遂下翰林定議。特贈王禕翰林院學士。奉口大夫。謚文節。開國以來。文臣有謚。自王禕始者。後又改謚忠文。吳雲贈刑部尙書。謚忠節。並立祠於雲南。皆王紳之力也。王紳有子王稌。也是個

孝子。王紳痛念父親。食不兼味。王稌遵父之志。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沒。三年酒肉不入口。王稌從方孝孺讀書。靖難之後。嘗欲與方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骸骨歸葬。不可得。繫於獄中。永樂爺念王稌之忠。特宥其罪。且欲用王稌。王稌辭疾。終其身讀書青山巖下。三代忠孝。真前古之所難也。有詩爲贊。

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王稌子孫。能子能臣。

凜如日月。千古不湮。

山高水深。最我後人。



西湖二集

卷之三十二

薰蕕不同器

漢朝博物東方朔。淹貫經書張茂先。

第七車人知浴女。僕囊元緒恪知焉。

從來我孔夫子極其博物。無所不知。次則鄭國子產稱爲博物君子。漢朝有東方朔。他原是神仙。所以奇奇怪怪之事。無不知道。漢武帝之時。外國有獻獨足鶴者。東方朔道。此非獨足鶴也。山海經之所謂畢鸞也。武帝一日宴于未央宮。忽聞有人說話道。老臣冒死自訴。但聞其聲。不見其形。尋覓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面目頹皺。鬚髮皓白。拄杖僂步。甚是老耄。武帝道。叟何姓名。居於何處。有何病苦而來訴朕。老翁紆紆而下。放杖稽首。嘿而不言。因仰頭視殿。俯指帝足。忽然不見。帝召東方朔問之。方朔道。此名爲藻廉。乃水木之精也。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頻年造宮殿。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頭看殿而俯指陛下足者。足於此也。願陛下宮殿足於此也。武帝因此停止工役。後幸匏子河。見前老翁及數人。絳衣素帶。各執樂器。爲帝奏

樂作歌。又獻帝一紫螺殼。其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道。此是何物。老翁道。東方生知之。帝曰。可更以珍異見貽。老翁命取洞穴之寶。一人投於淵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老翁等遂隱。帝問方朔紫螺殼中何物。方朔道。是蛟龍之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人在孕。產之必易。後果難產者。試之立效。以塗面。果然悅澤。帝問此珠何以名洞穴。方朔道。河底有一穴。深數萬丈。中有赤蚌。蚌生珠。因名洞穴。武帝幸甘泉宮。口口長平坂。見有虫如盤覆於地。色如生肝。頭目口口口具。問于東方朔。方朔道。此虫之名爲怪哉。昔口口口罪之人。拘繫仰首。嘆恨道。怪哉怪哉。是怨口口口動。上天所生也。此地必秦獄處。卽按地圖。果秦獄處。帝又問何以消之。對道。積憂者得酒而解。以口口口侵之。當消。於是取虫置於酒中。果然消化。晉口口口張華。字茂先。性好讀書。徙居之時。載書三十乘。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武庫中封閉甚密。其中口口有口口雞。晉帝甚以爲異。張華道。武庫之中。安得有口口雞。蛇所化也。蛇能化雉。試觀雉側。果有蛇蛻。方知是蛇所化。吳郡臨平山崩。出一石鐘。叩之無聲。帝以問張華。張華道。可取蜀中桐木。刻成劍形。叩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陸機口口口口口口。那時賓客滿座。張華發器便道。此龍肉也。衆人都未之信。張華道。汝輩不信。試以苦酒濯之。必有奇異。果澆以苦酒。便有五色光起。陸機還問鮪主。此魚何自而來。鮪主道。此魚非從水中得來。園中茅積之下。忽然得一

白魚形質異常。因以作鮓。見其味美。遂以相獻。衆人方知其果龍所化也。張華望見斗牛之間。常有紫氣。知是寶劍之精。上達於天。察其氣在豫章之豐城獄中。遂補雷煥爲豐城令。雷煥到豐城。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一石函。光芒射人。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遂不復見。雷煥留一劍自佩。以一劍送與張華。張華細看劍文。知有二劍。寫書與雷煥道。

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復合。

雷煥看書。方知張華之不可欺也。後張華死。二劍都化爲龍而飛去。有一種燃石。出瑞州高安縣。色黃白而疎理。水灌之則熱。置鼎於其上。可以熱物。雷煥入洛。持以示張華。華道。此燃石也。晉惠帝時。有人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張華慘然不樂道。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大亂。洛下山上有一洞穴。其深無底。有一婦人。要謀死丈夫。將丈夫推墮此穴之中。其人自分必死。行走數里。漸漸明亮。其路漸大。別是一個洞天。見有宮殿人物。共是九處。其人如神仙之狀。身長數丈。衣羽衣。至最後所到之處。見仙人在樹下弈棋。此人饑餓。告訴以仙人墮落之故。并說腹饑求食之意。仙人指庭中柏樹下一大羊。其羊大如人間之羊。令跪於地。捋羊之鬚。每一捋。得珠一顆。三捋。共得三珠。教人將這第三顆珠吃了。餘二珠。仙人收取。這人服珠之後。便覺不饑。另

指一穴。命其尋穴而出。却是交州地方。人問張華。華道。此地仙。九館仙人也。仙人爲九館大夫。大羊。非羊也。名爲癡龍。第一珠。食之。壽與天齊。第二珠。食之。延年。第三珠。食之。不饑而已。其博物如此。那知浴女的是張寬。漢武帝時。張寬爲侍中。從漢武帝祀甘泉。行至渭橋。武帝見一女。人浴于渭水之中。其乳長至七尺。武帝怪而問之。女人道。後第七車中。張待中知我。言畢不見。那時張寬在第七車中。對道。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星見。武帝甚以爲奇。而心服也。那識僊華囊的。是吳國諸葛恪。諸葛恪同僚屬出獵于駒驪山。在句容縣東北。見有物如小兒。伸手引人。諸葛恪令人移去。故地。卽時而死。僚屬問此是何物。恪道。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僊囊也。那時有人入山。見一大龜。徑尺。其人擒之而歸。欲獻於吳王。夜宿於越里。泊船於桑樹下。將龜縛於船頭之上。夜半桑樹忽作人言。呼那龜的名號道。元緒元緒。你爲何在此龜也。口吐人言道。我被無智之人拏來拘繫。方要獻與吳王。有烹煮之苦。雖然如此。就盡南山之薪。其如我何哉。桑樹道。你雖然如此。但諸葛恪博物。必至相苦。倘求與我一樣之徒來。奈何你。你却怎生逃避。龜也稱桑樹的名號道。子明子明。勿要多說。恐禍及於你也。桑樹遂寂然而止。其人一一聽得大驚。將龜獻於吳王。吳王果命煮之。焚柴萬車。龜活如故。吳王問諸葛恪。恪道。煮以老桑樹乃熟。須得千年之桑。方可獻龜之人。遂說夜間桑樹化作人言。

與龜一對一答之故。吳王就叫獻龜之人，砍那株說話的桑樹來。果然一煮便爛。至今烹龜必用桑樹。野人遂呼龜爲元緒焉。所以當時道：

老龜煮不爛，
貽禍於枯桑。

看官在下這一回，怎生說這幾個博物君子起頭。只因唐朝兩個臣子，都是杭州人，都一般博物洽聞，與古人一樣。只是一個極忠，一個極佞。一個流芳百世，一個遺臭萬年。人品心術，天地懸隔。所以這一回說個薰蕕不同器。那薰是香草，蕕是臭草。薰比君子，蕕比小人。看官，你道那薰是何人，是褚遂良。蕕是何人，是許敬宗。先說褚遂良那位君子，他是杭州錢塘人，字登善。父親褚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爲學士，號十八學士。登瀛洲者此也。官至散騎營侍。唐太宗甚是親倚，封陽翟縣侯，告老於家。遂良自少懷忠孝之心，博涉文史，工於隸楷。初學虞世南，晚造王羲之的妙處。累遷起居郎、侍書。唐太宗精於字學，嘗嘆息道：虞世南爲字中之聖。今世南已死，無可與論書者。魏徵奏道：唯有褚遂良可與論書。及見褚遂良之書，大加驚異，以爲不減虞世南也。優待異常。唐太宗酷好王羲之的帖，千方百計購求得來。有的說真，有的說假。真假莫辨。褚遂良細細看了一緣二故，論其所出，一毫無差。後遷諫議大夫。那時太宗遣大將李靖連那頡利可汗都擒了來，自陰山北至大漠，一望無人。九夷八蠻無不歸順。太宗大喜，遂請上皇

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已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太宗奉觴上壽。因而賦詩道。

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

自此之後。志得意滿。便要封禪泰山。適有星孛之變。褚遂良進諫道。此必天意有未合者。乞更緩之。太宗悟而止。遷起居注。太宗道。卿記起居。人主可得觀之乎。遂良道。今之起居。卽古之左右史也。善惡必記。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道。朕有不善。卿亦記之耶。遂良道。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太宗一日又道。昔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遂良對道。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太宗深嘆美之。十八年。太宗要親征高麗道。蓋蘇文殺其君。殘害其民。今又違詔命。朕當親討其罪。遂良奏道。陛下指揮則中原清宴。顧盼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失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乃上疏切諫。太宗不聽。因要遂良同在軍中議論。恐褚亮年老。不捨其子。遂手詔褚亮道。

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卿已老。俛仰歲月。我勞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
惜一子于朕耳。善居加食。

褚亮頓首而謝。太宗因同遂良而行。每于居軍中計議征伐大事。并論古今學問。遂良胸中如傾江倒海而出。辨論不窮。太宗大喜。征遼而回。褚亮年老。因念子而死矣。遂良慟哭。太宗道。此朕陷爾於不義也。遂贈褚亮爲太嘗卿。恩禮加等。勅陪葬於昭陵。遂良因父親念已而死。三年廬墓。不飲葷血。極其悲苦。太宗念其純孝道。此孝子也。必忠臣哉。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朕安能捨之。而復求忠臣乎。服滿之日。授太子賓客。進黃門侍郎。時有飛雉。數數集於宮中。太宗問道。此是何祥也。遂良道。昔秦文公時。有童子二人。化爲雌雄二雉。雌者鳴於陳蒼。雄者鳴於南陽。一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伯。文公得其雌。遂伯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遂起南陽。廣有四海。陛下本封於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太宗大悅。道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後殿庭之中。忽見殘鑿一脚。細視之。乃是獸食之餘。詢問宿衛之人。莫知所以來。太宗驚異。遂良道。昨暮乃狼星直日耳。不足怪也。太宗嘆服。有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太宗不識。以問羣臣。莫能知者。遂良道。此鼯鼠也。太宗道。何以知之。遂良道。見爾雅。試按祕書。果如其說。人無不稱其博學焉。那時太子承乾既廢。魏王泰侍於太宗之側。太宗許立爲太子。次日因謂大臣道。昨日泰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此臣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之後。臣當殺之。而傳國與晉王。朕聞其語甚憐之。遂良奏道。陛下失言矣。安有爲天下主。

而殺其愛子以其國授晉王者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秦，嫡庶不明，故紛紛至此。若必立秦，非別置晉王不可。太宗大悟，泣下道：我不能就詔國舅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一言之下，國本不搖，皆遂良之力也。拜褚遂良爲中書令。太宗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二人到御榻前，分付道：漢武帝寄霍光、劉備托諸葛亮，朕佳兒佳婦，今委卿二人矣。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道：無忌、遂良在朝，汝不必憂也。因命遂良草詔立晉王爲帝。是爲高宗。高宗卽位，封遂良爲河南縣公，進郡公。無忌與遂良在朝，同心輔政。高宗亦恭己以聽，政治頗好。怎當得一個惡人在朝攪亂世界，有分教：乾坤翻覆，變成濁亂之朝；陰陽錯行，化爲污穢之地。女主作朝，問道：唐室悚懼恐惶，把一個唐朝天下，輕輕的斷送了。果是

善人一心爲善，惡人只是作惡。

同是父精母血，怎生這般差錯。

這惡人是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朝禮部尙書許善心之子。敬宗廣讀詩書，善於作文，只是心性有些古而怪之，怎生古怪。

金木水火土，個個皆同。禮智信義仁，字字獨少。讀聖賢之書，精盜賊之事。開口處堯舜周孔，夢寐時共繇苗驩。不孝不忠，從來性格造就。爲奸爲惡，一味天巧生成。筆尖

頭能舞能飛。都是殺人的公案。眉毛上一操一縱。無非刺心的箭刀。暗地膽那。幾回要奪純陽劍。心中惡煞。終日思斫釋迦頭。

話說那許敬宗的父親許善心。虞世南的哥哥虞世基。因隋朝之亂。同被李密拏去。都要殺死。虞世南見哥哥要殺。情愿以身代哥哥之死。許敬宗見父親要殺。他也不顧父親。只是一味磕頭。自己求活而已。李密將二人殺死。虞世南不顧死活。一肩負了哥哥屍首。將來埋葬。許敬宗棄了父親屍首。竟自逃回。其不孝可恨如此。當時內史舍人封德彝在賊中。親見二人之事。不勝嘆息。所以做兩句口號道。

世基被戮。世南匍匐以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

許敬宗聞之。遂恨封德彝切骨。太宗貞觀年間。除敬宗爲著作郎。兼修國史。敬宗是個不肖之人。做了著作郎。不勝欣幸之至。揚揚自得。腆起肚子。頭搖尾擺的對人道。仕宦若不做著作郎。無以成立門戶。我心裏要做此官。這官便就隨我心願而來。可見有福之人。事事如意。若是他人。怎生能勾。人無不笑之。太宗駐蹕破山賊。命敬宗馬前草詔。愛其文詞華麗。從此專掌誥令。一發揚揚得意。將人看不在眼裏。高宗卽位。遷禮部尙書。敬宗的第二個兒子娶尉遲敬德的孫女。許敬宗奉承敬德公無所不至。太宗嘗以威鳳賦賜長孫無忌。敬宗修國史。便移在尉遲

敬德身上。道帝以威鳳賦賜尉遲敬德。其說謊如此。高宗幸長安城。按蹕徘徊。視故區處。問侍臣道。秦漢以來。幾君建都於此。敬宗道。秦都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符堅姚萇宇文周居之。高宗復問漢武帝開昆明池。實自何年。敬宗道。元符三年。將伐昆明夷。故開此池以習戰耳。高宗見其博學。遂詔敬宗爲弘文館學士。討論古宮室故區。具條奏聞。高宗至東都。到於濮陽。問竇德玄道。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知來歷。對答不出。敬宗自後躍馬而前對道。臣能知之。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因顓頊所居。故曰帝丘。高宗稱善。敬宗退而揚揚得意道。大臣不可無學問。竇德玄不能對。吾甚恥之。其小器矜誇如此。性喜錢財。若見了那金銀珠寶。便不顧禮義廉恥。一味強要。若是個財主。就不論他高低貴賤。娼優隸卒。都如兄若弟的一般相待。若是至親。忽然貧窮。他便采也不采。一采。連飯也沒得一碗與他吃。只因貪財之極。連親生女兒也都不顧。嫁與蠻酋馮盎之子。馮盎下了千萬貫的聘禮。指望許敬宗的賠嫁。誰知敬宗只收聘禮。並無粧奩。女兒出嫁之時。只得隨身衣服痛哭出門而已。馮盎因此有言。遂爲有司劾奏。說大臣不當與蠻夷結親。况婚姻論財。夷虜之道。今許敬宗多私所聘。爲蠻夷所輕。非懷遠之道。許敬宗隨人彈論。只是老着面皮。並無羞恥之意。只當把這個女兒賣與外國便罷。這是他第一個女兒了。第二個女兒。又將來嫁與錢九隴的兒子。那錢九隴原是高宗牽馬隸奴。他

也不論貴賤門第骨氣。只是收了百千萬貫聘禮。又無賠嫁。其貪財不顧廉恥如此。有詩爲證。

見了金銀珠寶。不論貴賤高低。

果然人中夷虜。隨他兒女號淘。

不說敬宗的無恥。且說那武則天皇后出身。武則天初生之夕。雌雞皆鳴。生的龍瞳鳳頸。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可長尺餘。機敏姦惡無比。十四歲在太宗宮中。選爲才人。賜號武媚娘。侍太宗寢席。共十三年。那無道的高宗與隋煬帝一樣。爲太子時。入侍太宗之疾。見武媚娘而悅之。遂卽東廂烝焉。太宗崩。武媚與諸嬪御。都削髮爲比丘尼。高宗旣卽位。立王氏爲皇后。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有寵。王皇后甚是嫉妬。太宗忌日。高宗詣寺行香。武媚娘見高宗而大哭。高宗心中甚動。王皇后得知。暗暗叫武媚娘長髮納之後宮。要奪蕭淑妃之寵。武媚初入宮之時。屈體以事王皇后。王皇后極其稱贊。後遂大幸。拜爲昭儀。王后與蕭妃之寵都衰。因而共譖武媚娘。高宗只是不信。武媚娘生女。適王皇后來宮。憐而弄之。你道武媚娘好惡。俟王皇后出宮。就把此女搯殺。仍舊放在被下。高宗進宮。武媚娘佯爲懽笑之意。及至揭起被來。女已死矣。高宗大驚。問左右。左右道。皇后適來此。武媚娘卽悲咽而不言。高宗那知此意。卽大怒。道。后殺吾女。往嘗與蕭妃譏諍。今又如此耶。武媚因細數其罪。高宗遂立意要廢皇后。又恐大

臣不從。乃與武媚同幸長孫無忌之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都爲朝散大夫。又載金寶繒錦一車。以賜無忌。高宗因從容說皇后無子。要立武昭儀之意。無忌正色而不對。高宗與武昭儀都不悅而罷。怎當得誤國賊臣許敬宗逢迎高宗。要立意昭儀。高宗意遂決。一日退朝。內臣傳旨。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進內殿。遂良與衆官商議道。今日之召。多爲宮中。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道。不可。太尉國之元舅。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親之譏。又謂李勣上之所重。當進諫。遂良道。亦不可。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棄功臣之嫌。吾奉遺詔受顧託之命。今日若不以死爭。何以下見先帝。同進於內殿。高宗願無忌道。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奏道。皇后本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也。高宗不悅。而罷。明日又召進宮。遂良道。陛下必欲改爲皇后。請更擇貴姓。何必武昭儀。且武昭儀昔日經事先帝在宮中一十三年。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今立昭儀爲后。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願留三思。高宗甚是羞慚。滿面通紅。遂良將笏置於殿階。叩頭流血道。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高宗大怒。命左右扶出。武昭儀在簾中。大呼道。何不撲殺此獠。無忌道。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不加刑。于志寧不敢言。侍中韓瑗因問奏事。泣涕極諫。高宗都

不納。他日李勣入見。高宗私自問道。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旣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李勣道。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高宗大悅。因不顧廉恥。不顧人言。決欲立后。許敬宗見李勣有先入之言。暗暗的道。這一篇好文字。却被李勣做去。我便沒得做了。不趁此時着實一幫。誰知我胸中這一段忠孝之心。我若今日不說。便道我與褚遂良是一般樣無見識之人了。便慷慨大呼於朝堂道。世上一個田舍翁。若多收了十斛麥。便欲易婦。况天子立一后與諸人何干。而妄生議論如此。武昭儀聞之大悅。命左右賜許敬宗金銀錦綉一車。卽日貶遂良爲潭州都督。許敬宗從中分付。不許遂良稽遲。卽日就道。侍中韓瑗見貶了遂良。心中不忿道。遂良是先朝顧命之臣。吾不可以不諫。遂上疏爲遂良訟冤道。

遂良體國忘家。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

高宗不聽其言。遂立武昭儀爲后。廢王皇后蕭淑妃爲庶人。武昭儀立後。便就放出狠手。把王皇后蕭妃二人囚於別院。又斷去了手足。投酒甕中而死。蕭妃將死。恨極發愿道。我願世世爲貓。武氏世世爲鼠。我扼其喉。永遠不放足矣。武后聞之。宮中再不畜貓。許敬宗遂請削后家官爵。武后大喜。遂兼太子賓客。進中書令。許敬宗做着了這一篇文字。果然得了便宜。還要奉承

武后又誣奏褚遂良與韓瑗潛謀不軌。武后就貶韓瑗爲振州刺史。褚遂良爲愛州刺史。韓瑗先死於道。褚遂良在愛州歲餘。武后差人殺死。時六十三歲。籍沒其家。遂良有二子。褚彥甫。褚仲甫。在於愛州。亦被殺死焉。

忠臣奮不顧身。只是流芳千載。

話說敬宗用計害了褚遂良一家。又誣奏長孫無忌謀反。高宗道。朕之元舅。將若之何。朕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奏道。漢文帝漢之賢主也。其舅薄昭止坐殺人。帝使公卿哭而殺之。後世不以爲非。今無忌謀危社稷。其罪與昭不可同年而語。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悔無及矣。高宗聽信其言。竟不引問。詔削無忌官爵。黔州安置。後竟殺死。籍沒其家。賊臣之一網打盡。可恨如此。高宗始初見武后能屈體奉順。故不顧廉恥。排羣議而立之爲后。那武后得志之後。便極其放肆。無惡不作。連高宗一毫也動不得。無可奈何。不勝忿忿。上官儀窺見高宗之意。悄悄奏道。后專恣之極。請廢之何如。高宗大悅。卽命上官儀草詔。左右報知此事。奔告武后。武后急走到高宗面前自訴。高宗懼怕之極。不敢聲言。只得道。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也。武后大怒。卽時追出詔書。扯得粉碎。遂叫那隻狗一般慣爲咬人的許敬宗。誣奏上官儀與太子忠謀大逆。將上官儀殺死。太子忠賜死。高宗眼睜睜的看上官儀太子忠殺了。並不敢則一則。

聲朝士流貶者甚多。從此滿朝之上。都箝口結舌。不敢道一個不字。後來武后竟代唐朝天下。殺唐朝宗室子孫殆盡。改國號爲周。自稱則天。金輪皇帝。此從古所無之事。皆賊臣之誤國也。使滿朝皆褚遂良亦無可如何矣。有瞿宗吉題則天故內詩爲證。

堪恨當年武媚娘。手持唐璽坐明堂。

不思仙李方三葉。却愛蓮花似六郎。

廢苑荆榛來雉兔。故宮禾黍沒牛羊。

尙餘數仞頽垣在。遙對龍門山色蒼。

不說武則天後竟代了唐朝天下。且說那誤國賊臣許敬宗。自殺死多人之後。人人畏之如虎。勢燄通天。武則天日有賜。月有賞。恩寵無比。杭州人因他害了褚遂良一家。無不忿恨。無不笑罵。許敬宗道。我只圖自己的功名富貴。管人笑罵做甚。從來道。

笑罵繇他笑罵。好官自我爲之。

許敬宗自己揚揚得意。富貴已極。遂多買姬妾。日日取樂。造連樓數百間。飛樓畫閣。渺然出於雲漢之間。又置駿馬百疋。命諸姬各騎駿馬。在連樓上馳走。以此爲樂。年紀漸老。心性不甚防閑。姬妾往往與人通好。他也全不在心上。所以當時杭州人嘲笑道。

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頭畔着衣常。

敬宗又寵一個丫鬟。名爲柔花。正妻死後。就把柔花立爲繼室。他長子名許昂。不忿柔花做了繼室。思量要烝淫柔花。使他聲張不起。柔花年紀後生。又不忿伴這老子。況且原是極淫濫的一個丫鬟。那里便肯收心。見許昂年紀後生。心中也有幾分看相許昂之意。不時將眉眼言語來勾引許昂。正中許昂之意。兩人一拍就上。就與高宗武媚娘事一樣。一日二人正在烝淫之時。却被敬宗撞見了。大怒之極。將兒子奏於高宗。斥之嶺外。直至多年。方纔表還。人人無不知此醜事。杭州人因此稱之爲賊臣老龜。其報應之妙。不爽如此。八十一歲而死。真賊臣老龜也。所當以桑樹煮之者耳。太嘗博士袁思古議道。許敬宗生平不忠不孝。閨門污穢。人倫不齒。棄子於遠方。嫁女於蠻夷。無一可取。遂謚曰繆。人無不快心焉。褚遂良至德宗之時。知其忠直。追贈太尉。曾孫褚璆亦有祖上之風。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口中突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至今杭州人因其忠直。所居之地。遂稱爲褚堂地。以人重如此。至今香火不絕。若說到許敬宗。便人人厭穢。個個吐口涎沫。凡姓許者。不敢認敬宗爲祖上焉。有詩爲證。

再拜遺詞念昔賢。忠臣爲國豈徒然。

敬宗遺臭甘千古。說與來人何學焉。



西湖二集卷之三十二終

西湖二集

西湖二集



西湖二集

卷之三十三

周城隍辨冤斷案

肅肅清風解豸衣。一生守法並無違。

丹墀拜罷寒威徹。萬古千秋烈日輝。

從來只有冤獄難斷。俗語道。宋朝閻羅包老。曾斷七十二件無頭事。我朝也有一人。與閻羅包老一樣。在下未入正回。先說一件事。幾乎枉冤。奉勸世上做官的。不可輕忽。人命關天。非同小可。切須仔細。果是死者不可復生。若屈殺了他。九泉之下。死不瞑目。畢竟有報。話說萬曆丙戌年。京師有一劉婦人。先前與一個羅長官通姦。隣里都知此事。後來羅長官有事出外。竟不相往來。劉婦人的丈夫。在外傭工。經年不回。這劉婦人是個極淫之人。見丈夫經年不回。慾心如火一般。羅長官又長久不來。好生難過。遂取葫蘿蔔一根。如陽物長大者。放在被窩之中。每到夜間。先將蘿蔔潤之以唾沫。插入陰門之內。一出一入。以爲樂。心心念念。想着羅長官。到那樂極之處。口裏咿咿呀呀。只管哼着達達。羅長官每夜如此。哼羅長官不絕聲。鄰人都聽得。

只道羅長官又來仍脩舊好。那里得知這個羅長官。不是那個羅長官。有個江虎棍。一向看上這劉婦人。又見此婦與羅長官通姦。屢屢要來踹渾水。此婦再三不從。江虎棍甚恨道。你既與羅長官通姦。怎生不肯與俺通姦。難道俺不如羅長官。常要殺這兩個姦夫姦婦。以洩胸中之忿。一日這劉婦人的丈夫傭工回來。帶了些傭工錢。而回。買了些燒刀子。吃了上床而臥。雲雨之後。鼾鼾睡去。江虎棍在門邊竊聽。不聞得啣羅長官之聲。也不知道他的真正丈夫歸來。暗的道。這騷根子。夜夜啣羅長官。今夜不啣。想是羅長官不在。定是獨睡。俺捱進求姦。如再不允。先殺了這騷根子。後再殺羅長官。未遲。想了一會。回到家取了尖刀一把。潛身跳入這婦人宅內。聽得有兩人鼻息鼾睡之聲。江虎棍認定是羅長官。大怒之甚。拔出刀來。連殺二人而去。次日巡城御史。拘左右鄰里。審問夫婦被殺之故。隣人一齊都道。先前此婦原與羅長官通姦。近日這婦人每夜呼羅長官。然但聞其呼羅長官。並沒有見羅長官的踪跡。今日夫婦一齊殺死。或是羅長官妬奸之故。亦未可知。御史就拿羅長官來究問。不容分辯。竟問成死罪。羅長官哀訴道。日前委有奸情。近來有事。絕不相往來。已隔了七年餘矣。怎生還有這殺死之事。御史道。隣人都說這婦人每夜呼羅長官。不是你是誰。羅長官竟辯不得。問成妬殺之罪。秋後處決。臨刑之時。羅長官大聲喊叫。極口稱冤。官府暫免行刑。這日江虎棍。見要處決羅長官。心中有

些不安。走到市上看着這羅長官將殺。暗暗嗟嘆不已。不知不覺。天理昭昭。走回對妻子道。世間有多少冤枉事。俺殺了人。反將羅長官抵罪。真是捉生替死。妻子問道。是怎麼緣故。你怎生殺了這男女。江虎棍將始末根絲。一一說出不意。他這妻子也與一個人通奸。那日奸夫正走進門。與他妻子行奸。正在得意之際。不意江虎棍回來。奸夫慌張躲入暗處。江虎棍說話之時。被這奸夫一一聽得明白。這奸夫正要擺佈這個江虎棍。驅除了他。便與他妻子一窩一被。安心受用。今日可可的落在他手裏。便與他妻子計較端正。要乘此機會。斷送了江虎棍。做永遠夫妻。遂教他妻子到官出首此事。江虎棍活人活證。怎生抵賴。一一招承。遂一刀決了。方纔出脫了羅長官之罪。果是

近姦近殺古無訛。惡人自有惡人磨。

小子單說這一件事。可見折獄之難。不知古來冤枉了多少。看官。你道浙江城隍爺爺。姓甚名誰。這尊神道。原是廣東南海人。姓周。單諱一個新字。初舉鄉薦。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懼。與宋朝包拯是一樣之人。那包拯生平再不好笑。人以其笑。比之黃河清。又道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所以人稱之爲閻羅包老。我朝這尊活神道。人都稱他爲冷面寒鐵周公。永樂爺亦知其名。命他巡按福建及永順保河。凡所奏請。無有不從。後擢雲南按察使。又改浙江按察使。不說

這尊活神道來做官。且說浙江金華府有個冤枉的人，繫于獄中。這人名王可久，家中頗有田產。王可久收了些貨物，到福建漳州做生意。他一個夥計，却去下海。時海禁甚嚴，那夥計貪圖海外利息，指望一倍趁十倍。正到海邊，不期被巡兵拏住，下在獄中。那些牢頭獄卒，叫他妄扳平人，以爲詐害之端。遂連王可久也監禁在獄中受苦。一連七年不得回來。王可久的妻子耿氏，年紀後生，甚有顏色。見丈夫一去七年不回，心中焦躁。聞得市上有個楊乾夫，會得推命，就走到楊乾夫家，將丈夫八字推算。楊乾夫知得王可久七年不回，見這耿氏又生得標致，並無兒女牽纏。伯叔主張，況且廣有田產，一邊推算，便起奸謀之心。假意驚慌道：「這個八字，是十惡大敗之命。據前歲流年看將起來，日犯歲君，又無吉星救護，死已三年矣。還算什麼來？」這耿氏聽得說丈夫死了，便弔下淚來。楊乾夫又勸住道：「且莫要哭，恐一時心粗，看差了亦未可知。將這八字放在這裏，待我慢慢細細加意與你推算。隔數日來討實信。」耿氏便手上除下一個金戒指來，送與楊乾夫道：「勞先生細細與奴家丈夫推算則個。」說罷自去。隔了數日，耿氏走來討實信。楊乾夫不住嘆息道：「我始初只道推算不細，還有差錯之處。一連幾日，細細與你查流年。月建度數，並無一毫生氣。寅申相沖，太歲當頭，准准在前年七月間死矣。如今這兩個流年，都是入木之運，久已作塚中枯骨了。但不知娘子命運如何，待在下再與你細推，便知分曉。」耿氏

說了八字。楊乾夫算道：娘子這八字大好，不是前夫的對頭。但前年七月間，喪門白虎星動，必主刑傷尅夫之禍。又無兒女，若肯再嫁，到有收成結果。今年紅鸞天喜吊炤，必主有招夫之喜。耿氏見說，大動其心而去。楊乾夫自此之後，每夜深之時，悄悄走到耿氏牆門之外，假粧鬼叫，或拋擲磚瓦，以驚懼耿氏。耿氏果然心慌，一邊就叫心腹媒人到耿氏處說親。耿氏只道丈夫果死，將錯就錯，嫁了這楊乾夫。楊乾夫又精于房中之術，異常與耿氏恣爲淫樂。耿氏甚喜，楊乾夫中了耿氏之意，便把他家產盡數占而有之。王可久十年受累，放纔放回，身邊並無一文，叫化而回。走到家裏，妻子田產已並屬別人了。訪問是楊乾夫娶去，只得走到他門首探訪消息。恰好耿氏在于門首，王可久衣衫百結，况獄中監禁多年，其人如鬼一般模樣。連耿氏也十分認不出了。王可久見了自己妻子，正哭訴其事。楊乾夫一見，將王可久毒打一頓，筋骨俱傷。反說他泛海漏網，竟將他告府。你道楊乾夫好很，就將王可久前時家中積下的錢財，費了數百金，買上買下，盡數用透了。王可久一句也辯不得，問成泛海之罪，下在獄中，就要暗暗安排死他。幸而天可憐見，這尊活神道來，已知這件冤枉之事，急提這一干人犯來審。一一審出真情，將楊乾夫即時打死。其作法書吏并強媒一併問罪。耿氏知情不救，杖賣。其田產悉判歸王可久。若周爺遲來數日，王可久已爲獄中冤鬼矣。即日逐去了這個胡塗知府，從此紀法肅然。

他初來浙江之時。道上忽有蒼蠅數千。薨薨的飛到他馬前。再趕不去。他道定有冤枉。叫皂隸跟着這蒼蠅。看集于何處。遂就地掘將起來。得一個死屍。却是死不多幾日的屍首。身邊只有一個小小木布記在上。周爺叫把這個小木布記解下。帶到任上悄悄叫人到市上去買布。看布上有這個記號的。即便拿來細細審問道。你這布是誰人發賣與你的。那店主人轉轉說出。遂將那人拿來一審。果是打劫布商之人。追出原賊。召布商家領去。家中方纔得知死于劫賊之手。將劫賊問成死罪。一徽客到于富陽道傍。見一粘鳥鵲之人。竿上縛着二鵲。二鵲見徽客不住悲鳴。有求救之意。徽客甚是哀憐。把二分銀子。付于粘竿之人。買此二鵲放生。徽客不老成。一邊打開銀包之時。其中銀兩甚多。散碎者不計其數。當被驢夫瞧見。遂起謀害之心。走至將晚幽僻之處。從驢上推將下來。用石塊打死。埋於道傍。取其銀包而去。竟無人知其事。怎知那二鵲感放生之恩。一直飛到按察使堂上。周爺正在坐堂之時。那二鵲直飛到案桌邊。悲鳴不已。似有訴冤之意。皂隸趕起。又飛將下來。其聲甚是悲哀。周爺分付二鵲道。汝莫不有冤枉之事伸訴。如果有冤枉。可飛到案桌之上。鳴叫數聲。二鵲果然飛到案桌上。鳴叫數聲。頭顛尾顛。周爺又分付二鵲道。果有冤枉。吾命皂隸隨汝去。就叫一個皂隸隨二鵲而去。二鵲果然通靈。一路飛鳴。似有招呼之意。直到富陽謀死處。飛將下來。立于土堆之上。鳴噪不住。皂隸扒開

土來一看。果有一個謀死屍首。頭腦打碎。身邊却有馬鞭子一條。早隸取了這條馬鞭來報與周爺。周爺夜間睡去。見一人披頭散髮跪而哭道。小人的冤家。非桃非杏。非坐非行。望爺爺詳察。說罷而去。次日坐堂。想這一條馬鞭。定是驢夫謀死失落之物。卽命富陽縣盡將驢夫報名查數。富陽縣將驢夫名數送來。中有李立名字。周爺見了悟道。非桃非杏。非坐非行。非李立而何。登時把李立拏來。李立見了周爺。不打自招承。果係謀死。追出原銀。已用去一半。問成死罪。徽客屍首。着親屬埋葬。有詩爲證。

二鵲感恩知報冤。急來堂上亂鳴喧。

若無此位靈神道。誰洗千年怨鬼魂。

話說當年良山門外。有座翠峯寺。是五代時建造。去城甚遠。其中和尚。多是不守本分之僧。雖然削去頭髮。其實廣有田園桑地。養豬養羊。養雞養鴨。看蠶殺繭。畜魚做酒。竟是一個俗家。便是。只是夜間少一個標致婦人伴宿。從來道。飽煖思淫慾。這些和尚日日吃了安閑茶飯。又將肥肉大酒。將養得肥肥胖胖。園裏有的是嫩笋。將來煮狗肉吃。像魯智深說得好。團魚腹又大。肥了好吃。狗肉俺也吃。說甚麼善哉。雖然如此。却沒有魯智深這種心直口快之性。這些和尚只因祖代傳流。並不信因果報應之事。吃葷酒慣了。只道是佛門中的本等。不說自己不

學好。倒怨悵父母。將來把在寺中清清冷冷。夜間沒有妻子受用。有詩爲證。

僧家只合受清貧。若果贏餘損自身。

何不看經并念佛。貪他葷酒受沉淪。

就中有兩個小和尚。尤爲不好。一發是個色中餓鬼。一個叫做妙高。一個叫做慧朗。不說這兩個不好。且說村中一個婦人霍四娘。丈夫務農爲生。霍四娘年紀二十八歲。頗有幾分顏色。一日要回娘家去。因娘家住得頗遠。不免起早梳洗。穿了衣服走路。因起得太早。況且是鄉村野地。路上無人行走。霍四娘一路行走。不覺倦將上來。打從這寺前經過。且到山門前略略坐地。這霍四娘千不合。萬不合。單身獨自坐在山門前。你道這冷清清之處。可是你標致婦人的坐處麼。恰好這兩個冤家出來。劈頭撞着。看見標致。暗暗道。我的老婆來矣。便假作恭敬上前道。大娘請到裏面奉茶。霍四娘道。不消得。兩個和尚道。大娘到那里去。霍四娘道。到娘家去。兩個道。大娘恁般去得早。霍四娘道。路途遙遠。兩個道。既是路途遙遠。怎生不進小寺奉一杯茶去。接一接力。霍四娘道。就要起身。說罷。便要移步。兩個不捨得。見路上並無行人。便一把抱住。拖扯而進。要强姦這霍四娘。霍四娘不從。大罵該死禿驢。罵不絕聲。兩個和尚大怒之極。把廚刀登時殺死。將屍首埋在一株大冬青樹之下。更無人知覺。連本寺和尚也不知道。因寺中寬大。

各房住開。這房做事。那房並不知道。況且起早。誰疑心有這件事來。冤魂不散。自有天理。一日周爺坐堂。忽然旋風一陣。將一片大樹葉。直吹到堂上案桌邊。繞而不散。其風寒冷徹骨。隱隱聞得旋風中有悲哭之聲。甚是悽慘。周爺道。必有冤枉。叫左右看視此葉。都道城中並無此大葉。只有艮山門外翠峰寺有此一株大冬青樹。去城甚遠。周爺悟道。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冤鬼來報我也。卽時帶了多人。來到翠峰寺。大冬青樹下發掘。不上掘得數尺。掘出婦人尸首。尙是新殺死的。周爺將和尚一一審過。審到這兩個和尚。滿面通紅。身子不搖自顫。一一招出殺死情繇。先打八十。問成死罪。細搜寺中猪羊雞鴨成羣。房房都是酒池肉林。大怒之極。將每個和尚。各責三十。押還原籍。將寺盡行拆毀。田產俱沒入官變賣。以濟貧民。有詩爲證。

猪羊雞鴨鬧成羣。釋氏魔頭此是君。

更有兩名淫色鬼。活將婦女殺之云。

又有一個做經紀之人。名石仰塘。出外多年生意。趁得二百兩銀子。未曾到家。看見天色將暮。恐自己孤身。被人謀害。在晏公廟走過。悄悄將來藏在石香爐底下。夜深歸去。敲開了門。妻子見了道。出外多年。趁得多少銀子。石仰塘道。趁得二百兩。我要拏回來。看天色已晚。孤身拏了這二百兩銀子。恐有失所。我將來悄悄藏在晏公廟石香爐底下。並無人得知。明日清早去取。

來說罷。吃了夜飯。上床而睡。次日清早到晏公廟石香爐底下一摸。只叫得苦。不知低高。原來被人知覺。早已替他拏去了。石仰塘只得到周爺處具告訴。說前繇。周爺道。你放銀子之時。黑暗中可有人瞧見。石仰塘道。並無一人。周爺道。你可與誰說來。石仰塘道。只回家與妻子說。並無他人知道。周爺笑道。定是你妻子與人通姦。被姦夫聽得。先取去了。卽拏妻子來當堂審問。果係與人通姦。其日石仰塘回時。奸夫慌張。躲入床下。石仰塘說時。奸夫一一聽得明白。石仰塘走出外面。妻子乘機放奸夫從後門逃走。那奸夫就走到晏公廟香爐底下。取了這二百兩銀子。欣欣而去。果是

隔牆須有耳。床下豈無人。

遂問以淫婦奸夫之罪。追出原銀。尙未出脫。又有一個杭府中獄囚。已經多年。忽然訐告鄉民范典。曾與同盜。周爺知是詐。遂叫范典到官。細細審問。范典稱冤不已。道。與盜曾不識面。如何得有同夥之事。周爺深知其受誣。遂叫范典穿了皂隸衣服頭巾。立於庭下。叫皂隸却穿了范典的衣服。跪於庭中。叫他不要則聲。驟然出其不意。取出這個獄囚來。與這假范典同跪一處。周爺問道。你告他同盜。他却不服。獄囚看了這假范典道。你與我同盜。今日如何抵賴。假范典低着頭。只不則聲。周爺又故意問道。莫非不是他。獄囚又看了一遍道。怎生不是他。他叫做范

典住在某處。某年與小的同做夥計。某年月日同盜某家。分贓多少。某月日又盜某家。分贓多少。小的與他同做數年夥計。怎生不是他。說得一發鑿鑿可據。周爺笑道。你與范典初不相識。將我皂隸指成同夥。其間必有主使之人。用起刑法。果是一個糧長與范典有仇。買盜妄扳。周爺大怒。遂將二人打死。自此之後。再無獄囚妄扳平民之害。有詩爲證。

獄囚往往害平民。必有冤家主使人。

此等好頑須細察。莫將假盜認爲真。

話說湖州一個百姓洪二。腰了重貲。要到蘇州置貨物。到湖州發賣。叫了一隻舡。洪二在舡中等候。小廝久而不至。稍公王七見洪二行囊沉重。獨自一個在舡。小廝又不來。況且地僻無人看見。遂起謀害之心。把洪二一聳推落水中而死。把這行囊提了回去。反走到洪二家裏敲門問道。怎麼這時還不下船。洪二妻子吃一驚道。去了半日了。王七道。我道這時候。怎生還不下船。定是又到別處去了。霎時間。只見小廝走回道。我到船中去。並不見主人。不知到那里去了。又不見行李。妻子道。他拏了行李。自然到船中去。難道有閑工夫。到別處去。王七道。我因等不官人下船。只得走來尋官人下船。彼此爭論不已。竟無下落。告官追尋。彼此互推。杳無影響。告在周爺手裏。周爺看王七之相。甚是兇惡。蜜問洪二妻子道。船家初被問時。怎麼的說話。

洪二妻子道。丈夫將行李去了多時。船家來敲門。門還未開。便叫道。娘子。怎麼官人還不下船來。周爺又拘洪二兩隣來問道。你可曾聽得王七敲門時。怎麼的說話。兩人都道。聽得王七敲門道。娘子。怎麼官人還不下船來。周爺拍案大罵道。王七。是你殺死了。你已是招承了。怎敢胡賴。王七還強辯。周爺道。你明知官人不在家。所以敲門。開口稱娘子。若不是你謀死。怎麼門還未開。你不先問官人。開口便叫娘子。不是你謀死。是誰謀死。王七被說着海底眼。神魂都攝。滿臉通紅。渾身自顫起來。一發知得是他謀死。遂一一招承。追出洪二行李。一一無差。問成死罪。有詩爲證。

從來折獄古爲難。

聲色言詞要細看。

若把心思頻察取。

可無冤獄漫相奸。

有兩個爭雨傘的。打將起來。張三道。是我的。李四道。是我的。兩人爭論不決。周爺便將傘劈破。各得一半。暗暗叫人尾其後。張三道。我始初要把你二分銀子。你乾淨得了二分銀子。有何不好。如今連這二分銀子都沒了。李四道。原是我的傘。怎生強槍我的。遂把張三拏進。責罰二十。仍照數買傘與李四。又有二人爭牛。彼此不決。周爺大怒。將此牛入官。令人牽去。那人嘿無言。一人喧忿。爭之不已。周爺卽判與喧然之人道。此必爾之牛也。所以發極忿爭。此牛原

與彼無與。所以嘿嘿無言。卽責治其人。其發奸摘伏之妙。種種如此。不能盡述。那時衙門中有個積年老書手。名爲莫老虎。專一把持官府。窺伺上官之意。舞文弄法。教唆詞訟。無所不至。周爺訪其過惡多端。害人無數。家私有百萬之富。凡衙門中人。無不與之通同作弊。周爺道。此東南之蠹藪也。衙蠹不除。則良民不得其生。遂先將莫老虎斃之獄中。變賣其家私。糶穀於各府縣倉中。以備荒年之賑濟。凡衙門中。積年作惡。皂快書手。該充軍的充軍。該徒罪的徒罪。一毫不恕。自此之後。良民各安生理。浙江一省。刑政肅清。皆周爺之力也。周爺嘗道。若要天下太平。必去貪官。貪官害民。必有羽翼。所謂官得其三。吏得其七也。欲去貪官。先清衙門中人役。所以待此輩不恕。那時有錢塘知縣葉宗行。是松江人。做官極其清正。再不肯奉承上司。周爺甚是敬重。後來葉宗行死了。周爺自爲文。手書以祭之。蓋重其清廉。且將以風各官也。每巡屬縣。嘗微服觸縣官之怒。收繫獄中。與囚人說話。遂知一縣疾苦。明日所屬官往迎。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伏謝。竟以罪去。因此諸郡縣吏。聞風股慄。莫敢貪污。始初入境之時。有暴虎爲害。甚是傷人。周爺自爲文。禱于城隍之神。那虎自走到按察司堂下。伏而不動。遂命左右格殺之。有詩爲證。

周新德政。服及猛虎。

今之城隍。昔之崔府。

同僚一日餽以鵝炙。懸于室中。後有餽者指示之。周爺原是貧家。夫妻俱種田爲生。及同官內晏。各盛饌。惟周爺夫人荆釵裙布以往。竟與田婦一樣。盛饌者甚是慚愧。更爲澹素。其風節如此。所以當時周憲使之名。震於天下。雖三尺童子。莫不稱其美焉。那時錦衣尉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到浙江來緝事。作威受賂。害民無比。周新將來痛打了一頓。千戶卽時進京哭訴於紀綱。紀綱奏周新專擅捕治。永樂爺差官校拏周新至殿前。周新抗聲陳說千戶之罪。且道按察使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其聲甚是不屈。永樂爺大怒。命殺之。周新臨刑。大呼道。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是夕太史奏文星墜。永樂爺悟其冤枉。甚是懊悔。卽將千戶置之死地。以償其命。顧問左右侍臣道。新何處人。侍臣對道。廣東人。永樂爺再三嘆息道。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自後嘗見形於朝。一日忽見一人紅袍立日中。永樂爺大聲呵叱。遂對道。臣浙江按察使周新也。奉上帝命。以臣爲忠直。爲浙江城隍之神。爲陛下治奸臣貪吏。言訖。忽然不見。永樂爺遂再三嘆息。後來周新附體在浙江城隍廟前的人道。吾原是按察使周新。上帝以吾忠直。封吾爲城隍神。可另塑吾面貌。吾生日是五月十七也。衆人見其威靈顯赫。遂一新其廟貌。移舊城隍像於羊市裏。有詩爲證。

威靈顯赫是城隍。
直臣直鬼無二直。

未死威靈卽有光。
總之一直便非常。

又有詩贊道。

于謙死作北都神。
人生自古誰無死。

周新死作浙江神。
死後仍爲萬古身。

西湖二集卷之三十三終



西湖一集

卷之三十四

胡少保平倭戰功

東海小明王。溫台作戰場。

虎頭人最苦。結局在錢塘。

這四句是嘉靖初年杭州的謠言。從來謠言是天上熒惑星精下降。化爲小兒。倡布謠言。始初人不解其意。後便句句應驗。東海小明王者。徐海作亂于東海。稱小明王也。溫台作戰場者。那時倭亂。溫台無不殘破也。虎頭人最苦者。應募之人多處州。處字是虎字頭也。其殺死尤多。結局在錢塘者。賊首王直被胡少保擒來斬于錢塘市也。話說嘉靖三十一年起。沿海倭夷。焚劫作亂。七省生靈。被其荼毒。到處屍骸滿地。兒啼女哭。東奔西竄。好不淒慘。直到三十六年十一月。被胡少保用盡千方百計。身經百十餘戰。剪滅了倭奴。救了七省百姓。你道這功大也不大。如今現現成成。享太平之福。怎知他當日勘定禍患之難。不知費了多少的心血。後來烏盡弓藏。蒙史議而死。說他日費斗金。看官。那孫武子上道。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又說道。重賞之

下必有勇夫。征戰之事。怎生銖銖較量。論得錢糧。又說他是奸臣嚴嵩之黨。從來道。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于外者。所以岳飛終死于秦檜之手。究竟成不得大功。英雄豪傑任一件大事在身上。要做得完完全全。沒奈何做那嫂溺叔援之事。只得卑躬屈體干權臣之門。正要諒他那一種不得已的苦心。隱忍以就功名。怎麼絮絮叨叨。只管求全責備。願世上人大着眼睛寬著肚腸。將就些兒罷了。等後來人也好任事。有詩爲證。

鳥盡弓藏最可憐。到頭終有惡因緣。

掃除七省封疆亂。聽我高歌佐酒筵。

這一回事體繁多。看官牢記話頭。話說那倡亂東南騷擾七省的是誰。姓王名直。號五峰。徽州歙縣人。少時有無賴潑撒之氣。後年漸大。足智多謀。極肯施捨。因此人肯宗信他。相處一班惡少。葉宗滿。徐惟學。謝和。方廷助等。都是花拳繡腿。好剛使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人。王直一日說道。如今都是紗帽財主的世界。沒有我們的世界。我們受了冤枉。那里去叫屈。況且糊塗貪賊的官府多。清廉愛百姓的官府少。他中了一個進士。受了朝廷多少恩惠。大俸大祿享用了。還只是一味貪賊。不肯做好人。一味害民。不肯行公道。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漢。專一殺的是貪官污吏。我們何如到海外去。逍遙歡哉之爲樂也呵。衆人都拍掌笑道。此言甚是有

理。因此大動其心。王直因問母親汪嫗人道。我生之時。可有些異兆麼。汪嫗人道。有異兆。生你之時。夢大星入懷。旁邊有個峨冠的大叫道。此弧矢星也。已而大雪。草木皆冰。王直歡哉樂也。的笑道。天星入懷。斷非凡胎。草木皆冰。冰者。兵象也。上天要把兵書戰策與我哩。因而遂起邪謀。嘉靖十九年。遂與葉宗滿這一班兒到廣東海邊。打造大船。帶硝黃絲綿違禁等物。抵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互市者五六年。海路透熟。日與沿海奸民通同市賣。積金銀無數。只因極有信行。凡是貨物。好的說好。歹的說歹。並無欺騙之意。又約某日付貨。某日交錢。並不遲延。以此倭奴信服。夷島歸心。都稱爲五峰船主。王直因漸漸勢大。遂招聚亡命之徒徐海。陳東。葉明等做將官頭領。傾貲勾引倭奴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做了部落。又有從子王汝賢。義子王激。做了心腹。從此兵權日盛。威行海外。呼來喝去。無不如意。那時廣東有一夥海賊陳四盼。自爲一黨。王直與他有仇。遂用計殺了陳四盼這一黨。因而聲言我宣力本朝。請開互市。官府不許他開互市。只叫將官餽米百石以爲犒賞之資。王直大怒。大罵官府。將米投之海中。遂激怒衆倭奴道。俺請開互市。彼此公平交易。都有利息。並不擾害你中國。你不許俺開互市。是絕俺們生意。俺們不免殺入中國搶擄罷。衆倭奴一齊歡哉樂也。踴躍從命。三十一年二月。王直遂分付倭奴殺入定海關。自己提大兵泊在烈港。去去海水程數十里。沿海亡命之徒。見倭奴作

亂盡來從附。從此倭船遍海為患。是年四月。攻破游仙寨。百戶秦彪戰死。又冠溫州。破台州黃巖縣。殺掠極慘。苦不可言。東南震動。三十二年四月。倭犯杭州。指揮吳懋宣率領僧兵戰於赭山。盡被殺死。又陷昌國城。百戶陳表戰死。從此倭船至直隸蘇松等處。登岸殺掠。參將俞大猷率領舟師數千。圍王直于烈港。王直以火箭突圍而走。從此怨中國益深。又看得官兵不在眼裏。遂打造大海船聯舫。方一百二十步。每船可容二千人。柵木為城。為樓櫓四門。城上可以跑馬往來。屯聚在薩摩洲的松浦津。稱為京城。日稱為徽王。分布各頭目。控制要害之地。共有幾處。

豐前。肥前。大隅。飛蘭。花脚踏。他家是。通明。

豐後。肥後。九州。鳥淵。太津村。卒之。巨甲。

筑前。薩摩。前平。沉馬。何馬。毛兒。廟皇。

筑後。日向。馬肥。美美。格沙。空居上。日高。

共有三十六島。都是他部下。聽其指揮。遂分兵四面殺掠。攻陷臨山城。六月。寇嘉興海鹽。澈浦。乍浦。直隸。上海。淞江。嘉定。青村。南匯。金山。衛。蘇州。崑山。太倉。崇明等處。或聚或散。出沒不常。凡吳越之地。經過村落市井。昔稱人物阜繁。積聚殷富之處。盡被焚劫。那時承平日久。武備都無。到處陷害。尸骸遍地。哭聲震天。倭奴左右跳躍。殺人如麻。奸淫婦女。烟焰漲天。所過盡爲赤地。柘林。八團等處。都作賊巢。三十三年二月。又分兵入掠。賊從赭山。錢塘。至曹娥。涉三江。瀝海餘姚。直走定海之王家團。復有盤據普陀山。焚劫海鹽。龍王塘。乍浦。長沙灣。嘉興。嘉善等處。又有攻崑山。蘇州。松江等城。既又奔蕭山。分寇臨山。瀝海上虞。轉攻嘉興。官兵與賊戰於孟家堰。指揮李元律。千戶薛綱。宋應蘭戰死。又賊四十餘人。突入百家山。百戶趙軒。梁瑜戰死。又寇沈家河。智扣山。黃灣等處。都司周應禎戰死。又寇蒲門壯士所。乘舟遁出金山洋。突入松門關。薄於靈門。台州。又賊二百餘人。發自海門港。直攻台州。仙居。新昌。嵊縣。屯於紹興柯橋村。又賊二千餘人。焚劫嘉善。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三十四年正月。領兵僉事任環與賊戰於吳松江。采掬港。殺賊二百餘人。被他埋伏一枝兵殺來。我兵敗了一陣。四月。賊衆四千。攻圍金山城。寇常熟。且說海上一枝最盛的賊兵。是徐海。混名明山和尚。自稱爲小明王。原是徐惟學的姪子。先前徐惟學把徐海做當頭。當在大隅州夷人之處。借錢使用。後來徐惟學到廣東南粵。被守

備指揮殺了。大隅州夷人問徐海取討原銀。徐海道待俺搶擄來還你便是。遂同倭酋辛五郎聚舟結黨。多至數萬人。入南京浙西諸路。屯據柘林乍浦。率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興。次及杭州。那時無兵可恃。軍民洶洶。好生慌張。

雖然兵勢多洶湧。幸有持危戡亂人。

這戡定禍亂之人。姓胡。雙諱宗憲。號梅林。乃徽州之績溪人也。嘉靖戊戌年進士。其人有個儻之才。英雄之氣。機變百出。胸藏韜略。智諳孫吳。初任餘姚知縣。朝廷知其有才。卽欽取爲浙江監察御史。那時胡公正巡浙東台溫諸郡。見了這報。連日夜到於嘉興地方。適倭奴從嘉善殺來。迤邐近城外。城中百姓震恐。胡公道。兵法攻謀爲上。角力爲下。況且如今無兵。何以處之。因暗暗取酒百餘瓶。將泥頭鑽通。放毒藥於酒中。仍舊塞好。載了兩船。選有膽量機警。走得快的兵士。假扮解官。解酒賜軍。船頭上掛了號牌。故意載到賊人所過之處。見賊人殺來。卽忙解去冠帶逃走。賊人遂不疑心。走報倭酋。倭酋正在口渴之際。見了此酒。都歡哉樂也的笑。打開泥頭。一陣馨香撲鼻。遂開懷放量而飲之。却不是水滸傳道。倒也倒也。胡公又命村市酒家。都放了毒藥。償以酒價。民家所有之米。浸以藥水。潛地逃去。賊人爭先飲酒。取米煮飯。食者都死。四五停中。死了一停。雖然如此。爭奈賊人甚多。我兵甚寡。兼且每每戰敗之餘。人心畏懼。適值宣

慰司彭蓋臣領士兵數千到。甚是雄壯可用。胡公恐其恃勇輕進。有犯禁忌。叫人對彭蓋臣說道。賊人甚是狡猾。但可用智。不可力敵。最善於埋伏。且知分合之勢。我兵常爲其所誘。宜分奇正左右翼擊。防其衝圍。切須仔細。彭蓋臣不聽胡公之言。到於石塘灣。兩軍相接。彭蓋臣恃勇輕進。果被伏兵殺敗。墮賊之計。始大懊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衆人失望。胡公道。如此則我處無兵。其事立敗矣。遂親到軍營。宣諭慰安道。勝敗兵家之常。何足介意。你因不知地利。誤中賊計。我聞賊人頭目多死。衆無統領。况久不得食息。此必敗之道。甚不足畏。胡公見苗兵多無衣甲器械。遂命各當鋪出舊衣頒給。又賜錢帛牛酒飲食。又叫各工打造器械。特懸重賞。苗兵感激思奮。胡公見苗兵可用。遂指畫石塘地形曲折。分付道。你把兵分爲三隊。一隊爲前鋒。從塘路進。一隊爲奇兵。伏於道左。一隊爲水兵。在船環列道右。防其奔逸。都在前鋒數里之後。前鋒迎敵。詐敗佯輸而走。走到伏兵之處。放砲一聲。伏兵盡起。三面合圍勦賊。無有不勝之理。仍令土人引導。彭蓋臣一聽胡公之計。賊果大敗而逃。逃到平望。又別有苗兵一枝。屯在平望。適值總督張經從松江兼程而來。又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泖湖西來。胡公得知。兩路有兵。遂檄參將盧鏜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士兵。躬穿甲冑。親自激厲。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大振。賊人大敗。逃還王江涇。被我兵斬倭首三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因改名爲滅倭涇。蓋前此

以來戰輸者心膽俱喪。只道倭奴如鬼神一般不可犯。自此之後。方知賊甚可殺。人人有鬥志矣。此初出茅廬第一功也。餘外敗殘倭賊一支走崇德。到省城。一支寇蘇州常熟。都是內地奸民爲之嚮導。常熟知縣王鉄與致任參政錢泮被殺。又攻圍江陰。連月不解。府援兵不至。知縣錢錞死之。又寇唐行鎮。游擊將軍周璠戰死。又有賊九十三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經金峨突七里店甯波百戶葉紳戰死。從甯波走定海崇丘鄉。又到鄞江橋。歷小溪樟村甯波千戶韓綱戰死。又走通明壩渡曹娥江。時御史錢鯨便道還慈谿。被賊殺死。慈谿無城。知縣負印走。殺鄉宦副使王鎔。知府錢煥。焚劫士民。極其慘毒。又過蕭山渡錢塘。入富陽嚴州。寇徽州之績溪。參將盧鏜以勁兵出油口溪扼住。賊奔太平府。渡采石江。道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襄。蔣陞被殺。城門晝閉。賊又東掠蘇州。到處焚劫。朝廷遂把總督張經拿進京去。因胡宗憲有才略。可大任。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胡公到任八日。問募府麾下募卒。只得三千人。又俱老弱之人。原舊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諸兵。又罷去。所恃緩急者。唯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領河朔兵八百人而已。南北諸倭。共有萬數之多。衆寡不敵。胡公細細想道。賊人進退縱橫。都按兵法。決然是王直坐中軍帳。調撥人馬無疑。如今騷擾的。都是王直部落。畢竟要着人到王直處說他投降中國。封以官爵。然後離散他的黨羽。漸漸可擒也。計議已定。先前曾把王直的

母親妻子監禁金華府獄中。如今便即時放出。與以好衣好食。把他好宅子居住。遂上本請朝廷移諭日本國王。要他禁戢部落。其實察王直消息也。朝廷從其請。胡公遂選兩個能言舌辨的秀才。一名蔣洲。一名陳可願。充爲市舶提舉官以行。胡公授密計於兩個秀才道。王直越在海外。難與他角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而出之。使虎失其負隅之勢。乃可成擒耳。又說道。王直南面稱孤。身不履戰陣。而時遣部落。侵軼我邊疆。是直常操其逸。而以勞疲中國也。要須宣布皇靈。攜其黨羽。則王直勢孤。自不能容。然後勸之滅賊立功。以保親屬。此上策也。蔣洲二人領計而行。這兩個生員。不比南安府學生員陳最良腐儒沒用。有分教。海外國王。做了一字齊肩王。徽州王直做了法場上。王直蕩平三十六島烽烟。掃除三十六年血跡。有牡丹亭記曲爲證。兵如鐵桶。一使在其中。將折簡去和戎。你志誠打的賊兒通。雖然寇盜奸雄。他也相機而動。你這書生。正好做傳書用。仗恩台一字長城。借寒儒八面威風。

不說這兩個生員正要起身。軍中拿到一個倭酋董二。細細審問。果盡是王直調撥。不出胡公所料。朝廷知胡宗憲灼見禍本。降璽書褒勞。遂命胡宗憲總制七省。將滅賊之事。盡以委之。另陞阮鶚爲浙江都御史。協力勦賊。御史金澗陶承學上本請立賞格。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封伯爵。賞萬金。詔從其說。三十四年十一月。兩生員到於五島。遇王直義子王激說道。移諭

日本國王之事。王激道。怎生要去見國王。這裏有一位徽王。是三十六島之尊。只要他去傳諭。便是見國王有何益哉。明日果然王直到客館來。見這兩位生員。這王直怎生打扮。

頭上戴一頂束髮飛魚冠。身上穿一件窄袖絳龍袍。腰間繫一條怪獸五絲碧玉鈎。脚下蹬一雙海馬四縫烏皮靴。左日月。右五星。或畫鑲瓶花勝之形。或書左輪右輪之字。寶刀如霜雪。羽扇似宮旗。果然海外草頭王。真是中國惡羅刹。

王直出來相見。左右帶刀簇擁之人甚多。真有海外國王氣象。分賓主而坐。坐定。序說鄉曲之情。次後便開口道。總督公與足下同鄉里。今特遣我二人來。敬問足下風波無恙否。王直謝道。我乃海外逋臣。何足掛齒。今蒙總督公念鄉里之情。遠來問訊。感謝感謝。蔣洲道。總督公說足下稱雄海曲。何等雄偉。却怎生公爲盜賊之行。王直怒道。總督公之言差矣。我爲國家驅盜。怎生反說我爲盜。蔣洲二人齋聲道。足下招集亡命。糾合倭夷。殺人搶擄。就如坐地分贓一般。即使足下未必如此。然爲天子外臣。自當爲天子扞衛沿海封疆。以見足下忠義之心。今任部落殺人槍擄。騷擾中國。足下卽非爲盜。不可不謂之縱盜也。王直方纔語塞。陳可願道。總督公念同里之情。不然統領數十萬雄兵。益以鎮溪麻寮大刺士兵數萬。揚帆而來。足下欲以區區彈丸小島與之抗衡。何異奮螳螂之臂以當車轍也。蔣洲道。總督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將足下

太夫人尊閫夫人俱拔出於獄中。待以非常之隆禮。美衣好食。供給華美。則總督公以同鄉里之心可知矣。何不乘此時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子。此轉禍爲福之上策也。王直省悟。大動其心。始初王直聞母親妻子被殺。心甚忿忿。每欲入犯金華。以報母妻之讎。如今聽得蔣洲二人說母親妻子活活現在。心中遂歡哉樂也。因有渡海之謀。就與部下心腹計議。謝和等道。今日之事豈可便去。俺這里差一個至親。先到那邊效力以堅其心。待那邊不疑。然後全師繼進。方成事體。不然他便看得俺們不在心上了。王直歡哉樂也。笑道。妙算妙算。遂假以宣諭別島爲名。留蔣洲在島。先叫葉宗滿王汝賢王激同陳可願到於甯波。先是陳可願進見。胡公一一問了備細。方纔葉宗滿等進見。道。王直情願歸順中國。今宣諭別島未回。所以先遣葉宗滿等投降。情願替國家出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只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開海市通商賈而已。胡公道。開市之事何難。吾當奏請。遂上本乞通海市。朝廷許之。胡公大喜道。虜在吾掌中矣。先前曾有另星小賊百餘人。屯於舟山爲亂。胡公遂遣葉宗滿協同官兵勦賊。葉宗滿初來。要立頭功。耀武揚威。把這百餘人殺盡。胡公上本稱功犒勞。葉宗滿王激等大笑道。這何足爲功。若吾父至。當取金印如斗大也。胡公大加稱賞。三十五年三月。徐海統精兵萬餘人。逼乍浦城。登岸焚舟。令人死戰。又招柘林賊陳東所部數千人。併力攻乍浦城。聲息甚急。胡公故意與王激計議。

道。你能與我殺此賊否。王激始初殺這百餘人。不過是假獻慇懃之意。那徐海正是同夥心腹。怎生肯殺。便道。這事我做不來。要我父親來方好。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父親爲名。與葉宗滿開帆而去。王激去後。忽探事人來報。說徐海要分兵掠江淮。截住救兵。徐海自要屯據乍浦。下杭州。席捲蘇湖。以窺南京。胡公遂分遣兵屯於澈浦海鹽之間。爲犄角之勢。自引兵到塘棲。徐海聞得新總督就是前日巡按。大有智謀。曾在王江涇被他戰敗。心裏有些忌憚。遂罷乍浦之圍。不敢復窺杭州。遂略峽石。到皂林。出烏鎮而來。胡公度蘇湖之間。唯鶯湖爲四戰之地。遂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又以吳江水兵當其前。湖州水兵在其後。吳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士兵縱橫擊殺。賊人大敗而走。又戰又大敗而走。賊人大怒。都鼓噪而來。浙江都御史阮鶚見勢甚洶湧。遂乘小舟入保桐鄉。參將宗禮霍貫道是河朔第一驍將。能征慣戰之人。大呼殺賊力戰。矢砲如雨。無不以一當百。殺賊數百。宗禮貫道二將軍各手刃十餘人。徐海中砲而去。貫道對宗禮嘆息道。再得火藥數斗。便可以了此賊矣。賊知火藥俱無。復來戰。貫道宗禮遂力戰而死。衆兵大敗。賊人乘勝圍了桐鄉。那時胡公領兵將到崇德。聞得此報。出涕道。河朔之兵旣敗。此處甚危。賊旣圍桐鄉。倘分兵來攻崇德。兩處都圍。怎生策應。遂急回省城。調各路官兵去救桐鄉。一邊計議道。王直與徐海相爲唇齒。王直旣已投順。徐海獨

不可說他投順乎。又遣陳可願生員到徐海營中道。王直既已遣子來投順。朝廷已赦其罪犯矣。公何不乘此時解甲自謝。投順中國。異日名標青史。不然恐日後不可保也。徐海果聽其言。叫一個會長過來說。情願投順中國。願解桐鄉之圍。只要多少貨物。送與別個倭酋。勸他解圍。胡公就以銀牌衣幣之類。極其繁盛。賜與來酋。一邊將金銀交付。一邊叫軍士都刀出鞘。弓上絃。層層圍攏。擺了密札札的干戈。盔甲鮮明。耀武揚威。以見其盛。會長得了這若干貨物而去。又見兵強將勇。好生利害。心裏有些忌憚。一一與徐海說知。勸他投順。徐海另叫一個會長來謝。胡公亦如此禮待。那會長心裏亦有忌憚之意。徐海方纔死心塌地。情願投順。獨陳東疑心。徐海得了胡公貨物。不肯解圍。徐海再三勸他解圍。陳東只是不肯。以此兩個有些不和。徐海勸陳東不轉。遂自到桐鄉城下。招呼城上的人道。我已聽總督胡爺之命。解圍而去。獨東門這一支。是陳東統領。他不聽吾言。不肯解圍。你們可自用心隄防。說罷。解了桐鄉之圍。吹風胡哨而去。陳東一邊做造樓櫓。撞竿撞城。幾乎撞壞。幸得一人獻計。做就極粗壯綿索。等撞竿來時。把綿索垂下。牽挽而上。斬之。那撞竿都用不着。又叫鐵匠鎔成鉄汁。灌於城下。賊人盡皆焦爛而死。不敢近破。陳東連日夜攻城不破。又見徐海解圍而去。算得單絲不成線。孤掌豈能鳴。只得也解圍而去。都御史阮鶚方纔脫得重圍。時五月二十三日也。方纔解得重圍。忽探事人來

報上海賊寇萬餘。要從吳淞江而來。將到嘉善地方。胡公計議道。倘徐海與上海賊寇又合爲一。怎生區處。狼子野心。未可盡信。況且他前日焚舟死戰。縱使要到海外去。已無舟可渡河。如多賞他些金帛。要他勦殺上海這一支賊寇。等他搶了那些船隻。方纔可以渡海而去。遂着人多費金帛賞勞徐海。要他如此而行。徐海見了金帛。果然歡哉樂也。大動其心。就統領部下各會預先走到朱涇。大殺一陣。斬首數千。上海賊慌張。連夜逃走。徐海以此不會奪得那些船隻。上海賊正要逃走出海。被胡公預先差參將俞大猷。暗伏一支精兵於海口。殺得個罄盡。原來倭會交戰之時。左手持着長刀殺戰。却不甚利便。其右手短刀甚利。官兵與他交戰。只用心對付他左手長刀。却不去隄防他右手短刀。所以雖用心對他長刀之時。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人頭已落地矣。胡公細細訪知此弊。却叫軍士專一用心對付他右手短刀。因此得利。自此便有殺手之處。所以殺得罄盡。徐海得知這個消息。心中甚是感激胡公。又見他兵強將勇。難與爭鋒。一發的死心塌地。情願歸順。遂把自己所戴飛魚冠。并海獸皮甲名劍數十種稀奇之物。獻與胡公。遣弟徐洪來隨侍。胡公訪得徐海部下一個書記葉麻。最是狡猾。若不先除去。恐敗大事。兵家莫妙於用間。又訪得徐海帳中一個壓寨夫人王翠翹。原是山東妓女。姿色絕世。善於歌舞。被徐海搶來。做了壓寨夫人。極是寵愛。言聽計從。就像當日李全的妻子。楊媽媽一般。

同坐於中軍帳中。還有一個妓女名綠珠。也是搶來做壓塞夫人。雖比不得王翠翹的寵愛。却也能添言送語。胡公却要在這兩個女子身上。做那離間的妙法。着一個原係王翠翹熟識之人。前日曾被徐海搶去。徐海分付砍頭。王翠翹在於座上。認得是舊時熟識之人。忙叫刀下留人。救其性命。因此胡公就着這個人去。費了許多金銀財寶珠花彩幣奇巧簪花錦綉之類。送與王翠翹綠珠二人。要他二人在徐海面前添言送語。說葉麻陳東二人不可信用。恐誤大事。當縛送胡爺軍前。以見投順真切之心。徐海果是枕邊之言。一說就聽。從來道。

隨你乖如鬼。也喫洗脚水。

話說徐海聽信王翠翹二美人之言。便綁縛葉麻送與胡公。胡公大喜。厚加金銀賞賜。又要他綁縛陳東來獻。那陳東是薩摩王兄弟帳下的書記。徐海難以綁獻。還在狐疑之間。胡公心生一計。獄中取出葉麻來。待以酒食。假以恩義結他。教他詐寫一封書付與陳東。要陳東暗地用計殺害徐海。這一封書却不明明付與陳東。故意將來洩漏於徐海。徐海拆來看了。怒氣冲天。恨陳東入骨。將這封書。把與王翠翹看。王翠翹一發添言送語。故意激怒徐海。徐海大怒。從此決要騙陳東來綁縛獻與胡公。那時嘉靖爺見海賊荼毒生靈。連年不已。自虔禱於齋壇之中。又着工部尚書趙文華提督軍務。統領涿州保定河間。及河南山東徐沛等兵南來殺賊。

浩浩蕩蕩。殺奔前來。斬獲甚多。兵威大振。趙文華要同胡公一齊進剿。胡公已知徐海十分之中。倒有九分要殺陳東之意。若一齊進剿。恐兩人仍舊同心合力。反爲不美。待他從容圖了陳東。再殺徐海。未爲遲也。趙文華遂停住進擊之兵。一邊就遣前日胡公所遣遊說之人。分付道。你與我去宣諭徐海。他連年入犯中國。侵我邊疆。罪不容於死。今朝廷命我統二十萬雄兵。要求勦滅。若不綁縛陳東。斬千餘首級來獻。教我怎生回奏朝廷。若果如此。我與督府胡爺。上本赦其罪犯。不然。雄兵二十萬。四面勦殺。將盡爲齏粉。那時悔之晚矣。這使人到徐海營中。將趙尙書話說了一遍。徐海甚是恐懼。遂取出搶擄來的金珠貨物。一二千金之數。送與薩摩王兄弟。只說要請陳東代署書記。陳東一來。徐海連夜綁縛了。獻與胡公。胡公大喜。賞賜非常。自徐海獻了葉麻。如今又獻了陳東。從此各酋長洵洵。心下不服。徐海見各酋長心懷不服。從此不敢回到巢穴。恐各酋長乘機勦殺。若要搶掠船隻出海。又恐官兵在海口截住。廝殺不容出海。欲要列營仍拒官兵。想既投順中國。怎生又好變更。事在兩難之際。日與王翠翹商議。那王翠翹是忠於我國之人。不比李全的楊媽媽。宋朝封了討金娘娘。還要去。做海賊。學那范蠡。載西施故事。力勸丈夫一心投順中國。休得二心三意。把前功盡棄。胡公也知徐海事在兩難。又着人說他道。我要寬你之罪。爭奈趙尙書說你連年搶劫。殺掠居民。罪大惡極。須要建功立業。替

我出力，斬千餘首級來謝趙爺。方纔可以奏本封你官爵。徐海思量背又背不得，逃又逃不得。王翠翹又日日催他投順，沒極奈何，只得設一計道：我於十七日引衆倭酋出海，你每官兵伏在乍浦城中，不要走漏消息。我離乍浦城半里，列成陣勢，假號召衆人，搶到海船之上。我自執大旗一面，摩將起來。官兵在乍浦城中，放起號砲，從城中搶將出來，兩邊夾擊，包你一戰成功。約得端正，果然十七日，徐海引了各酋長離乍浦城半里之路，擺成陣勞，各處倭奴都趨到海邊，爭先搶擄船隻。果然徐海手執大旗一面，摩將起來。官兵在城上，望見號旗動，即便放起號砲，開了城門，乘機殺出。那時倭奴都爭先走到海岸，官兵從後面一齊掩殺過去，出其不意，殺了他數百人，沒水死者不計其數。官兵得勝而回。徐海用計勾引官兵，暗暗襲殺了這一陣，自以爲莫大之功，叫人來說，願率領部下各酋長到轅門投降。胡公應允，約定八月初二日，來轅門投降。那時胡公統兵在平湖城中，你道徐海好狡，約定八月初二日，他却暗暗算計，恐怕這日有變，預先一日，率領倭酋五六百人，都是戎裝披掛，戴甲持刀，擺列在平湖城外，軍勢極其雄壯。自己率領百餘倭酋，甲冑而入平湖城中，以求款。胡公道：受降如受敵，此非輕易之事。遂叫兵士林立於轅門內外，方纔大開轅門，放徐海等百餘人進來參見。徐海俯伏丹墀之下，叩首謝罪。胡公大聲分付道：你不守王法，騷擾沿海居民，罪大惡極。今既內附，朝廷盡赦汝等。

之罪。當與朝廷出力。慎勿再爲惡逆也。徐海叩首稱天。皇爺爺。死罪死罪。遂賜銀牌彩段犒勞。徐海百餘人。叩首而出。胡公見徐海不依日期而來。又甲冑而進。曉得他明是狼子野心。若不勦除。終爲後患。只是手下尙有千餘人。甚是狡猾。難以驅除。況且永保之兵。尙未調到。只得隱忍。叫徐海自擇一個便地屯扎。徐海看得沈家莊寬闊。甚可屯扎。那時是八月八日。胡公又恐肘腋之間。一時生變。難以撲滅。遂星夜着人催促永保這一支兵來。又恐徐海疑心。時時將金銀酒食犒勞。遂與趙文華計議道。吾聞善用兵者。莫妙于用間。待其自相殘殺。可以不勞而定。如今陳東之黨。本與徐海不和。只因事迫。所以合而爲一。若彼二人同心。非我之利也。今沈家莊有東西兩處。中隔一條大河。如叫他分爲兩處屯開。彼此參差。久之自然有變。生于其間。我因其變而圖之。省多少氣力。計議端正。果是

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話說胡公與趙文華計議妙策。就着人宣諭徐海。叫徐海自己屯于東沈家莊。陳東一支屯于西沈家莊。徐海不知是計。盡依胡公之說。彼此分屯開了。那時永保這支兵已取到。胡公見永保兵到。心中膽壯。便日日算計思量。要圖這徐海。恰好徐海送二百金於胡公。要買酒米。胡公乘機暗將慢發毒藥。藏於酒米之中。送與徐海。又獄中取出陳東來。待以恩禮。叫陳東詐

寫一封書付與其黨道。海已約官兵夾勦汝輩矣。汝輩須好生防備。休得有失。陳東之黨得了這一封書。各人吃了一驚。都做準備。那時是八月二十五日。陳東之黨遂夜夜埋伏。幾個巡哨之人。在於東沈家莊側。探聽消息。那時徐海心中頗有疑懼。也恐陳東之黨暗暗來圖。遂着兩個會長一個背了王翠翹。一個背了綠姝。悄悄從小路而走。要託付於胡公。以見託妻獻子。決無二心之理。誰知兩個會長背了王翠翹綠姝二人出來正走。却被伏路巡哨之人窺見。登時報於陳東之黨。陳東之黨大驚。就勒兵前來。邀奪了王翠翹綠姝二人。到於徐海之莊。大喊道。你瞞俺們做得好事。你要殺俺們。俺們難道只是自死。大家同死罷。正是

金風未動蟬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

說罷。便拈鎗來刺徐海。徐海急急躲時。腿上中了一鎗。衆賊大亂起來。喊聲大舉。互相殺傷。官兵報了消息。胡公親自穿了甲冑。率領官兵。四面合圍攏來。保靖兵當先。河朔兵繼後。胡公厲聲叱永保兵奮勇殺入。令各兵人持一束火放火焚燒。銃炮如雷。矢石如雨一般。射將進去。徐海走頭沒路。只得投河而死。并陳東之黨數千人。盡爲刀下之鬼。其中還有被毒酒藥死的。遍身烏黑。就如黑鬼模樣。共有三四百人。永保兵拏住王翠翹二人。問他徐海在於何處。王翠翹指河中道。已死於此矣。永保兵就河中撈起徐海屍首。斬其顛頭。獻與胡公。胡公將來號令。果

是

喜孜孜馬敲金鐙響。笑吟吟人唱凱歌回。

話說胡公斬了徐海這兩支賊。這日大賞三軍。犒勞有加。轅門擺設酒筵。大吹大擂。共宴文武將吏。因王翠翹二人用計除了徐海。是大有功之人。這日就着王翠翹二人侑酒。胡公開懷暢飲。飲得大醉。遂戲將王翠翹摟抱懷中爲亂。這日便滿座喧嘩。不成規矩。次日胡公酒醒。甚是懊悔。遂把王翠翹指與帳下一個軍官配他。那軍官叩頭謝恩。領了王翠翹到於船上。王翠翹再三嘆息道。自恨平生命薄。墮落烟花。又被徐海擄去。徐海雖是賊人。他却以心腹待我。未曾有失。我爲國家。只得用計騙了他。是我負徐海。不是徐海有負於我也。我旣負了徐海。今日豈能復做軍官之妻子乎。說罷。便投入水中而死。軍官來稟了胡公。胡公不勝嘆息。遂把綠姝另配了一人。再說那徐海部下倭酋辛五郎見徐海已死。遂率領餘黨。乘舟逃到烈港。胡公差一支兵。急去邀截。俘斬三百餘人。辛五郎正要投海而死。被官兵一撓鈎搭住。綁縛了來。胡公命與葉麻陳東等。同囚到京師。獻俘告廟。碎剉其屍梟示。叛臣逆賊。到此一場春夢。又何苦而爲之乎。果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

話說胡公用計誅了徐海這一夥逆賊。恐形跡彰露。變了王直之心。遂將王汝賢等極其撫視。如同嫡親兒子一般。葉宗滿的兄弟。都厚加禮遇。時常與彼同榻而寢。使彼無一毫疑忘之心。又時時對將吏道。王直與徐海不同。他從來不曾侵我邊疆。原非反賊。但是他倔强不一來見我。若來見我。我定有以全之也。王直聞得此言。說胡公是個條直爽快之人。可以欺瞞。不若乘機渡海。以全親屬。況且徐海敗沒之事。王直尙然不知。便道。我若去見他時。他待得我好便罷。若待得我不好。或不肯全我親屬。我仍舊與徐海爲犄角之勢。自有救援。怕他怎的。遂放大了膽。決意渡海而來。先遣前番來的生員蔣洲回來報了信息。胡公大喜。王直遂着王激。葉宗滿等統領大小海船。銳卒千餘。蜂擁而來。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先把海船泊於岑港。據形勝之地。四圍分布已定。王直與謝和方廷助這一班兒多年作惡之人。慷慨登舟。灑酒誓衆道。我昔年泊船烈港之時。被俞大猷領一支兵來圍我。幸以火箭突圍而走。如今泊船在此。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須要謹守隄防。休的挫了銳氣。分付已畢。衆倭酋喏喏連聲。胡公曉德俞大猷曾與他有烈港之戰。恐生不測。便預先把俞大猷這支兵調到金山去了。遂命總兵盧鏜代其任。那盧總兵舊曾與王激同在舟山飲酒。撫循倭酋。極其體悉。衆倭酋能與之相好。所以王直坦然不疑。只是日聚衆倭酋。磨刀備劍。砍伐竹木。爲開市之計。且索母親妻子。要

求官爵。做指揮而已。胡公心中已有定算。便一概應允。仍上疏以安其心。朝廷已知王直爲釜中遊魚。智力俱非胡宗憲之敵。遂降下詔書道。

王直既稱投順。却挾倭同來。以市買爲詞。胡宗憲可相機設謀擒勦。不許疎虞。致墮賊計。

胡公奉了這紙詔書。却暗暗藏過。不露一毫踪影。遂到寧波地方。親自與之對敵。密密調遣兵將。遂着參將戚繼光。張四維等統領一班能征慣戰之將。保靖河朔永保等處之兵。四面遠遠埋伏。凡水陸要害之處。星羅棋布。刀鎗戈戟。成林布列。圍得水洩不通。鴉鳥難飛。方着夏正等數人。到於王直營中。以死說他道。你要保全家屬。開市求官。這是極大之事。難道不到轅門去親自納款投降。可有安坐而得的道理麼。俗語道。脫了褲兒放屁。怎生得有如此自在之事。若是帶甲陳兵在此。說道。我來納款。誰人肯信。今你有大兵千餘在此。你到轅門去參見。總督胡爺。敢留得你住麼。況且死生有命。命裏該死。戰也要死。降也要死。總之一樣都是死。若死於戰。不如還死於降。降還有可生之機。不如降的爲妙。王直聽了此言。甚是不悅。不說這邊夏正說他投降。且說胡公好計。因王激葉宗滿來見。便與他一同臥起。極其相好。遂假以衆將官請戰的書。共有十餘篇之多。都放在案上。故意隱隱露將出來。與王激看。王激暗暗看了。甚是吃驚。

一日晚間。胡公假粧大醉睡去。夢中說話道。我要活你。所以止住他們。不許他們擅自進兵。你若再不來見我。休得怨我也。說罷。含含糊糊。大吐滿床。王濬與葉宗滿都一齊聽得。恐怕胡公發兵進剿。遂悄悄寫了一封密書。暗暗付與王直。王直終是疑心。不肯前來。胡公又叫他的兒子王澄。嚙指血寫書。與他父親道。

軍門數年恩養我輩。惟願汝一見。使軍門有辭於朝廷。卽許眷屬相聚。汝來軍門。決不留汝。藉令不來。能保必勝。空害一家人耳。男潤頓首百拜。嚙血書。

胡公又叫邵岳輔童華等。住來游說。王直心中只是狐疑。不肯前來。胡公見王直執戀岑港。已踰五十日。察其神情。終是觀望。未肯來見。只得開關揚帆。一面分調軍兵。四圍進兵。王直細細叫人探視。見四面官兵圍得鉄桶一般。插翅難飛。又知徐海陳東俱已敗沒。孤立無倚。只得來見。因嘆息道。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怎當得王者不死。縱使胡公騙我。我自有一天命。他怎奈何得我。遂差會長來傳說道。兵不可一日無將。部兵無統。要得王濬來營中管領。胡公密密計議道。海上諸賊。只有王直狡猾多智。習於兵戰。且得衆倭會之心。最爲難制。其餘都如鼠子一般。不足爲慮。以一犬易一虎。有何不可。遂遣王濬起身。胡公又極其禮待。稱贊他許多好處。杯酒餞行。又贈以許多金銀彩幣寶物之類。王濬甚是感激。到於岑港。遂將胡公腹心相待之意。說

了一遍。王直放心，遂將部落交付與王激。自己輕身而來見。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胡公一見大怒，便將王直綁縛，拏付按察司獄中。遂同巡按周斯盛并三司各官定罪道：

王直始以射利之心，違明禁而下海，繼忘中華之義，入番國以爲奸，勾引倭夷。比年攻劫海宇，震動東南，繹騷雖稱悔禍以來歸，仍欲挾倭以求市，上有干乎國禁，下貽毒於生靈，惡貫滔天，神人共怒。問擬斬罪，猶有餘辜。

這一本奏上，不日倒下聖旨，將王直斬首梟示海濱。妻子給功臣之家爲奴。王汝賢、葉宗滿等俱從末減，邊遠充軍。可憐倔强海賊，終作無頭之鬼，亦何苦而爲此乎？正是：

從前作過事，今日一齊來。

話說胡公梟了海賊王直之頭，那些海上餘賊，聞知這個消息，驚得魂不附體，果然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都一齊亂攙起來，紛紛逃走性命，奔聚於山谷之間。胡公親督官兵，四下裏搜勦，不下一年，殺得個乾淨，蕩平了沿海數十年之患。後來平江西的袁三，平福建的山寇，平廣西的張璉，所到之處，如湯澆雪一般，立刻成功。只因功高權重，人人嫉妬，蒙吏議拏進京師，削了藉，死於獄中。人人嘆息。後來萬曆爺二十一年間，兵科給事朱鳳翔慨嘆道：于忠肅之功，功在社稷，子孫雖爵之侯伯，亦未爲過。胡宗憲之功，功在東南，子孫亦宜優卹。遂將于

忠肅同胡宗憲奏上一本其中論胡宗憲道。

嘉靖時奸民外比。島夷內訌。東南蓋岌岌也。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使數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小耶。他如平袁三於江西。平山寇於福建。平張璉於廣西。皆其餘事。勿論。時當王直桀驁。諸酋各擁數萬。分道抄掠。督撫總兵皆以僨事論罪。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不固。勢且滔天。今黃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九重之南顧無憂者。則宗憲之功。不爲小也。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霆之才。吞吐滄溟之氣。攬英雄。廣間諜。訓技擊。習水戰。凡諸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鏟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劫之難。歷陣大戰。以百十計。捕獲俘斬。以千萬計。此其功豈易易者。若乃高踞謾爲。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俊傑。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期滅虜而朝食。此正良工茹荼。心知其苦。口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註吏議。吁。亦可悲矣。蓋于謙之功。功在宗社。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玉無瑕。宗憲之品。瑕瑜不掩。然視之猥瑣齷齪。以金繒爲上策。一切苟且冀幸者。相去徑庭。臨事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定之也。肅皇帝口口。若罪宗憲。後日誰與國家任事。莊皇帝復其原官。

賜祭。迨我皇上。又全與祭葬。是宗憲之勤勞。皇祖知之。皇考知之。皇上亦知之矣。宗憲遭酷吏殘破之後。廬舍坵虛。子孫孱弱。吳越士民。談及於此。每扼腕而不平。伏望將胡宗憲功次。仍加優敘。補以謚蔭。此亦激勸人心之一機也。朝廷降下旨意。授胡宗憲後裔。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今杭州吳山下忠慶巷內。建有報功祠。亦不朽之香火也。當日山陰才子徐文長先生。有詩為證。

量兼滄海涵諸島。身作長城障一方。
詎止芳名流簡策。還將偉績著旂常。

今將要緊海防開列於後。

倭奴入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繇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北多則犯廣東。

東多則犯福建。澎湖島分船。或之泉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第處。若正東風猛。則必從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便。

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隴。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或繇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犯

象山奉化。繇東西廚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明。犯台州。入桃渚經門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粵下陳錢分隴。或繇洋

山之南。而犯臨觀山。過漁陽山兩頭洞三姑山入樓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山入繁子門諸山薄省城。或繇洋

山之北。而犯青村南匯。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瞭月嘴涉谷。檳山而犯爪儀常鎮。若在大

洋而風倏東南也。則犯維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島門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大抵倭船之來。在清明之後。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月爲大汛。九十月爲小汛。蓋有備則無患也。謹按我武爺最惡倭奴。嘗欲命將出師。勦滅其國。倭奴遂畏威服罪。進金葉表文投降。始赦其罪。然而海禁最嚴。今奸商嗜利。閔不畏死。競以違禁等物。至彼販賣。深可痛恨。近日竟有以大明一統志及武備誌。渡海求利者。罪不容於死。此等奸商。卽宜梟示海濱。雖加以赤族之誅。不爲過也。當事者其知之。今將救荒良法數種開後。讀口廣爲流傳真大功德。

區田法

務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伊尹作區田。教民糞口負水澆稼。按舊說。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十六步。計八十尺。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折。通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於所種行內。隔一區。種一區。除隔空外。可種六十二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每區可收穀一斗。每畝可收六

十二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其區當於閑時旋旋掘下區種之法。本爲禦旱。如山原地土高仰。歲歲如此種。則可常熟。唯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鑿鑿墾斷。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各務精勤。糞治得法。澆灌以時。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實救貧之捷法。備荒之要務也。名伊尹井田圖。常見一守教民行之。每地三五畝。週之以垣。垣下樹桑。中穿一井。溝渠四達。桔槔俱備。嘉穀嘉口。種植中滿。一夫一婦。盡力灌溉。雖遇凶年。而數口之家。可以無饑。不愈於流亡轉死乎。

辟穀方

此方出於晉惠帝時。黃門侍郎劉景先。過太白山隱士所傳。曾見石本。後人用之多驗。今錄於此。

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濟饑辟穀仙方。上進。言臣家大小七十餘口。更不食別物。惟水一色。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今將真方。鏤板廣傳。見下。大豆五斗。淘洗後。蒸三遍。去皮。又用大麻子三斗。臙脯。芝麻汁無。無字白口亦得少飲。不得別食一切物。

又服倉朮方

用蒼朮一斤。好白芝麻香油半斤。右件將朮用白米鉗浸一宿。取出切成片子。煎香油炒令熟。用瓶盛取。每日空心服一撮。用冷水湯嚥下。大能壯氣駐顏色。辟邪。又能行履。饑卽服之。

山谷救荒法

黑豆一升。貫仲一斤。右貫仲細剉。與豆相拌。斟酌着水。慢火煮熟。去貫仲。日乾翻覆。展盡餘汁。空心日嚼五七粒。食松柏草木。樹葉皆有。味可飽。

避難止小兒啼法

綿爲小毯。隨兒大小爲之。以甘草煎濃汁。或熟棗膏漬過。有甜味。隨身口帶。臨時以唾津潤透。置兒口中。過則去之。

西湖二集



六六八

西湖秋色

武林周 楫清原甫者

蒲國琦敷仙甫

友人

蒲國琛璽書甫同閱

門人虞 清甫明甫

古來名勝說西湖。數疊青山水一區。兩目飛來鍾瑞靄。幾朝開就兢懽娛。時時佳景供玄賞。咄咄奇峰列畫圖。共說春深能嫵媚。不知秋盡可歌歎。和風已覺辭林杪。霜氣方來斂萼萼。白帝鬢鬢馳轡馭。孟婆蹙蹙騁餽餽。高秋凜冽誰能免。荒草寒薦盡欲爨。一片砧聲啼素景。三春桃蕊煥當墟。是誰幻出司花子。若個粧成織錦鋪。點點幽姿撩仄逕。林林萬谷起精矚。紅霏綠洒飛仙圃。繡暴綃垂帝女姝。色映清波紅瑪瑙。光搖響籟巧笙竽。趙家專寵縈宮掖。王氏和戎燦道途。門巧湖濱疑愷石。爭妍柳岸說坡蘇。誰移銀漢河中水。來染西湖萬葉朱。是處賞心難應接。隨他觸目可躊躇。白蘋紅蓼恣登覽。紫蟹黃鷄漫酒酤。醉入湖心頻擊楫。聞來林下戲樵蒲。

徵歌不倩紅裙伴。消酒全憑青女俱。陽鳥叫空空屢應。桃源換景景偏愈。一圍水國胭脂澆。萬木青林五采塗。策杖幽尋過鷺嶺。停杯緩飲泛船臚。雄心噴薄凌玄漢。俠氣嗟峨冠海間。獨恨瓊瑤齊鼠璞。更嗔駑馬駕駟駟。蒼天欲缺那堪問。時事乖睽強欲扶。羊狼狼貪誰愛鼎。黑文赤武日彎弧。但聞直北驚烽火。誰道中原獻虜俘。大纛高牙疇秉策。紆金懷紫豈成愚。匈奴遠塞存頗牧。朮偶輸誠見郅都。定有元戎殲醜虜。寧無大將死單于。羽書報急憂頻怵。風鶴時驚念屢忤。三略未逢誰授受。一編自惜嘆之乎。只堪把酒觀紅樹。未許提刀斲大輻。自顧丹心徒耿耿。可憐愁緒更吁吁。貧寒踏颯侵肌骨。秋氣嚴凝透褐襦。玉粒桂炊艱肉食。頽垣敗房朽門樞。蠹魚幾時成仙望。鉄冶何年鑄五銖。刻骨自能堅項背。苦心唯有捋髭鬚。窮來擬逐鯤鵬去。運迫圖爲愁鬼驅。姹女難將籬菊數。蒼頭忽報樹花敷。窮簷借爾能粧綴。愁體因君減病使。但有雅懷臨濁酒。更無逸味到鯁鱸。一韋轉入花爭幔。幾屐行穿彩其襦。步障移來金谷尉。迴文織寄寶鞞夫。兩峰蟲蟲情增豔。十景融融色倍殊。仕女香車羅綺服。王孫寶轡騁名駒。魚驚水色終沉藻。虎畏林焚且負嵎。金甲穿成銀杏樹。紅袍着就錦楓株。江淹藻筆文能麗。稽紹忠心血欲輸。到處彩雲圍遠岫。數枝火樹映荒蕪。團團浦溆流蘇掛。縹渺烟霞百寶揄。大樹將軍紅抹額。香塵姬妾繡纏跣。盈盈秋水嬌生浪。簇簇千峰綠漸無。擬欲入山瞻麗景。何姑穿地極途迂。

試觀漁子垂釣餌。識取樵人競荷芻。款乃歌聲滌曲澗。武陵春色到炊廚。數灣流水逐歸棹。隨地秋林亂野鳧。踏葉慮傷紅粉色。攀枝恐裂美人縑。飛來片片皆黃玉。懸望林林盡火珠。桂子三秋那可儷。荷花十里亦成誣。曉烟裏就千緹錦。薄日蒸成紅甚酥。黃葉枝頭翻自鷺。霜林影裏帶啼鳥。嬌容綽態同西子。禿鬢濃瘤似醜媼。只有徐熙堪染素。更兼彥道慣呼盧。朱簾繡幙龍頭艦。牙板金尊雀尾爐。惟恐清霜摧落葉。不辭野飲促提壺。狂儔怪侶驚遊騎。披髮橫吟類覘巫。隨我英雄豎子嘆。笑他齷齪腐儒拘。嗔來阮籍眼雙白。醉後張顛髮屢濡。讀史徒能觀天口。略稱口口口口口。自嗟不及青箱筆。翻羨他人金僕姑。室內防身嗟蒯劍。杖頭慚我是青蚨。出門瀕洞多封豕。舉世壽張是野狐。獨喜有心披簡冊。曾何內顧及妻孥。古今成敗胸中事。世道榮枯分外紆。黃菊驚心愁節序。丹楓入目逐時趨。政堪腕晚爲勸日。好逐高陽作酒徒。數韻詩聯懷白傅。一杯醞醖奠仙逋。才臨晤墓銜羅織。又過胥山恨錫鏤。怨氣已深成碧血。冷心直欲作秋菰。悲歌泥馬思南宋。緬想鴟夷有越吳。千載是非留往蹟。百年憑吊獨存吾。時逢秋後千林醉。莫放風前萬葉枯。誤闖名園驚睡犬。問將亂石擲飛鳧。歌高競集花深處。酒所時撐野外船。遠徑行來都熠燿。巍巒踏盡總崎嶇。火龍攪地生鱗甲。炎帝騰空捉羽符。定屬水帟開勝事。故教花國獻奇裾。紅旗女將紅相掙。錦繖大人錦欲逾。龍虎丹光耀日月。摩尼寶色映天衢。

韓孃自可題紅葉。思婦偏能惹恨痛。颯颯西風吹紫禁。陰陰朔氣動關榆。幾年玉鎖離鸚鵡。何日金關免鷓鴣。共道林端好風景。那知閨內泣屠蘇。行行瘦馬穿萋萋。拍拍飢鴉逐鼠鼯。衰草參差霜徑滑。寒塘唧唧口乾雁聲。葱蘢平楚流虹氣。灑漾波光插彩蒲。學士橋邊頻載酒。龍王祠畔屢歌呼。寒颺水面隨漂泊。微雨花枝洗濁汙。好景難留宜伴喚。更須日日醉扶顛。

西湖二集附西湖秋色終

中華民國柒拾捌年陸月廿日

中國文學珍本叢書

第一輯 第三十四種

中華民國廿五年四月初版

西湖二集 (全三册)

普及本實價一元

特印本實價一元四角

撰著者
校點者
主編者
發行人
總經售

周清源

阿蠶存

張靜廬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總店：四馬路三二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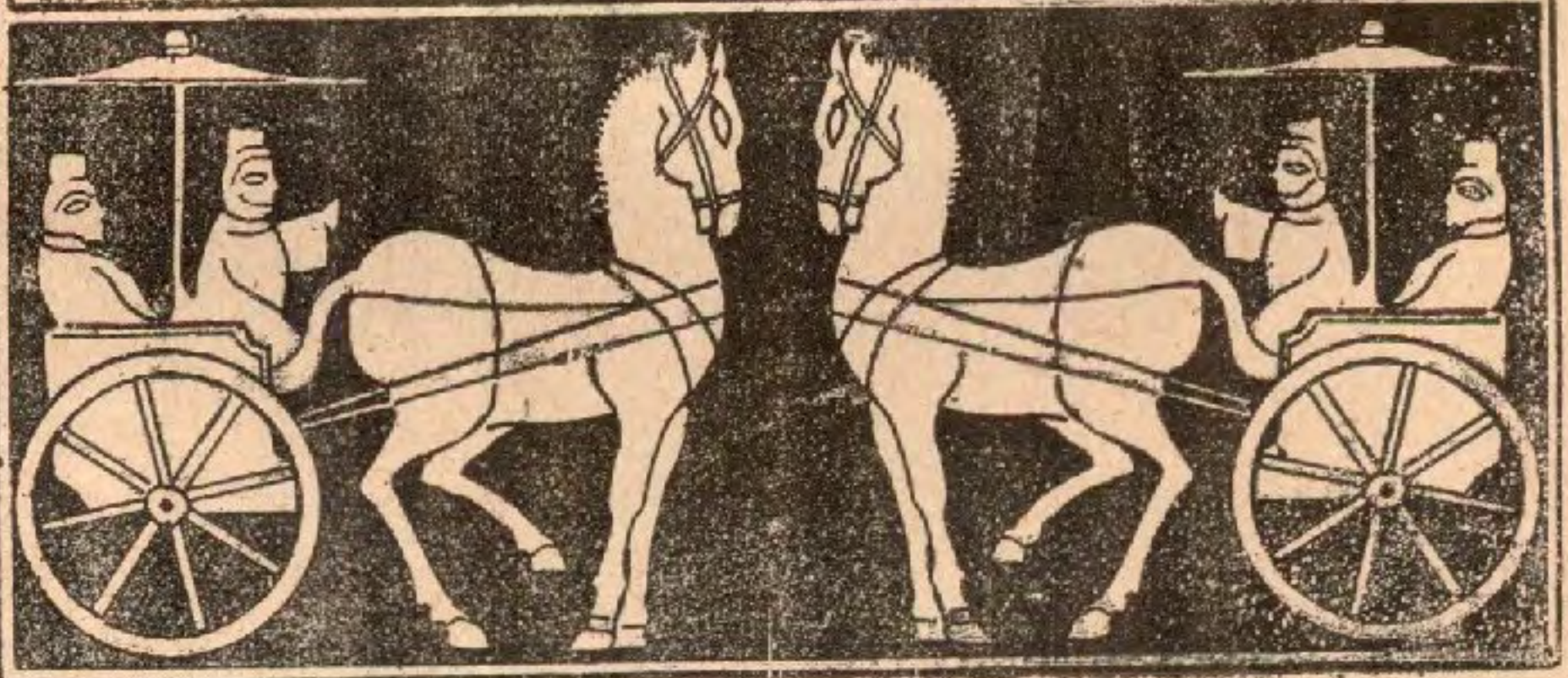
廣州支店：永漢北路二二九號

南京支店：太平路二四八號

雲南支店：土主廟街四七號

成都支店：華興街

漢口支店：湖北路中



初版本1——2500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



0799968



音